

蘇聯小叢書

蘇聯的今日

馬爾維爾去著
陳世第譯

王雲五 章愨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聯小叢書

今 日 的 蘇 聯

馬維爾去著
陳世第譯

王雲五 章愨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4562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38628)

蘇聯今日的小叢書

The Soviet Union Today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P. Malovsky-Malevitch

譯述者 陳世五 上海外灘十八號 財政部鹽務總局

主編者 王雲 上海雲南路 五

發行人 王雲 上海雲南路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三七八二

徐

(本書校對者施伯朱)

目錄

出版人之註釋	一
著作人之緒言	三
政治上之結構	六
外交政策	二三
武裝軍備	四二
公共衛生	六一
社會關係	七一
教育	七六
蘇維埃聯邦中之藝術及文學(麥克斯依思門)	八三

工業	九五
貿易	一二〇
農業	一三五
運輸	一四九
財政	一六四
貨幣	一七五
補錄(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	一七九
出版者讀卡爾凡登氏「今日的蘇聯」評論之書後	一八一
評論(卡爾凡登)	一八四

今日的蘇聯

出版人之註釋

凡出版書籍未必盡如通常之以爲不涉於刺激悚慄性者，卽瀕於風趣怪誕之一流，但有時出版書籍，亦有其偶然之酬獎及其稀罕之特權，屬於前者，其最重要之點，卽爲吾人獲有優異書籍之發現，其屬於後者，吾人恆視著作人爲一良友，本書之出版，實係一種酬獎，確爲稀罕之舉，因其中乃包含真誠結晶之作品也。上校麥爾物斯基馬爾維去並非一共產主義家，但其書中所包含之事實，苟非來自蘇聯方面者，絕不採用，不特此也，彼更進而邀請一著稱之共產家凱爾物敦君從而批評其著作，且於其著述參加人中，尙有一聞名之美國共產主義家麥克斯依斯德門在焉。

凱爾物敦君之批評意見，附於本書之後端，然非閱讀本書後，則於其批評中，亦無由窺見其微

奧也，至依斯德門參加之著述，亦即本書之一部分耳。

「今日的蘇聯」一書亦與「蘇俄聯邦」一書相近似，係將大戰前之帝俄與今日之蘇維埃加以直捷痛快之比較，此不特於事實上即於數字上，亦均加以詳確之較量，蓋事實與數字得之於近年者，其根據均係來自蘇維埃方面實難與舊俄帝制時代之偏倚情形可比，本書之著作人，欲使其數字中自行聲述其故事，蓋以其數字確具有其雄辯之資才也。至著作參加人中除凱爾物敦及依斯德門兩君而外，均非共產家，自閱讀依斯德門之一篇涉及蘇維埃組合之藝術家及著作家而後，從可知蘇維埃之國民即使被人邀請亦不能於著述中有所參加，因評論乃違禁之事也。蘇維埃之光榮，或祇得歸諸於蘇維埃而已，但世界上所需要者乃在真情實況耳。

本書即所以闡述真情，悉按著作人所已見及者，但彼亦不過一普通人類，不能絕對無錯誤之處。苟其有之，必使之於以後刊物中，從而更正之，而同時本書固得視為俄國之最重要及切合事實之歷史，此即指蘇俄聯邦歷史是矣。

著作人之緒言

本書之著作人對於補充以前之作品，亦如前著之「蘇俄聯邦」一書相同，均欲使之力事避
免於不正當之偏私，故其所倚仗者，全在蘇維埃報告中之事實與數字而已，所有外界及反對蘇聯
之各種報告，均未採用，他若蘇維埃之擬議及其預計，固不免時時偏於宣傳作用，亦不過用作爲比
較正式官方之數字而已，蘇維埃大部分所已竟之功績，除於必要時，曾加以解釋評註及比較而外，
一概均得容許其自行申述於事實及數字之間。

欲求明瞭於蘇維埃最近之政策起見，其中有一總評，實視爲最關重要，蓋近年來國際上之趨
勢，實足令人追念及於歐戰前數月之情形相同，在去年或前數年中勢不能不強迫史丹林政府舍
棄其以前馬克斯（Marxian）及孤獨主義（Isolationist）矣。因是蘇維埃近來於世界局勢中卒成
爲政治上及軍事上之第一流分子矣。職是之故，蘇維埃遂顯呈一種彰明之解放策略，於是於其人

民中遂得有鬆弛之機緣，除於加增口糧以外，中流社會之奢侈品，例如絲襪及化粧品，其在以前固視爲反革命者，現已於蘇維埃刊物中，得以公然廣告出之矣，此亦未始非革命過程中之一種功績耳。更有甚者，同時於教育衛生及社會事項各方面中，雖不免略寓疑慮之意，亦得漸漸回復革命以前之各種完善實驗方略矣。

吾人苟能以現今之趨嚮認爲一永久之局面，則吾人亦得於其國家將來之幸福上，抱有無窮之樂觀矣。其在以前於其國中，亦曾忍受各種堅定之苦楚剝奪，此實當時革命紊亂中及以後革命試驗中所應尸其咎也。回溯在此十八年中，往往經過整個共產主義施行以後，即隨之以新經濟政策，於是再復以整個之共產政策，不過於近月來轉成爲較爲和緩之蘇維埃資本主義而已，所有蘇維埃之策略，在旁觀者，固不能增長其過度之樂觀，茲爲數百兆男女生靈艱苦勤勞於此大陸中起見，實深禱祝現今之政策得以垂諸永久耳。

著作人於此，實深有感於合作諸君 Messrs J. Bromberg, A. Kalmykov, P. Sevitsky and A. Zaitzov 白朗白格君凱爾姆可夫塞維斯塞君及石德若夫君之名貴協助，至出版人之

精誠合作，著作人尤深表示其熱烈感謝之忱也。

比德麥爾物斯基馬爾維去識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紐約城

著作人之緒言

政治上之結構(1)

蘇俄聯邦之政治及行政組織

蘇俄聯邦自一九三二年以後，其於憲政上實無若何重要改革之點，但有一點現正在計劃中者，即於第七次聯邦全體會議中（莫斯科一九三五年二月）由政府提議採用一種直接平等之不記名投票方式，使蘇維埃選舉得有民主化，更將勞工較農民之優先權，加以激烈之改革——即每二五〇〇〇勞工中，得選代表一人而於每一二五〇〇〇農民中，亦僅得選代表一人——議會於原則上贊同，此項動議，遂著手選派一特別委員會，從事起草一法律，以備提交下屆聯邦全體會議。向來聯邦全體會議祇不過於三年或四年中，舉行一次，故前述改革之實施，究於何時始得實行，現在尙未定有確期也。

蘇聯之憲法，固屬因仍未改，而其行政上之變動，實覺衆多，且關重要，至改革中之影響及於中

央施政組織者如下：（一）勞工委員會業經裁撤而其職掌歸併至職工會之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之政令）（二）勞農指查委員會又經裁撤，其職權轉移至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所選派之蘇維埃監察委員會，此不過僅由聯邦中執行委員會 *СНК* 所認可；（一九三四年正月第十七次黨部議會之決議）（三）集合團體之控制各委員會者，亦於此裁撤（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之政令）而於每委員會之上，設置一負責之首長，——即民衆之委員，——至其輔理之人員，限制爲二，更設有顧問之參事會，以備其諮詢之需，此項新設之顧問，一半人數係由地方上之公共組織及其他事業之代表充任之，實際上則等於選派共產黨中之重要分子充任之而已；（四）所有經濟委員會之職務，業經重行分配，例如供應委員會，分爲兩部分，即內國貿易委員會，以及食料委員會是也，（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之政令）更有五穀生植及畜牧豢養之專門委員會已將農業委員會中之事務分任之矣。（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之政令）

蘇聯經濟會議 (*Sovmarkom*) 即人民委員會之理事會，在一九三五年時，其中組合之分子如下：一會長二助理員； *Gospplan* 之主席（國家設計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及國防委員會（即以

前之武備委員)內政委員會(即O. G. P. D.之代替詳見下文)國外貿易委員會,重要工業委員會,輕易工業委員會,木業委員會,食品委員會,五穀生植及畜牧豢養委員會,運輸委員會,水上運輸委員會,交通委員會(即以前之郵電)國內貿易委員會,農業委員會,財政委員會最後所列之三委員會,即稱爲連合委員,因其職司,即所以聯絡中央聯邦及自治之共和國是也。

中央聯邦及自治共和國中之行政憲法,業經更易,以期適合於各種之改革,所有勞工及農工之管理以及供應委員會,業經裁撤,最後所述之一委員會,即代以自治經濟委員會(一九三一年)及地方經濟委員會是也,(一九三四年)其於一九三五年所有共和國中之經濟會議,即包含一主席,及一副主席,及設計委員會之會長暨委員十人——例如農林財政內政(即吸收O. G. P. D.中之地方技部)地方實業,自治經濟國內貿易司法教育公共衛生以及社會保險各委員是矣,他若領土及地方區域之行政設施,固未有變動也。

立法部分之組織分子,曾遭受一種改革,此於一九三五年聯邦全體會議中即將聯邦中之參事會包含六〇七會員其聯邦參事會中之國籍,共計有一五〇之多——每一聯邦及自治共和國

中有會員五人，每一自治區域，及地方上得有會員一人。(3)

行政改革中有極大影響於國外者，即係將最著稱及最不名譽之 O. G. P. D. 裁撤是也。根據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之政令，添設一內政委員會，即所以吸收 O. G. P. D. 之工作，此種改革，於名義上，較諸於原則上所關，尤為重要，先就 O. G. P. D. 之主席言之，所有同志 Yagoda 及其同僚即當然的成爲內政委員會中之委員矣。至 O. G. P. D. 支部之首領，即變爲聯邦暨自治共和國中之首領矣，而於他各省中之支部，又重行改稱爲內政委員會中之各廳司矣。雖然 O. G. P. D. 之法院，業已撤銷，即於其部中特設一司法委員會，即所以「執行壓制革命中之仇敵，不必經由尋常之法院」，最後即將內政委員會之權限推行及於全國警政代表之駐在各地而在以前 O. G. P. D. 固絕無法律上之權力控制刑事及市區警察也。(4)

根據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之政令，蘇俄聯邦之最高法院遂大事增加其會員及擴張其權限之處，該法院現正分爲數部分如下：(甲) Plenum 總部 (乙) 最高控制部分得有節制各聯合共和國之最高法院及更改其判決之全權 (丙) 民事及刑事部分得有廢棄及推翻案件之職

權，宛若帝制時代之上議院，（丁）軍事學院，（戊）運輸學院（己）水上運輸學院，後列兩學院，即係運輸法院之天然演進，係設立於一九三四年，其目的即所以與蘇維埃運輸制度中之怠工及反革命相與戰鬪而已。

蘇維埃聯邦政治上及行政上之分析

其在一九三二年前，所主張之確定政策，係將蘇維埃行政部分大加擴充之舉，至此乃反其道而行之，於是較小部分之行政組織因以增設，蘇俄聯邦，既經分成爲七大聯合自治共和國，每一國家均得於參事會中佔有同等之地位，此乃仍得因存不動者，但 R. S. F. S. R. 仍爲握有主權之分子，即以疆域而論，其所佔之地面爲百分之八十，而其人口（δ）爲百分之六五，職是之故，所有行政上各部分之改革，大都發生於 R. S. F. S. R. ——，蓋無不欲鞏固其中央集權於莫斯科，換言之，即彙集大權於共產黨是也。

國籍（δ）

近年來蘇聯之文化事業極少涉及者，蓋共產家於其理想上及學派上，仍繼續其歷來之政策，

鼓勵各聯邦於其馬克斯主義保障之下，各自發揚其固有之文化，但就事實上言之，此種鼓勵政策，僅限於純粹科學上之研究，及介引其土著語言於其學校中而已。因此凡初級小學及中學校中，曾教授聯邦中各種方言，（多至一百種，但除去倭克蘭（Ukraine）外高加索土耳其斯坦諸共和國外此種教育方略，極少成效之可言，此乃天然之歸結，蓋欲求發揚多種方言於蘇俄聯邦之內，以期與俄國語言相抗衡，實爲一不可能之事實，故於 Tungus 或 Buriat 民族中，（半化於俄國之蒙古人）（尙有其他無數未開化之民族在蘇聯之內）略具大志者，無不欲舍棄其土著語言，而求深造於俄國文學，蓋深知俄國方言，乃以求學問及謀出路之一捷徑也。

尙有一重要原因，實足以阻遏土著文化之不能發展者，乃在蘇聯欲求其境內開發其天然之富源，（7）於是共產家，乃謀所以伸張其活動力於深遠區域之內，而在該處已超越乎俄國語言文字地帶之外矣，而其極大要素，乃在缺乏固定之勞工，欲謀救濟，勢非由 R. S. F. S. R. 俄國本部及倭克蘭（Ukraine）地方輸入一部分之勞工不可，因此遂大事增加俄語分子於此深遠之區域，更得抵抗文化分裂趨勢之不能實現矣。因此關係，於是非俄語各共和國中之強頑分子，不免有

起而抗衡俄語分子之侵入者，此固易爲地方上之共產黨所抑止，蓋彼等乃係服從莫斯科之命令而行也。

蘇聯政策中猶有一較爲新奇之嘗試，即係將西伯里亞及土耳其斯坦之游牧分子移殖於 Kolkhoz 農場，關於此舉所得之影響，無關重要，按照官方之報告，其於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兩年中，其已移殖者，爲數不過數千戶口而已。

尙有一重要之改革，發生於聯邦中之倭克蘭 (Ukraine) 區域者，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將都城由 Khar'kov 遷移至國家歷史中心點之 Kiev，乍視之，此必係一種真正民主政策之轉移，但一經細察，實足摒絕此種誤謬之見解，蓋 Khar'kov 原爲共產家擇爲倭克蘭 (Soviet Ukraine) 之都城，因其鄰近莫斯科得以完全俄國化，更得脫離反抗布爾希維克者之分裂趨勢，因 Kiev 向所著稱爲此派之策源地也。但此實爲錯誤之點，因在一九三四年時 O. G. P. U. 曾發現一種分裂之陰謀，集中於 Kiev 地方，分佈徧於全國各處，甚至擴張其勢力於倭克蘭 (Ukraine) 之共產黨中——其最重要之人物，即係教育委員 Skrypnyk 是也，其部下憤慨之徒，甚至與

國外之倭克蘭 (Ukraine) 反革命家互相結合，其陰謀之目的，乃欲謀所以脫離蘇聯之羈束，但不久其首領，即遭逮捕，於是黨部中遂遣派專使付以獨裁之全權，使之於 Ukraine 共產黨中加以清除，并處以刑懲，(8) 因之 Ukraine 共和國之都城，遂遷移至 Kiev，此即所以集中其監察及壓制之權力於 Kiev，為莫斯科所能控制者。

其他相似或較強烈之反共趨嚮，於一九三四年為 O. G. P. D. 所發見者，即在韃靼共和國 (Kazan) 共產黨部之內當時即由 O. G. P. D. 與以有力之制裁，惟在今日，O. G. P. D. 已改為內政委員會矣。

蘇聯其他各處之清黨運動，曾於一九三四年舉行，此實最關重要者，蓋於事實上所有蘇聯治下之國家主義派分裂舉動，大都均傾嚮於反對共產，不特此也，所有地方上之國家主義及愛國主張者，莫不以「俄國專橫」為抗議之工具，於是足徵人類之真實知覺，無不以共產獨裁下不堪忍受其壓制，自非出於反抗不可。

猶太人(9)

其在蘇聯之無數國籍中，猶太人實佔有特殊之地位，其原因有二：蓋於布爾希維克革命中，曾有猶太人多名多方盡力贊助而於其民族中信仰共產主義者，尤能爲之相助，至猶太民族團體之在國外者，大都聲勢浩大，足以使蘇聯國境中猶太問題，成爲國際間之重要難題矣，於此並非指蘇聯統治下之猶太人種於此革命名義中少受剝奪及壓制之處，而在數種情況之下，猶太人在舊俄帝國之西南數省中，曾爲商業中之居間人，其所遭逢之虐待，尤較農民爲甚，蓋農民尙得有地土上之出產，藉以維護其生活耳，他若商家，例須自行決擇於兩途，即饑饉流亡或充任新興國家之代表是也。更有無數猶太家族因其不能或不願服役於新興國家之下，不得已祇得忍受或繼續忍受不可思議之壓迫，其在舊時猶太區域中，例如 former Pole (10) 之經濟狀況似係更形惡劣，外籍旅行家之記載，曾注視於倭克蘭 (Ukraine) 國境內之無數小村落中，現在之淒慘情形，其中幼稚之兒童，大都貧血憔悴，毫無衣著之蔽體，而其長者，亦均飢不得食，更有數千百家族絕無進益之可言，徒事仰仗於些微之接濟，爲其戚友之在海外者，所能不時供應者也。雖然，本篇所得之材料，祇限於蘇聯之來源，故吾人現在所能涉及者，祇敢於簡短中，略事闡述蘇俄聯邦下之猶太人之生活狀

態，此蓋在蘇俄刊印物中所得之表現，亦即爲蘇聯政府於其策畫中所欲表示其如何計議進行耳。其最重要之一種現象，即係猶太人刻事繼續移殖於克里米亞（Crimea）及辟羅碧疆（Biro-Bidjan）地方爲政府所指定移殖者。

克里米亞（Crimea）之移殖情形，曾於一九三三年達及最高峯，當時猶太人移殖之地畝，爲三五〇〇〇〇公頃，而人數爲三〇〇〇〇，然猶盼下年尙有數千百家猶太家屬繼續移殖於此，即經此次移殖後，亦尙遺留有一二〇〇〇〇公頃未經開墾之地畝，留爲猶太人移居之需，至若 Co-mzet（II）地方，勢將仍行交還於政府，以備其他應用之需，^{（12）}自此以後，不再從事於移殖之舉矣。其最足令人屬目及最爲政府所宣傳之計畫涉及猶太問題者，即係辟羅碧疆（Biro-Bidjan）之移殖計畫是也，按照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之政府命令，即指定該區域之在遠東者，爲猶太人移殖之用，幷按照一九三四年所供給之數字，該地會包含七、三八九、〇〇〇公頃之地，其中約計三一、〇〇〇公頃之地，已爲猶太移民所墾殖矣。究竟移殖之民共有幾何，尙無準確之實數，足資應用者，惟於一九三四年時，該地之猶太人學校，計有一〇〇處，其中有專門學校三所，中學校數所，

更有一所之「十年期學校」，此卽足徵猶太民族酷愛學術之證據，但猶太人之公衆團體，亦尙未達其繁榮之境地也，至該地之富源，甚爲浩繁，其中不下四〇〇〇〇〇〇公頃之寶貴森林，足供蓄養產皮獸類之用，而按照地理之測量，曾發現有五千兆噸鐵礦之埋藏，尙有多量產煤之地帶，存在於其間，按照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之政府命令，曾准設置猶太人之自治區域於辟羅碧疆 (Biro-Bidjan)，包含蘇俄本部之遠東區域在內，此卽使猶太人於該地帶上，獲有虛名之國家組織也。

共產黨部 (13)

依據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共產黨部第十七次之大會，曾通過一法令介引一種改革於其組織之內如下：

大會仍爲黨之最高機關，至少於三年內召集一次，在開會期間，應選舉黨部之管理機關如下：

(1) *Tsik* 執行委員會；(2) 黨部控制委員會；(3) 監察委員會。

(1) 新設之執行委員會，係依照生產一方面重行建立，并細分爲八小部分如下：(甲) 農業 (乙) 實業 (丙) 有計劃之財政及商業 (丁) 運輸 (戊) 政治及行政 (己) 中央黨部

(庚)文化及列寧之宣傳事宜(辛)馬克斯恩格爾斯及列寧學院其在各小部分中，更益以各科如下：行政科(祕書處)及特別科(暗探)其在執行委員會中，更選舉執行團體如下：政治處(十會員及五候補人)組織處(十會員及二候補員)以及一祕書處(四祕書即由祕書處主席——此即斯丹林是也)而在各組織中，自以祕書處之權力最大，蓋此乃一永久會議，得召集執行委員會其他任何機關，并得直接統轄蘇聯全境內所有黨部中之各祕書處。(職是之故，現行共產黨部之憲法，即名之曰史丹林祕書處之統治。)

(二)黨部控制委員會與祕書處之聯絡，甚為切近——祕書處之祕書一人必須主席於該委員會——該委員會包含六十一委員施行蘇聯境內各黨部之最高控制權并負責迅速而正確執行黨部會議之決議案及執行委員會之命令。

(三)監察委員會，係執行委員會中最不重要之組織，其所主管者，乃係中央黨部之行政及經費事宜，但於實際上，不過略高於祕書處之顧問機關而已。

所有各地方之黨部機關，業經重行改造，以期與中央黨部憲法上改革之處相吻合，除此以外

該黨仍繼續依照一九二二年之法令辦理也。

黨部中主要機關之改革，其主旨即所以強固其控制權於蘇聯各行政部分，此種趨勢之達於最高度，可見諸於勞農檢察委員在第十七次大會中之裁撤（此項機關即附設於國家經濟會中，其職司乃係管理政府各代理處之行政及財政事宜。）及蘇聯控制委員會之替代是也，其在大會中，黨部之執行委員會，得保留其選派此項機關之職權，所有黨部中之執行委員會，固得有推薦個人會員之權，但於選舉中，固無發言權也，此項決議，「乃所以顯示增加蘇聯紀律之優良計，更使政府及黨部之方針得以推行順利耳。」此即將控制之職司，切實置諸於黨部中之執行委員會，更依次而推及於祕書處，或換言之，即斯丹林是耳。

一九三四年法令中尚有一特點，即嚴定黨員入黨之規章，黨員之先期試驗程序，即成爲強迫制而於全體人民中之得有入黨資格者，分成爲四大類：（一）工業之勞工在車床工作，至少五年以上者——須有一年之試驗期間且須得入黨五年之黨員三人爲之介紹；（二）紅色海陸軍人原屬於工業界之來源，或係專門技術家之子弟或係 *Kolkhoz* 之工人——例須經過兩年之試驗，

並須得有入黨五年之黨員五人爲之紹介；（三）其他蘇聯之職員——須有兩年之試驗，並須得有入黨五年之黨員五人爲之紹介，更須得有地方上黨部之贊同；（四）Kolhoz 工人及工業工會之會員（手工藝術社）以及小學校之教員，均須有兩年之試驗期間，並須得有入黨十年之黨員五人爲之紹介，至其他人民包含單獨之農民，一概不能入黨也。

自一九三二年以後，并無正式刊印之黨員報告，依照半官式之報告，約計共產黨黨員之人數於一九三四年時，總在四〇〇〇〇〇至四五〇〇〇〇之間。

近在此數年中，共產黨曾增加其活躍力於蘇聯治下之青年，所有黨員中 Comsomol 一級，曾增加甚多，其主要原因，乃此項黨員中得享有特別之權別，不特於教育上以及服務於政府中，獲得便利之處，即加入黨部，亦較容易，（不必經過試驗之期間。）

政府於近年來，盡力提倡娛樂及其他之各種消遣方法，黨員中之 Comsomol，雖非唯一之階級，得享有此種優異之權，亦屬最佔重要之分子，雖然 Comsomol 是否應享其黨魁之資格，尚須留待以後之觀察耳。此項黨員中更有一種特殊之國家觀念發生於近年來，但在有些共產黨之

意見中，固認爲違反真正社會主義之國際性也。

The Comintern 或第三國際

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國際之大會舉行於莫斯科，此在一九二八年以後爲第一次，當一九二九年斯丹林之戰勝脫羅斯基之後，遂正式貶抑第三國際之組織於極次要之地位，因彼非現在蘇聯之急切需要，蓋蘇聯正欲從事於「社會主義化於一國」之程序，而與世界資本主義之國家暫行休戰也，然則一九三五年全體大會之召集，果係根據何種理由而來乎，實緣國際間之形勢對於蘇聯宣戰之醞釀，以及莫斯科失望於國際聯盟之權力不能維持歐洲和平之局勢，實有以促成大會之召集也，在此存亡危急之秋，共產黨首領遂視爲重行贏得世界上無產階級之同情，於蘇聯之舉動，實爲必要之圖，但此實爲一危險之企圖，因在蘇聯之共產家，已早終止其革命家之原來意義，而在國外之共產代表，尙未脫離此革命時代也，蘇聯之首領於是不得不冒此危險，不憚開罪於世界上之資本國家，而在此時期，資本國家之友誼及合作，實爲蘇聯之所欲痛切以求之也，在共產首領一方，亦深知夫國外之代表中，更有無數脫羅斯基派存在於其間，彼等固亦未能忘懷於一九

二九年『斯丹林辜負世界革命』之一舉也。

其結果亦即其所期望者，蓋蘇聯之共產家，當其宣傳世界革命之一舊標語時，亦正盡力避免開罪於任何國家，但彼等之國外同志則絕對行其相反之舉動，彼等對於中產階級之壓迫大洩其怨憤，并大言誇耀其破壞之活動，更肆言其能得駐在莫斯科之第三國際之常任機關之接濟，此無異縱虎兇之出柙耳，蓋莫斯科於近年來似欲刻意營求他國友誼上之好評，乃驟然發現贊助革命之舉動，以反對與其互訂不侵犯約章之國家而繼續資助其國內之革命。更有甚者，蘇聯政府亦不得不遷就忍受其首都內，時時有推翻外國政府之企圖，在此種情勢之下，蘇聯最高機關之職員，同時亦係第三國際之黨員，尙欲推諉爲不知此中情節，其滑稽可笑，又誰信之，但以共產主義言之，共產勢力言之，實足使吾人深信於蘇聯一方面，不特消極忍耐於革命之企圖而已，吾人須回憶者，蘇聯政府之負責代表曾無一時否認與中產階級國家之休戰爲暫時的，或承認共產主義之戰爭，業已含棄之矣。

在此情勢之下，蘇聯對於英美等國之抗議，曾聲明不負任何責任於國外之革命行動，且同時

更反訴外國人民反對蘇聯之宣傳爲口實，此等舉動不特無關重要，且均不得要領也。

- (1) 參閱蘇俄聯邦，第一七七頁至二〇九頁。
- (2) 如無其他特別之規定，即係蘇聯執行委員會之政令。
- (3) 見蘇俄聯邦，第一九八頁。
- (4) 蘇俄聯邦，二〇三頁。
- (5) 自一九三二年以後，迄無戶口之正式調查現在估計爲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人。
- (6) 蘇俄聯邦，第一〇〇頁至一一九頁。
- (7) 蘇俄聯邦，第七〇至九九頁。
- (8) 教育委員 Skrypnik 因以自盡。
- (9) 蘇俄聯邦，第一三二至一三七頁。
- (10) 舊俄時代之猶太人居留區域。
- (11) 蘇俄聯邦第一三九頁。
- (12) 半由於當地韃靼民族仇視猶太人移植之故。
- (13) 蘇俄聯邦第二〇九至二二〇頁。

外交政策(1)

近四年來蘇聯之外交策略，已切實脫離其歷來相沿之主旨，即對於資本國家不可調和之仇視，業已放棄之矣。歐戰以後，所有短時間的和平之崩潰，使蘇聯政府於一九三六年，重處於歐戰前夕，聖彼得堡前政府所處之地位，幾復相同。正與舊俄帝制時代相類似，蘇聯政府近復漸漸捲入世界擾亂中之局勢矣。此非由於蘇聯領袖於其心目中，確有所變更之處，更非所論於彼等對於戰事有所醞釀也。蘇聯之獨裁家史丹林氏 (Stalin) 曾完全明白宣言曰：以各種之代價，求和平，實為發展『世界惟一社會主義之國家』無上之要素，倘欲達其最後之目標，即世界革命是也。

此項政策更為史丹林部下之健將外交委員列德維諾夫 (Litvinov) 所忠實追隨於其後者，和平與安全，轉為蘇聯宣言中之主要聲調，所有蘇聯以前與各區域已訂立之互不侵犯約章，使之繼續延長，其未訂者，乃從而另訂之，蘇聯政府於侵略之字義，更從而加以竭盡無遺之界說。(2) 復

使其意見得深印於多數之依附者，（例如阿富汗（Afghanistan）伊索尼亞（Estonia）伊蘭（Iran）拉泰維亞（Latvia）波蘭（Poland）羅馬尼亞（Rumania）土耳其（Turkey）之依附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南斯拉夫（Yugoslavia）依附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四日，列索尼亞（Lithuania）依附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其主要之成功，即係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簽訂一友好及不侵犯之約章與法西斯蒂之意大利，并將前訂之條約，使之展延期限，最後蘇聯於一九三四年，遂加入國際聯盟矣。

即遠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蘇聯亦曾堅確追隨日內瓦和平之途徑，其在一九三二年裁減軍備會議中，蘇聯之代表，復代表其國家力事贊助胡佛總統之軍縮計劃，當時蘇聯之代表，列德維諾夫（Litvinov）君曾宣言蘇聯政府極願接受軍縮會議之全文，準備於軍縮中毅力進行至任何深遠之境，所有軍縮計劃之全部或一部分甚至於物質上，或數量上，或道義上，以及其他任何種種，均願竭盡全力以赴之，祇期軍縮字樣達其完全之真義可耳。但此種政策之切實宣言，迫於國際間之實在形勢，其運命亦祇得隨之而轉變，即在蘇聯政府之與倫敦及巴黎公文中（一九三五年二月二

十日）亦祇得於其結論中復承認於久遠之前，已早知軍備之欲期其完全解除，及今之世，猶爲不可能也。至其所以轉變之理由，甚易明晰，日本之遠東侵略政策，以及德國之復興武備，實足使莫斯科震驚於嚴重之朕兆矣。蓋舊俄帝政之推翻，實卽由俄日戰爭及俄德戰爭所促成，此固爲莫斯科之主人翁所深切明瞭者，茲值一九三五年時期，蘇聯更有與日、德兩國同時開釁之可能，於是蘇聯政府，不得不尋求其國際間之保證矣。

蘇聯在遠東之困難

蘇聯在遠東之第一重難關，卽起於誤認中國之情勢，當蘇聯迫逼華人接受共黨主義於一九二〇年以後，却未能預料中國國家主義之勃興（3），故其結果亦祇能伸張其權力於外蒙古（4）及中國土耳其斯坦之西部，至若中國本部彼等亦承認爲失敗，自經過斷續之仇視期間以後，蘇聯遂與南京之國民黨政府修復邦交關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日內瓦換文）卽在此約章中，曾規定凡駐在中國之蘇聯官方及半官式之共產煽動者，應一體召回，但蘇聯對於此項責任之是否完全履行，亦屬模稜不定，故在中國內地之共產黨，因之仍甚活躍，以至內戰所蹂躪之區域，

達至數省之多，中國官方宣稱苟無莫斯科之資助，中國境內之赤匪已早可絕跡矣。

蘇聯之放棄其世界革命政策於中國者，其理由亦正因日本勢力活躍於遠東所致，蘇聯首領曾遭逢驚駭之反動在中國者：即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推移至南滿洲，而於一九三二年正月三日，即完全據領全境，再閱一月之久，日本更進而佔領蘇聯勢力所在之哈爾濱，惟莫斯科曾連合九國公約之簽押國共同提出中國門戶開放之主張。日本之答復於此項抗議者，即組成一獨立國家於滿洲，——即滿洲國是也，係將中國之廢帝溥儀立為攝政，旋即改稱為皇帝，國號為康德，於是滿洲國，即變為對於達反中國之各種國際條約之負責者，而日本之地位，即成為新建國家之友朋，為其保護者，及其顧問，各國拒絕承認滿洲國，至今猶成爲一相持之局勢。

就公允言之，滿洲國之在今日，實不能視為更甚於傀儡國家者，此種見解，可於蘇聯及滿洲邊境上發生之事故中證實之，而在每一次之事變中，日本每於相當時期，即起而為自衛，更為其聯合國家謀其保護之企圖，此項事故達至最高度時，即在中東鐵路之車輛被扣於蘇俄境內者是也。於

是滿洲國遂遞一最後之通牒於莫斯科（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迫令其交還日本之主動此項通牒，固已無可掩飾，蘇聯即於是年之五月十一日，出賣中東路之利益，乃不與未經承認之滿洲國交涉，而與日本談判，當談判之開始，係在東京，其時爲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終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談判告成，其原價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卒至削讓至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幣，其中三分之一，付給現款，而其餘三分之二爲貨物，駐東京之蘇俄大使雷納夫（Yurev）即於一九三五年之三月二十三日，卒收受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元日幣之一支票（合美金六、五三〇、〇〇〇元）此即半數之付現是也。其餘一半以及貨品之交付，於三年中每半年舉行之。但該項鐵路共長一一二七英里，更附帶有各種財產，并含有森林之利權，而其所給付之代價僅如此，實可謂極盡低廉矣。

中東鐵路之喪失，實足組成在遠東的蘇聯勢力之重大恫脅，蓋日本軍隊得易接近於蘇俄濱海之省，將海參威（5）之要塞軍港一併包括在內，蓋以此港乃蘇聯之唯一軍港在太平洋者，除去蘇聯能阻此黑龍江之交通不被截斷外，則所有後援，必易遭阻隔而剝奪，是以蘇聯政府曾持續不

斷努力於加增要塞之防禦，近兩年來所築設之強大空軍根據地，實足爲日本「木城」之一種實在威嚇，此卽莫斯科所以答復東京之驕矜氣概（6）也。

日本對於蘇聯，更有其他可能性之攻擊，卽係由外蒙古而達依庫次格（Irkoutsk）爲其軍事之目的地，而以西伯利亞之東部全境，以及其廣大之礦產富源，爲其戰利品，不過蘇聯唯有召集大隊以抵遏其侵入者，蓋以地勢之遼遠，天氣之不和，以及運輸之困難，實足有以制抑之也，但在蘇俄能征服一帝制之國家，已足視爲勝利之結果，故日本之侵入蒙古，尤較滿洲之日本化，足使莫斯科愈益震恐也。

蘇聯之與美國

日本之蔑視九國公約，以及退出國際聯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終之於要求海軍之均等，徒足喚起英國之醒晤及憤慨而已。其在他項事宜以外，羅思福總統於其施政之中，卒視與莫斯科之協約，似爲適宜，卽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美總統羅思福遂送達一公文與凱利甯君（M. Kalinin）彼時爲蘇聯政府執行委員會之主席，邀請蘇聯政府遣派一代表至華盛頓以備協

商各種困難之點，其性質雖屬嚴重，但亦非不可解決者，蓋以前阻礙俄美兩國之諒解者，即此種困難也。凱列甯之接受前項公文，俯首而報以極友誼之狀態，即在其復文中并蓄有美國總統咨文中所未提及之點：即謂爲保持和平計，蘇美兩國之諒解甚爲重要，其意當然即指日本在遠東之舉措是矣。

蘇聯之專使外交委員會列德維諾夫 (Литвинов) 卒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到達美京華盛頓，於是談判立即開始，終於同年之十一月十六日，交涉告終。其最大之結果，即係恢復兩國之邦交，（於是美國即係於列強中最後承認蘇聯之一國）除此以外，蘇聯政府，更准許美籍人民之居住於蘇聯境內，其地位，即依然最惠國條件之國民待遇，並放棄對於美國之任何要求，發生於一九一八年美國出征於西伯利亞之一役者。在美國政府方面則承允以前臨時政府 (Kerensky) 期內之借款一八七、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延期緩付，并表示其主張，設立一進出口銀行，以備鼓勵兩國商務上之需要，即所以謀解決最後債務之關係也。

列德維諾夫於最初之際，即曉然於美國之意旨，大部分關心於遠東之局勢，即依照美國之計

劃解決借款，以及設立銀行事宜，但列德維諾夫固深知其政府，却無意於名義上對於俄國以前政府之債款，負其責任，或對於外國人民之財產爲蘇聯政府所沒收者認爲正當之要求，此固列德維諾夫所深切明瞭者也。至計議之進口銀行事宜，列德維諾夫亦祇能解釋其爲在美國蘇聯商業代理人之借款根基，並非如美國政府之用意，欲使美國製造家或出產家與蘇聯貿易上發生債權之便利也。

此種意見不同之趨勢，即易使之直前猛進，蘇聯大使托羅安諾夫斯基 (Troianovsky) 於一九三四年之正月八日，呈遞其國書於美總統羅斯福氏，於是立即開始其債務債權之關係一問題，乃談判遲緩，進行直至三月間瓊生 (Johnson Bill) 之一議案，禁止貸款與缺乏信用之國家忽焉提出，此即指蘇聯當然亦列入其間，該議案因之通過，於是莫斯科陡起震驚，駐蘇聯之美國大使，盡力周旋於其間，即在四月之間，該項談判轉移至莫斯科，不久又遭崩決，嗣後再由美國之國務卿赫爾 (Secretary Hull) 與托羅安諾夫斯基於七月間會議於華盛頓，十月間蘇聯大使以會商時事，迨返莫斯科，及至一九三五年之一月，托羅安諾夫斯基回任至華盛頓，交涉重行復開，即在一月三十

一日，其最後之會議，即由美國務卿赫爾次官暮雅 (Moore) 以及歐東司司長 (Kelly) 凱萊與蘇俄大使布列德 (Bullitt) 及托羅安諾夫斯基兩氏共同會商，在美國之意見，欲期蘇聯承認過付相當之款項以求解決，久延不決之政府及私人欠款，以及進出口銀行放款於美國之製造家及出產家，向爲蘇聯所光顧者，但卒被蘇聯政府所拒絕，於是美國務卿赫爾至此不得不正式表示其感想，蓋在美國政府已視爲最後之一種建議，亦不願繼續會商其他任何讓步之處矣。因此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關係，遂遭逢其決絕之退步矣，美國政府遂由莫斯科召回其空軍及海軍之武官，并將美國總領事撤回，蘇聯政府亦由美國撤回無數定貨之通知，於是美俄兩國之商務，直至前數年遂減縮至極細微之數矣。(7)

蘇聯之與歐洲列強

蘇聯政府於近三年以來極願與歐洲列強發生其親善之關係，追溯其原因，實始於德國國社黨 Nazi 之得勢，蓋德國希特勒 (Hitler) 之仇視共產主義，實足促進蘇聯運用其全力於歐洲棋局中之一種原動力，其最顯著之成功者，即蘇聯與大不列顛之脩好以及蘇聯與法蘭西之同盟是

也。

近在此十五年中，俄國之克履姆靈 (Kremlin) 與唐甯街 (Downing Street) (即指英俄兩國辦理外交之地點) 從未有若何友善之可言，共產主義之宣傳於中國并波及於亞東之英屬，實大有脅迫於英國在東方之權威，其在早年，此兩國之角逐於亞洲，似係一重最強大之障礙，正因歐洲局勢現其極度之糾紛，卒使英俄兩國成立一種較為親切之諒解，卒於一九三〇年之四月六日，英俄兩國遂簽訂一臨時「通商」之協定，再於一九三四年之二月十六日，更進而訂立一種較為親善之臨時商務約章，此即使英俄兩國於其商業上，得有便利之處，但其條款中有一條係限制蘇聯方面應切實增加付給現款與英國之貨品，此即明示在倫敦方面蘇聯之信用借款，即指債權而言，固未能如何增加也。(s)

除此而外，英俄兩國之關係，實覺漸臻於友好之境，此足使蘇聯外交委員列德維諾夫於一九三五年之三月二十八日會晤英國大使御璽大臣伊登 (Eden) 於莫斯科時，不得不將數年來所感受不良之印象，一概抹煞，列德維諾夫在歡迎時之言曰：「近在此十四年中兩國之經濟，及文化

關係悉依通常滿意之發展而行，」以如此轉變之態度，對於魁首之仇敵而如此，可於列德維諾夫之宣言中解釋之矣。其言曰：「自大戰以後，從未有如今日之疑懼者，英國政府與法國之協定，其於和平之具體辦法，已露有端倪，蘇聯政府正欲乘此歡迎倫敦協定，更願盡力合作之，茲所深信於閣下者，此次之降臨莫斯科，不僅爲合作之開始，即係將來繼續進行之保證，此後數月中或數星期中，即可表現究竟歐洲之諸政治家，能否證明其於建立和平上，做照國際間所急切需要者而行，并且是否能按照二月間倫敦協定中之具體辦法，推行至明哲合理之結局也。」自此以後，英俄兩國間之談話，即依照互相敬愛及互相諒解之精神而進行，依照莫斯科之電文通告於世界各國之報館者，即在此會議中，其會商之要點有四如下：（一）與羅卡納列強（Locarno Powers）之空軍條約；（二）東歐條約；（三）中歐條約；（四）軍縮會議，此數要點，均係根基於二月三日之英法協定而成，素爲德國所拒絕者，莫斯科之談話，似係一種聯合陣綫緊對濱武之德國而發，雖然，此種印象不久即被下列數事減削其力量：即於是年之四月九日，有俄德商業協定之簽訂，更於是年之四月十二日，德國政府曾表示其願加入東歐不侵犯約章，倘能將該約章之彼此互助一條刪去，故此

種事故，實足大事減少英俄親善之觀念也。

就法國言之，因德國國家主義之日益強盛，不得不促使法國變更其舊日對於蘇聯之固閉政策，卒於一九三二年之十一月十一日，與蘇聯訂立一不侵犯條約於巴黎，更有通商約章訂立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備解決債務之關係惟其條文不免近於模稜耳，自經此次初步以後，兩方面更欲靜待以後局勢之轉移矣，但自此足使兩方之關係，已漸臻親睦矣。

其在一九三三年中，法蘭西正欲極事鞏固其小協約國之團結，雖然，此尙不能滿足法國之外交政策，蓋法意之聯合，固屬不易，即多瑙河各國又顯呈其荆棘之各問題，波蘭亦漸由法國轉入德國矣，如在緊急之時所謂小協約國者即「法國之顧主」似不足以貢獻充足之保障，於是法國政府於其較為順利上，不得不前進以尋求較為強大之同盟國，因此便恢復一八九五年之舊形勢，此即所謂恢復俄法聯盟之第一年也。即在此時期，蘇俄外交上活躍之效果無他，實足以滿足巴黎之觀感，蓋蘇聯除中國、日本而外，遂與其所有鄰近各國簽訂不侵犯之約章，并得將其侵略二字之界說為大數國家之所承受，再益以意大利之協助，蘇聯政府得與匈加利（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

恢復邦交且同時活動於內幕之中蘇聯又得援助巴爾幹協約國之成立（希臘羅馬尼亞土耳其與南斯拉夫）。

德國之拒絕簽字於東羅卡納之約章（Eastern Locarno Pact）（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四日）爲英法蘇聯所發起者，立即隨之以蘇聯、伊索尼亞、拉泰維亞以及列索阿尼亞（Estonia、Latvia、Lithuania）互不侵犯約章之簽訂，即於五月五日華沙（Warsaw）轉限其不侵犯條約至一九四五年之年底，而於六月六日小協約國（9）遂承認蘇聯國矣。更有進者白爾加利亞（Bulgaria）遂與蘇聯之外交關係重行修訂於一九三四年之七月三日，更於是年之九月蘇聯政府遂獲得一席於國際聯盟之理事會，列德維諾夫即爲該理事會之主席。

鑒於蘇聯之各種活躍力，法蘭西終以蘇聯爲一強有力之聯盟國足資聯絡，故其第二步驟，即由法國着手提議東羅卡納之約章（Eastern Locarno），先得同意於英國，更獲有蘇聯之贊助，其條約之條款如下：（甲）英法之同意；（乙）更由蘇聯、德國、波蘭、捷克斯拉夫以及其他巴爾幹各國之承受於不侵犯條約，所有簽約國交換擔保互相提攜於遇有侵犯之時；（丙）蘇聯之贊助

西羅卡納約章 (Western Locarno Pact) (擔保德法兩國邊疆之鞏固) 於簽訂此項約章而後，法國更擔保蘇聯西疆之安甯以及巴爾幹各國之鞏固。

德國之拋棄凡爾賽條約 (Versailles Treaty) 中之廢除武裝一節，即足為促成俄、法聯盟之最後一幕也。

斯德拉西 (Tresa) 會議以後之局面

德國之欲復興武備，卒使歐洲外交界轉為悚慄之活躍，惟不久此情此境，漸見遺忘，在當時英、法、意三國，曾集議於意國之一小名勝幽地，名曰斯德拉西 (Tresa) 合商抑制德國之方法，并欲維護國際上之安甯秩序，而在德國一方面，固以「凡爾賽之獨裁」(Versailles Diktat) 稱之也。蘇聯於當時會議中，雖並未正式遣派代表參與其事，而其實不特於進行中刻意注視，并傾注其全力於英法方面，最足引人興趣者，即於一九二五年羅卡納會議中蘇聯曾被視為一種威嚇之工具，而於此時已完全變更，乃德國轉而成為威嚇之工具，因在此時德國已成為一頑童，而蘇聯根據於日內瓦之和平基礎，更於此時成為中堅人物矣。

自斯德拉西會議以後，立即有國際聯盟理事會之集議，所有英、法、意之代表會要求理事會贊助於斯德拉西所協定之政策，於是無條件中，即由蘇聯代表及小協約之代表一致贊助，於是年之四月七日，理事會通過一議案，檢舉德國之失信於約章之責任，以冀其違反者答有一種悔悟之懺詞，乃違反者，仍未悔悟，希德拉所答復者，乃以凡爾賽條約業經廢棄，因無一人曾遵守此項廢除武裝之舉，雖然，彼固同意於新形勢之下，公同磋商一計劃以備保持大局之和平，惟卻不願承認國際聯盟得有檢舉其行動之權也。

法國之堅強態度，足以銷毀國際聯盟威信之幻景，於是緊接以外交上之活躍，此固非包涵於國際聯盟條約中者，卒於一九三五年之五月二日，法蘭西與蘇聯遂提議一聯盟之約章，(10)設使歐洲遇有侵略舉動之時，此兩締約國，願彼此互助，此即明顯指示德國侵略之可能性，基於同樣原則之下，蘇聯更與捷克斯拉代克又簽訂一約章於一九三五年之五月十六日，蘇聯又與駐巴黎之比利士大使於一九三五年之七月十二日彼此交換公文，以恢復國交，——關於此舉，即視為法國政策之勝利，乃所以使德國處於孤立之境也。

斯德拉西 (Stresa) 協調之後，更遇有一重大之攻擊，此即所謂英德兩國之海軍協定是也，即在此協定中，容許德國建造海軍比照英國百分之三十五，自經此次協定而後，倫敦與巴黎之間，即繼之以冷靜，其間因果有二：即所以堅強德國反對國際聯盟之態度更足使墨索里尼 (Mussolini) 得以自由推行其羅馬策略於亞非利加洲是矣。

即在七月間之國際聯盟理事會，根據於阿比西尼亞之請求所召集，以備與意大利和平解決其爭端，其結果反使其情形益形糾紛，而於蘇聯一方面更顯呈一種新明之光，蓋蘇聯政府亟欲與歐洲列強相修好，即放棄其從前願為被壓迫者保護人之態度，故蘇聯之代表列德維諾夫身任國際聯盟理事會之主席，即接受阿比西尼亞代表之嚴重答復，絕不加以評議，即信仰基督教最古之國「甯願被戮不甘自殺」是也，不過蘇聯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素以願為被壓之殖民充作平等自由之保護人為標榜，忽於此時放棄其原來最優美之一種主義向為其革命過程中所宣稱者，此即為蘇聯國際上活躍力中之一種轉變，其所關何等重要，蘇聯之補助於國際上之真實形勢，其在莫斯科方面，未始非保障歐洲和平之局勢於一時，但大有損滅其威信於弱小之民族，更不足以強盛

其在東亞之地位也。

蘇聯之於土耳其

蘇聯與土耳其之關係，近更入於友好之線路矣，兩國政府之密切合作，實含有最優美之理由，蓋蘇聯苟得自由出入於居士但丁之海峽（Straits of Constantinople），其利益甚關重要，而土耳其亦深知乎蘇聯之扶助，實有價值，故於一九一四時，土耳其一方面與德國聯盟，一方面又與舊俄宣戰，幾使土耳其瀕於覆亡，在當時達但乃爾（Dardanelles）海峽之封鎖，亦係舊俄失敗原因之一，現在土俄兩國，已獲有相當之結合，設有戰局之新發生，吾人必可見及該兩國之更形團結也。其在一九三四年之一月二十一日，莫斯科曾允許貸款於土耳其，其數量為美金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資助其購買蘇俄之機械，該項借款，並無利息，而於二十年內償清，但每次之購買，土耳其得以其國幣付與之，蘇聯亦須向土國購買同量價值之貨品，蓋此項借款之重要，不能以其數量測度之，土耳其之貨幣，甚屬有限，而麥斯泰發開麥爾（Mustapha Kemal）曾比照其出口之總數，限制其進口之數量，以求其貿易之平衡也。

蘇聯之與伊蘭（即波斯）Iran (Persia)

伊蘭亦步土耳其之後塵，欲求其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獨立，乃在一九三一年之二月二十五日依照土耳其之辦法，成立一國外貿易之壟斷，其出口貨係純粹自由，而進口貨，須按照伊蘭出口貨物之外國價值而加以限制，因此於蘇聯貿易政策上，發生齟齬，曾與蘇聯引起嚴重之糾紛於一九三四年，所有蘇聯與伊蘭於一九二九年所訂立之通商約章，均於一九三五年之六月二十二日期滿而新約章猶待續訂之間，但伊蘭與蘇聯在商務上之紛爭，在目前無關於政治上之重要，蓋蘇聯現方處於較為嚴重之歐洲及遠東問題局勢中，即英俄兩國之角逐於此一隅者，現正暫時放棄，不遑顧及也。

(1) 蘇俄聯邦，第二七六至三二七頁。

(2) 蘇聯駐華盛頓之大使，曾引伸其侵略之界說如下：凡宣戰或不宜而戰，以及陸海空軍之襲擊，施行於外國之土地或接濟武裝民衆於一國，使之攻擊其他一國，均得稱之謂侵略。此即托羅安諾夫斯基君 M. Troianovskiy 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紐約銀行公會演說之詞。

(3) 蘇俄聯邦，第三二一頁至三二二頁。

(4) 依碧德第二〇九頁三二一至三二二頁。

(5) 海參威之字義，即係東方主婦之謂。

(6) 一九三五年六月杪正因邊疆之變故，其結果乃由蘇聯派遣一代表加入三頭會議，其中之代表，日本一人，滿洲國亦一人，其目的欲使成立一暫定之約章。因此在日本報紙中已視此舉爲承認滿洲國，爲事實上之國家矣。

(7) 一九三五年七月曾由蘇聯政府與美國訂立一種特約，專事購買美國貨品（大部分爲機械及鐵路設備），此項協定，亦足爲從旁解決債務及瓊生議案之一種枝節，若欲分析此中新原案，固覺言之尙早耳。

(8)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英國海外商務大臣柯爾維爾 (Colville) 曾向英國下議院提有報告。

(9) 蘇聯於精神上允許羅馬尼亞之併吞巴塞拉比亞 (Bessarabia)，雖然南斯拉夫卒未能與蘇聯修復國交也。

(10) 該項約章之公布，遲至一九三六年之三月，乃因歐洲局勢發展之故。

武裝軍備(1)

工人及農民之紅軍(R. K. K. A.)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在蘇聯統治者之手中，已早成爲一種可怖之武器，其在十週紀念時，史丹林(Stalin)曾表示其觀念如下：紅軍係一種社會軍隊，其目的乃所以擁護無產階級之獨裁，即所以打倒反革命。爲自衛計，即所以抵禦世界資本主義不定之侵略，且須將國際間無產階級之同胞精神灌輸於紅軍中，即得於將來世界革命中成爲一強有力之臂助。史丹林於一九三四年更加一標語，——紅軍必須比較任何可能性之聯合軍隊攻擊蘇聯者爲較強大。『因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反動主義之軍隊，現正不斷的計議毀滅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之國家』至其他官方宣示之要旨，均係依照史丹林之前導而宣傳，故蘇聯之民衆，時時警喻以唯有極度之犧牲，以及重大之努力，方足以保持蘇聯之生存，此種精神乃充滿於一九三五年之蘇聯全體聯邦大會中，而在大會中之議決案，全係軍事專門家所要求大規模之戰事籌備所

影響及之者也。

所可注意者，在大會中於戰備之計劃，極少討論之處，祇不過將一九三五（²）年黨部中所通過之無數計劃，加以認可而責成政府施行已耳，其精神宛如前數次之大會相同，所有全體議案之計劃一一服從通過，並未將其詳細之策略加以研求，不過於民衆之負擔上已加增至可驚駭之數字矣。

中央行政控制紅軍（R. K. K. A.）之改革

按照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之命令，即改組陸海軍委員會，嗣即更名爲國防委員會，其以前之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即行裁撤，委員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即成爲惟一之負責首領，再兼任國防部長及聯邦全體軍隊之大元帥，一切職權，其以前全國之委員制，概行廢止，至其他紅軍行政之組織，則因仍不動。

增加太平時紅軍之效力

自軍事行政改革以後，立即由蘇聯之執行委員會頒發一命令增加太平時期之兵役，自五六

110000達至900000人，於是 R. K. K. A. 即成爲世界上最大之軍隊（預計於戰爭時尙可增加其有訓練之後備隊至九百萬至一千萬人之多）雖然，此種增加之數，其於紅軍之動員力量上，亦甚微弱，因大部分之後備兵，祇不過將其原有之正式軍隊增漲至百分之六五，其與戰爭時之兵力，亦相差甚近，蓋在要塞地帶及海防區域之衛戍兵，在戰爭時亦須增加人數，而空軍之人員，砲兵之後備，以及其他技術上之役務，均須增加其人數也，至新野戰隊之組織，亦不過略事增加至百分之六七耳，而所有軍備區域，蓋已由一〇增加至一二，陸軍軍隊已由二一增加至二二，（自三師增至四師爲每一集團）下列一表，即可以指示紅軍於一九三五年時之如何分配也。

軍備區域

1932年

1935年

	步兵師團	騎兵師團	步兵師團	騎兵師團
1. 列寧格勒	6	1 1/2	6	1 1/2
2. 白俄	10	2	12	3

3. 克夫(Kiev)	17	4	19	6
4. 卡柯夫(Kharkov)				
5. 中央亞細亞	3	2	4	$2\frac{1}{2}$
6. 外高加索	7	$\frac{1}{2}$	6	1
7. 西伯利亞	2	„	4	„
8. 遠東軍隊	7	1	11	$2\frac{1}{2}$
9. 海防陸戰團				
10. 莫斯科(Moscow)	10	$1\frac{1}{2}$	10	$\frac{1}{2}$
11. 伏爾格(Volga)	5	1	8	1
12. 北高加索(N. Caucasian)	5	3	5	2

至常備正式軍隊與地方上之軍備如何分配，現無數字足資應用，其比例似係繼續仍為常備兵三名比照地方兵四名之數，至其常備兵之師團（包括陸軍在內）大都集中於邊疆（3）地帶，

其軍備區域之在莫斯科、北高加索以及伏爾格地方者，係專爲西部高加索及東方邊界充作後援之用。

紅軍之新式戰略

若欲分析蘇聯政府軍事計劃中之新式戰略，言之頗感興趣，蓋在以前之戰爭中，舊俄從未於東西兩疆場同時遭受強敵之侵臨，故其國境內遼闊之地勢，實足爲西疆戰事中的一種資助，以其向根據地無阻止退卻之可能性，實足易於戰敗西疆來侵之敵人也。

其於東疆之情形，略有不同，在前次俄日戰爭中，俄人距離其祖國之根據地，遠甚於敵人，卽在此一役中，俄人之退卻，轉使其接近於祖國之根據地，而同時增加日人之困難，苟使一九〇五年俄國無內部糾紛之干涉，則戰爭結果之不同，正未可知也。此種戰略上之利益，設於東西兩部同時受敵，必將失其效益矣。因此國防委員杜格海起維斯基 (Tukhachevsky) 曾報告於蘇聯(4)大會中，深以蘇聯國境之遼闊，再益以交通工具之不敷應用，實爲一極大阻礙，其言曰：「吾人果以如此斷隔之國防工具，而於遠東局勢緊張之前，以爲可知足耶？當然不能，吾人不能期望如歐戰時之德

國，得於東西兩疆場同時動員也。正因國境內巨大之距離以及交通之缺乏，吾人不能轉運此一疆場之後援輸送至其他一戰綫之內，欲求兩方面之穩固計，吾人不得不分配軍隊於各路陣線之中。因此東西兩部分，勢不能不建設獨立之軍事佈置。雖然，此即所以大大減少蘇聯軍隊運用之便利，縱使僅一方面受敵，紅軍之指揮者，亦不願調動彼一方面之精銳，以協助之，蓋深恐彼一方面再受有他種之襲擊，勢又不能再行抽調正式軍隊及其設備之重要部分矣，此種情勢，實足為蘇聯軍事機關中之一大弱點也。

紅軍 (R. K. K. A.) 之技術設備

國防委員杜格海起維斯基對於蘇聯大會之報告，曾聲稱近在此五年中，蘇聯國境中武裝之軍備，其機械化已達至四倍，但根據於其報告中，欲得一切實之結論，極為困難，茲為引伸其說起見，杜君曾以百分法作為國製武裝增加之比率，例如航空軍備，國製品增加至百分之三三〇，坦克車之輕便者百分之七五〇，中等者百分之七九二，載重之坦克車重砲及機關鎗百分之二〇〇，所有射擊飛機之砲及無線電之機料，計有百分之一七五〇，其在一九三〇年時，所有軍備之出產品，不

特數量既少，而於其性質上亦復卑劣不堪，故欲其以之作爲比較之基礎，似覺模糊不清，至在蘇聯法國及德國之軍備刊物中，所有蘇聯之工藝設備，其進步，實非如杜君所指示之百分比率可比擬，下列一表，即足以證明之矣。

	1932	1935
野砲（包括射擊航空之器具）	2400	4500
步兵砲37（千分之一米突）	無數字	1628
重砲—超過150（千分之一米突）包括要塞在內	500	560
裝甲車	無數字	800
坦克車—各種	300	2700
輕便機關砲	1300	20000
重甲機關砲	10000	12000

於上列一表所列坦克車之增加額，已達至九倍，而其大部分仍爲外國製造者，直至一九三四年時，蘇聯實業中方開始製造蝶蛾式之機臺，而其大部分均撥作爲農業工業上之應用，雖然，其於工業上總須克服此種困難之點，至其武裝之軍隊，分作五大坦克車聯隊，十二獨立坦克車隊，十二大隊，更有獨立之坦克車隊十二連，估計其人員爲十萬至十二萬人，其中百分之一百，均爲共產黨人，外國之軍事觀察家於其秋操近在(Kiev)地方舉行者，對於其流動性及優美之戰術，以及數百坦克車之領導資格，曾加以深切之贊譽。(8)

蘇聯之航空，得有極大之進步，卽在一九三五年之五月，其戰鬥機之數已達至三、〇〇〇，均由多數優良人員所駕駛，其駕駛人員共計有四〇、〇〇〇人，除去正式之空軍以外，更有重要之後備志願隊，係由奧沙維埃克興(Osoaviakhim)所教練者，——此爲一航空及化學國防社，——其中更置有八〇〇架較爲舊式之飛機，蘇聯陸軍中所有飛機之總數，固極有其驚奇之印象，但因分佈於東西兩國防之地域，不免使之轉爲薄弱矣，除幹部以外，尙有多數飛機保留於外高加索及土耳其

其斯坦地方，距離東西兩部之軍事地點，計尚有數百里之遙也。

蘇聯戰用飛機，更有一弱點，即係所用之發動馬達其中百分之五〇，仍爲外國製造者，雖於近兩年來國內之發動機亦略有出品，故國防委員伏羅希洛夫何止於一次事故中，痛詆國製發動機之滯鈍，性質之不耐久用，重量之笨拙，燃料之傷耗，以及其力量之精良，遠不若外國出品之優勝，其在前次蘇俄全體聯邦開大會時，其航空專家，曾發表其疑慮之點，究詰其國內之工業上能否於最近期間增加航空之設置，此即指示尚有多時之久，仍須仰仗於外國出品之供給也。

軍火炸彈以及毒瓦斯出產之數量，固不容見諸蘇聯之正式報告中，但自所謂「化學基礎」(chemical base) (即指 Berezniki, Bobriki 以唐河 Don 流域之區域(7)) 完成以後，及蘇聯對於冶金學更有其極大之進步，國內之供給，更得日益求精，可無疑矣，不僅此也，所有蘇聯戰鬪軍隊中非技術各部分所用之武器，如微小之軍器及機關槍等，亦得由國內供應也，但砲兵情形，實少美滿之處，其中所用之砲，仍爲外國製，且大多數之重砲，尚係歐戰以前之舊式模型也。

凡戰時可爲軍備應用之工業，大都設立於安全區域，此即指在敵人空軍所能襲擊之外，而於

西部之疆場爲尤甚，但東部之工廠，則又離戰線較遠，此於供應上所大受阻礙也。

運輸軍隊之摩托化，其進步未見如何遠大，在一九三五年之五月，僅有三分之一重野砲隊及射擊飛機之砲隊，係用摩托車輸送，其在白俄及倭克蘭軍事區域之正式師團中，連同其附屬及偵察隊伍在內，祇有七師團之車輛係屬完全摩托化，至軍械及軍隊輜重之運送，尙係一半以摩托車運送，他若砲兵之後備隊，（圍攻砲）完全係用摩托車，正因優良道路之缺乏，致使摩托車運輸之不完備，其於紅軍（R. K. K. A.）尙未覺有若何之阻礙，因此於將來輸送供給及軍火上，仍須繼續沿用馬畜之負載拖曳也。

此種簡短之論略，涉及蘇俄戰事上之設備，亦足顯見其不少進步之處，而此後如無他項事故之發生，其於各種現象中，必能繼續進行也，其最萎弱之聯絡，關於蘇聯技術上之設備，勢必因仍其鐵路上之惡劣組織，再益以蘇聯境內距離之遼遠，實足爲切實戰備上之一種真正障礙也。

階級主義

自有紅軍以來，其確定之階級根基，貫徹力行於各紅軍之中，所有各種褫奪公權之輩，（從前

之貴族中產階級帝制時代之臣工以及 *Kulaks* 暨其後裔）除去原屬共產黨或 *Comsomol* 以外，均在摒棄之列，不能握執干戈以捍衛其祖國，並不能服務兵役於任何名義之下，其最大之努力，無非欲使武裝之軍隊，成爲勞工性質，而於正式軍隊及地方軍隊中之幹部，（常任職員）暨所有技術軍隊爲尤甚，即在此種部隊中，所有勞工人數之成數，在一九三二年升至百分之三八·七，其在一八三四年時，漲至百分之四五·五，再後一年，依照官方正式之報告，勞工之人數，在全體戶口中，祇佔有百分之一八，農民佔百分之七二，不能入伍者，（游牧種族）以及褫奪公權者，佔百分之一〇，此種比率，設遇有戰事發生，必須更改，因軍隊中農民之人數，必須超過四至一之比例，蓋政府欲求出產之保證，勢不能將其大部分之工人羣集於戰幟之下也。

尙有一重大之弱點組成於紅軍中者，即農民於戰爭時不能全仗其完全忠心誠意服役於社會主義旗幟之下，他若 *Kolkhoz* 之農民，雖係陰沉，尙屬順從，至其獨立之農民，更爲尤甚，此兩者均足爲共產政體下之一種強盛難解之威嚇力，蓋彼等若一經武裝之後，或竟爲反革命之一種憤慨所驅使，遂激成而起與剝奪其個人自由權者相衝突，其在平時，彼等握有權威者曾施以逾格之

苛待，而於建設社會國家過程中，亦迄未履行其相當之報酬也。

黨部機關

紅軍之弱點，固已爲莫斯科所深切明曉者，故於增加勞工人數以外，更益以一種刻意經營之黨部控制辦法，於其軍隊之中自分隊起，所有共產黨中之嫡係黨員即 *cells* 以及 *collective* (8) 均於蘇聯軍隊之生活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彼等於軍械中寓有特別監護之責，并執司政治上之宣傳及監察之權均係直接隸屬於紅軍(R. K. K. A.) (P. U. R. K. K. A. 見下文) 政治管理部之下，依照蘇聯之統計，其於一九三四年時，在正式軍隊中以及地方隊伍中，共產黨佔據百分之四九·三，(其在全部技術隊伍以及海軍中百分之一〇〇全屬共產黨) 其在高級將校中，百分率尤形高超，所有聯隊之指揮官，共產黨佔據百分之七二，師團之指揮官，共產黨佔據百分之九十，其他各種高級人員，可佔百分之一〇〇，由此觀之，紅軍不特係一階級軍隊直係一黨部軍隊耳。

指揮人員

正因蘇聯教育(9)制度之欠缺，莫斯科當局盡力於紅軍軍官中，提高其普通及技術上之訓練，至水平線之上，實覺深感困難，所有高級將校應需之知識，以與現今世界之要求相較，實覺瞠乎其後矣，故杜格海起維斯基君報告於聯邦全體大會中，曾說明其情形為不滿意，蓋在聯隊指揮官中，祇有百分之一五，曾受有高等軍事訓練於紅軍軍官學校以及其他相等之學校者，而在師團及軍團中祇有百分之五九受有同樣之教育者，若夫紅軍指揮官中，更有百分之二〇，除於內戰中得有可疑之寶貴經驗而外，絕未受任何教育者，官方對於投學軍事學校之青年之學歷上，時有不滿之譏評，推其故，蓋因高小學校程度之低劣，故多數學生於其普通知識上，深感欠缺，其中竟有三分之一之學生，更須授以初級之課程，如地理、數學、及歷史之類，除此以外，更有階級主義深寓於軍事學校中之升遷，復益以其他技術上政治上以及設計上之各種生涯，較有利益，致使無數有為之青年不能加入軍隊也。

在一九三四年中，正因增加軍隊至百分之六七，卒使政府採行一種特殊方法，以增加其指揮將校之人數，此係大部分將下級士官升任至高級將校，如此當然降低技術上訓練上之程度不少，

蓋蘇聯政府曾籌劃多項計畫以糾正此種情勢，例如伏塞斯（Vincov）學校之畢業生，（高等教練學校）必須充當上級將校至少一年，後備軍官須時時召回軍隊中施以簡短之舊課，其他（10）半官式之軍事機關，業經設置，專使彼輩習知習聞於戰術之進化。因此更設有指揮官之各種課程，畢業者對於其升遷上，以及其相當津貼上，附有其確實之權利，在政府方面固竭盡方法以提升其威譽，即係增加其工資，更設備有優良之住所，或予以其他之優待方法，其在一九三五年之九月二十二日，蘇聯政府之執行委員會，決意重行設置下級士官及上級將校之各種名稱，惟在革命中，此等名稱，例如軍官副官上校以及中士等名稱，實視爲一種反革命，故已一律廢止，現在除去將軍字樣以外，其他高級之名稱，均經重行採用，高級之軍官，仍稱爲指揮官，而其最高級者即稱爲紅軍之司令。

政治上之控制

近年來共產黨部對於武裝軍隊之控制，日見強盛，共產黨於紅軍中所佔之百分率，現均增加，前已言之矣，而於技術隊伍及指揮人員中爲尤甚，其在紅軍中（R. K. K. A.）（即 P. U

R. K. K. A.)之政治部管理部，尤見增加，對於黨部之執行會，直接附屬之，其在名義上雖仍繼續附屬於國防委員之下，實則對於士兵官佐之升遷，均由執行委員會執行之，自 O. G. P. D. 裁撤以後，其軍事之支部，重行改組爲 P. U. R. K. K. A. 中之一種特別支部，隸屬於其首領之下，至其他管理事項，一仍其舊，此即指領導武裝軍隊之政治生活，抵禦反革命，宣傳共產主義以及充作黨部之偵察，此種設施，無論在軍團中獨立師旅中以及海軍中（波羅的海、黑海、白海，以及遠東）均有其特別之機關，在軍隊之下級兵士中所附屬者即係黨部中之嫡派黨員如 Party collectives and Party cells(?)是也。

自一九三四年以後在黨部中之久長資格，實爲充作紅軍 P. U. R. K. K. A. 負責軍官之必要條件，所有軍區，及陸海軍中之各部分首領，至少在黨中須有十年之資格，而在師團及獨立旅中，亦須有在黨六年之資格，他若黨部之黨員，如 collectives 及 cells 中之首領正不必具有黨部中之一定程序，在理論上觀之，任何共產家均得由選舉而充任主席，在實際上，雖然上級軍官，及下級官佐，均爲此種黨部機關中之會員，而在黨部中之前輩，乃舉爲主席焉。

黨部中 collective 之祕書卽由紅軍中較高之機關選派之，此卽組成「史丹林政體下之祕書」之一種聯絡之處。

紅軍之預算

蘇聯政府之軍事支出，自一九三二年一、四二〇、〇〇〇羅布，增漲至一九三四年，成爲五、二四〇、〇〇〇羅布，并於一九三五年增漲至六、五〇〇、〇〇〇羅布，其在一九一四年時，軍事支出，祇有七二〇、〇〇〇羅布，設使貨幣之購買力果能按照戰前之價值，則現在軍事支出，幾較歐戰之前夕，漲至一倍矣。

此種軍事支出之特別增漲，其首要之原因，厥維多量技術上之購備，次卽關於要塞地帶上之支出，連同建築增加之兵營，最後卽係關於軍事人員之給養(13)是也，上述國防上之支出，并未竭盡無遺，其未包括在內者，例如籌設蘇聯廠家關於軍用品之製造，軍用道路之築設，徵募兵役之事前訓練費用，以及 Osaviachim 并其他軍事補助訓練團體之經費，尙有 Vneshtorg 在國外之購置一併計算在內。

紅軍艦隊(14)

蘇聯海岸線地理上之分佈，自革命以後，所有舊俄海軍所遭受之重大損失，久經停止之海軍造船所，以及蘇聯海軍根據地之陳舊設備，實足爲蘇聯海軍防禦上之棘手問題，至今尙未能加以解決者，至海岸線之防禦，大部分端賴海防要塞及空軍之武備，再益以不甚重要之海軍，大部分即包括驅逐艦及潛水艇而已。

潛水艇及驅逐艦，雖然不能作爲巨艦及巡洋艦之代替，且蘇聯所有者亦不甚多，均係自十八年至二十年前之舊製，而於遠東之南部海口爲尤甚，其最重要之潛水艇，以及驅逐艦隊之在海參威者，對於日本之海軍，實不足爲嚴重之威脅，且其海岸係屬空曠無遮掩之處，既無島嶼及羣島，足資建造進步之根據地，因此蘇聯不得不傾其全力以增加要塞之陸軍，以及空軍之武備，其在芬蘭之狹小海灣，蘇聯海軍尙可抵禦較強大之敵人，其在黑海內更有較強之海軍，超過羅馬尼亞白爾加利亞以及土耳其各國聯合之海軍，如果上述諸國，仍爲蘇聯之同盟國，更無虛乎較強之海軍來攻擊也。

一九三五年之紅色海軍

	波羅的海	黑海	裏海	遠東	總計
戰艦	2	1			3
航空母艦	1	1		1	3
戰鬥巡洋艦	1	1			2
輕便巡洋艦	1	4			5
驅逐艦	30	8	3	4	45
潛水艇	18	11		25	54

此外尚有十一艘潛水艇四驅逐艦兩戰鬥巡洋艦正在建造中更有舊式之驅逐艦數艘即組成白海中之蘇聯海軍者。

(1) 蘇俄聯邦，第二五八至二七五頁。

(2) 第十七次黨部大會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二月舉行於莫斯科。

- (3) 蘇俄聯邦，第二六二頁。
- (4) 在 Izvestia 舉行一九三五年之二月二十八日。
- (5) 外國方面曾估計蘇聯之飛機爲數三五〇〇，更有估計至四五〇〇者，上述兩數，均不免失之誇大。
- (6) 曾與法國陸軍副將謁見中言及之，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之 Pravda。
- (7) 化學隊伍組成八大聯隊，十一獨立步隊，十二獨立步隊（是德國統計）。
- (8) 蘇俄聯邦，第二七一頁。
- (9) 見教育一篇。
- (10) 奧沙維埃克興 (Osoaviakhim) 即係半官式軍事組織，計其人數約有一三〇〇〇〇〇。
- (11) 蘇俄聯邦，第二七一頁。
- (12) 見蘇俄聯邦，第二七一頁。
- (13)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財政委員之報告。
- (14) 蘇俄聯邦，第二五九及二六七頁。

公共衛生

蘇聯之衛生事宜，亦如其他國家曾經過無數之演進時期，始成爲國家之責任，其在最早之歷史中，衛生事項，完全落於巫術占卜家之手，厥後因基督教之傳佈於各地，始爲教堂之職司，卽專委屬於寺院機關之關注，蓋基督教之輸入舊俄也，係遠由東羅馬帝國（希臘教）而來，其在二千年之初，東羅馬國人在歐洲係認爲最文化之民族，彼等之勢力，確具有其真正之啓迪力，其對於舊俄民族所盡之役務，卽係東羅馬教堂成功永久之一種旌表。東羅馬國人不僅於原始民族中，介引一種社會衛生之制度，并在舊俄第一次輸入爲社會謀福利之一種法令頒佈，且教堂更進而成爲孤苦疾病及流亡無告之監護人，此種任務，繼續進行至數世紀之久。

俄皇大彼得卽係舊俄元首中之惟一人物能以公共衛生事宜視爲帝政者，雖然，最早於一五八一年時，在莫斯科所設立之藥劑院柏列卡斯（Prikaz）（部分）實爲一英國人雅各法朗卿

(James Frenchan) 所創立，在當時藥劑院之功用，係專屬於宮廷中及高級官吏之應用，雖於其後曾於都城中設有一公共藥劑所（藥房）并組有藥劑之探訪隊，至人民之任何等級，大部分均須乞憐於江湖醫術之流，不過寺院之於鄰近居民，曾繼續施行其完善救護之工作，俄皇大彼得亦曾創設一正式之藥劑施舍，但祇工作於武裝軍隊之中，其後逐漸推行至其他設施之中，直至一七〇六年，始於莫斯科成立一醫院，即為舊俄政體中之第一種醫院，包含醫藥及外科學校，其在一七一四年，學劑所柏力卡 (Pharmacy Prikaz) 曾為一蘇格蘭人羅柏德阿斯金氏 (Dr. Robert Arskin) 所改組，成為一醫藥專門學院，因此便得有選派衛生官吏於全國各地，當時衛生事宜之創導者，雖於醫藥知識上時露其慘澹之欠缺，但確為社會上改革之先峯，更有少數各省之醫藥所（藥房）附具有病人之看護所係由政府所資助設立於各大城中。

俄皇后大喀德鄰 (Catherine the Great) 更進而發揮其第二時期之衛生役務於舊俄，其於一七六三年時，在莫斯科大學中先設立第一次之醫藥教授科，更於一七七〇年介引種痘法，再於一七七六年，創立一瘋人院於聖彼得堡，而在同年，即於各省中設置一公共安甯部，專為監察孤

兒院殘老院以及其他慈善機關之需，即在此公共安甯部中之董事，包含選舉之董事三人，一爲貴族，一爲市政府之人員，一爲農民之代表，其於集會中，則由各省之省長主席之。

其在一七七六年至一八六五年之間，此項制度，極少改革之處，當時公共安甯部所管轄者，計有公共醫院五一九處，瘋人院三十三處，殘廢院一〇七處，醫學校四所，更於大學中增設醫學專科，在一八九五年時，計已有學生一千人之多。

其在一七九九年時，在聖彼得堡，已有醫藥外科學院之創設，其初也，雖附屬於陸軍之中，厥後遂成爲俄國最優良之一醫藥校，其中所產生國際聞名之人才，如博德金 (Botkin) 施極諾夫 (Setchenov) 碧羅哥夫 (Pirogov) 以及柏夫羅 (Pavlov) 均係曾受教育於該校中也。宛如其他事項相同，俄國醫學上之榮耀的發展，大都由於陸軍之功，因此陸軍軍醫，均得享受陸軍階級之權利，而於彼等前途企圖中，固獲有其極大之規模也。

The Zemstvos 選舉區域或地方會議 (1)

俄皇亞力山大第二之變法，即將公共衛生一問題，基立於通俗及平民化之基礎上，故特以其

事務付之與新近設立之地方自治行省中於 *Zemstvos* (一八六五年) 此次變法之結果，得於其數字上判斷之也，因在 *Zemstvos* 以前之衛生預算，並未超過四〇〇〇〇〇〇羅布，(此尙未將中央政府所津貼，此類機關之費用包括在內) 其在一八六八年，已達至一、二〇〇、〇〇〇羅布，而在一九一二年，又增至六四、〇〇〇、〇〇〇羅布，換言之，即於此三十四自治 *Zemstvos* 行省中之戶口，已成爲每人一・〇三羅布之數，其在此數字中〇・六一羅布，係由 *Zemstvos* 所供給，而其他〇・一九羅布，由地方市政府所支出，此外之〇・一八羅布，又爲私人所捐助，更有〇・〇五，係得之於中央政府，至其他行省之衛生支出，係得有其相當比照之數也。

其在一九一二年時，*Zemstvos* 共有醫院一七一五所，連同其床位二三、〇〇〇，至在非自治 *Zemstvos* 行省中，醫院之設備較少，係在百分之二〇至二五之間，而同時所有市行政上於一九〇〇城中，得有醫院及其藥房共有二九六所，但俄國與歐洲各國相較，仍覺瞠乎其後矣，蓋聖彼得堡及莫斯科每一五〇居民中，祇有醫院之床位一所，以之比較法國巴黎每八十四人居民中，必有一醫院床位，而在德國慕尼黑每六十五居民中必有一醫院床位也。其在一九一二年時，所有俄國之

醫院床位，約計爲一八〇〇〇〇（尙未將其他私立之醫藥機關共有床位約計三〇〇〇〇一併合計在內）其在戰事時期，醫院之床位數目，必達至七五〇〇〇〇至八五〇〇〇〇之間。

工業界之衛生立法

一八八二年始有立法之涉及實業工人之醫藥保障（工人之得有免費治療始於一八六六年）但直至一九一二年時，極少進步之處，因當時，法令並未能實行，約計實業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名義上雖得有醫藥之補助，但彼時工廠中之藥房，以及看護設置，並不受任何檢查也，即在一九一二年，始開有社會保險事業之新局面，當時醫院費用之分配，即成爲命令所制成，此項計劃之結果，可見之於一九一五年，當時曾具有工廠之醫藥箱，約計三〇〇〇，更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工人，得有意外及疾病之保險。

Zemstvo 期間最著稱之一種現象，即係衛生服役之異常爲人所敬仰，此蓋大部分因其中服役之人員，均屬篤信社會事業及大衆博愛主義所致使也。至若免費之醫院，免費之檢驗，有時更有免費之醫藥，遂成爲當地之一種法令，若夫鄉村醫生及看護之役務，可比之於退化國家中教會

工作。其在歐戰前數年所編製之統計表，曾表示每於七里路之遙，必可得有醫藥上之接應，凡醫生每月所賺三〇至五〇羅布者，更得向殷實之病家，收受最高額〇・二五羅布之費，於此可見彼時所有俄人，均重視衛生人員實覺良有以也。

其於一九一二年時，猶有一成功之點，即衛生部之設立，此蓋大部分由於 *Znamstov* 之醫生，時時集議之所致也。

除去上述各種之熱心人員而外，尚有俄帝尼古拉斯第二 (*Nicholas II*) 之帝后亞力山特拉 斐阿圖洛夫納 (*Alexandra Feodorovna*) 之一種潛勢力在焉，正因其為賢妻良母，深鑒於當時一般毫無經驗之接生婆致將產婦死亡率之激增，實引以為恐懼，當時帝后所遭逢無知識者之反對，曾繼續不斷尋求其解救此種恐怖之狀況，故帝后不僅於其私囊中捐輸巨款并於立法上予以協助，以冀產婦死亡率得以因之減少也，惟有一相反之事實，即帝后於政治上為人仇視者，而彼等對於促進優良公共衛生事宜之役務，曾一致深相贊助其樹立根基，厥後，戰事發生，該項衛生事宜，因以中止，以後發展之情形，實未超越乎當初開始時之狀況也。

革命與內戰

布爾希維克革命以及內戰，致將醫藥事務完全瓦解，因之流行性之傳染病，遂廣爲傳播，較諸任何時代之記錄爲尤甚，所有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間之正真慘痛歷史，恐尙未有描寫及之者。當時國家之新主治者，其所贏得之處，除保存案卷或將生命之犧牲作爲勝利之代價詳爲記錄外，他無所獲也。生命之喪失於內戰飢饉以及其連帶發生之傷寒症天花症虎立拉流行性感冒者，幾多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較諸生命之喪失於歐戰中者，多至數倍，蘇聯政府雖不願十分承認此種浩大之損失，但其所發佈之估計數字涉及紅疹傷寒一項之死亡者，自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二二年（？）已多至八百萬至一百萬之衆。

即在此恐怖之數年中，所有醫務人員之奮鬪歷史，至覺慘酷，蓋大部分之醫生及其人員，均係屬於俄國知識階級中抱負自由主義者，彼等對於前進之革命，固所贊同，而於共產主義，則頗形反對，當時之新進統治者，固深知夫此中情勢，遂迫令公共衛生人員羣趨於不足欣羨之事業，從事於慈善機關之職務，而在彼等心目中，對於其主治者，固失卻其信仰之心也，因之所有二五〇〇〇醫

生之被役於蘇聯公共衛生事宜者，即在此數年中，已死亡幾達半數，而在此死亡數字中，祇有半數死於疾病，其餘不死於飢餓困憊，即暴亡於反革命嫌疑之下，衛生委員施麥虛谷君 (3) (Semashko) 係受有舊時訓練之一醫士，曾出其全力以維護及協助各種醫藥上之任務，但彼對於革命中之癡狂及猜疑情形，彼亦無法以抵禦之，故在普通人民心目中，以為此種死亡率之凶猛收獲，彼實負其責，無異於傳染傷寒病菌之虱虫，因之人民即稱衛生委員施麥虛谷為傳染傷寒病菌之虱虫，

——此種懲戒，雖屬無效，亦係一種可怖之表現，即係蘇聯時代於初年革命期中所有之景象也。

國內之各種醫藥任務，即於一九二二年，完全瓦解，所有人員亦即因以被戮，醫院中之器械藥品，亦均剝奪殆盡，更有多數無告之窮民以及無家可歸之幼童，即係傳染病之輸送者，四出奔波於街衢，致使全國成為恐怖之境，更益以羅布之驟然慘跌，內戰之蹂躪，以國外交通之封鎖，絕對不容藥品之由外國輸入，而國內之出品不特時感不足，且竟有完全停止出產之可能，即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之前一夕，所有疾病之毀害實為共產家所遭遇最大之危險，在此數年中，蘇聯人民曾受有極慘痛之印象，欲挽救此種傷痕，自非經過多年之久不可也。

蘇聯之重行建設

始於一九二四年，蘇聯政府方得從事於公共衛生事宜之重行改造，各種資源使之發動，經費亦因以準備，遂於逐漸中得將秩序使之恢復常態，於是即將戰時之設備，用作增加醫院中之床位，於一九三二年達至八〇〇、〇〇〇〇之數，（此即最後可得之數字）而是年不住院病人之就診於各藥房及醫院者，達至三九〇、〇〇〇〇之多，——較諸一九一二年增加至十倍之多，（上述末一年之數字應注意者，即指三十四 Zemstvo 行省中官方機關而言，）在當時所最注意者，厥惟實業界之工人，在一九三二年時每千戶之實業戶口，計有醫院床位六隻，農民戶口，每千戶祇有醫院床位半隻，至其醫療，乃係免費，不過共產黨中之階級政策，卒使褫奪公權之輩，除傳染病以外，不能享受醫藥上之救濟。

公共衛生之預算，逐漸增加，其在一九二九年為七〇三、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二年為二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在此數字中即係包括五十所，（4）醫藥教練所之費用在內，但欲與歐戰以前任何一年之醫藥預算相比較，仍甚困難也，其在一九一四年時所有選舉行省中醫藥預算，

未曾超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之數，至其餘舊俄帝國各處，固屬較此數爲多，至其他十一所之醫藥訓練所，連同其他各級之醫藥訓練中心點，亦復相同，唯私立醫藥機關之預算，尙付缺如，依照現在羅布之價格，較諸戰前，祇值五分之一，故現今之醫藥支出，實未超過戰前之數目，惟現在人民戶口，每人之支出，似較戰前爲低耳。

欲求組織一隊勝任之醫藥隊於重行建設時，不免感受困難，依據蘇聯之報告(5)其所估計所有醫士副醫生及看護，在聯邦之下者共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三二年)但醫生中之大部分均係祇受有臨時之訓練，(計三年)此固係盡人皆知者，此等醫士在尋常情況之下，固不能視爲合格者也，在一九三三年時，學生之在醫藥校中報名者約計有五〇〇〇〇〇人，(比諸美國共有一九〇〇〇〇人)但因蘇聯制度下之訓練，甚爲奇特，故於此人數中，欲尋求一比較之數，例如能充作正式醫生者究竟幾人，能充任醫藥助手者幾人，以及能充任看護者幾人，殊爲不可能也。

醫藥上之供應及器械仍感缺乏，甚且遲至一九三四年，醫院中尙缺少麻醉減痛之劑。因此於割治之症，往往缺而不用，蘇聯於藥品上之出產，雖極有進步，但主要部分，仍係由國外採購者，此固

全視乎蘇聯國庫中究竟能購買技術上之貨品爲幾何耳，因技術上之貨品在蘇聯之計劃中，固作爲最重要之一大宗也。

共產家會明白表示欲求樹立一模範之衛生事項於蘇聯之下，此固係誠意之舉，無可懷疑者，因此乃馬克斯主義中之重要計劃，其在實設中，更不能忽視者也，惟已建設者，尙未能超越乎革命各年中所已損毀之處，吾人現在所期望者，乃在經費之不至移作他用，仍得繼續作爲此項衛生工作之需，蓋因全國之衛生事宜曾在數年之內，已被政治之紛擾災荒疫癘以及經濟上及道德上之殘酷苦楚，摧毀殆盡，是在現今之當國者有以善其後也。

(1) 蘇俄聯邦，三十七頁以及一四九頁至一五〇頁。

(2) 一九三二年衛生委員會之官方報告。

(3) 蘇俄之衛生委員並無中央衛生部之設立，其職務係分派於各聯邦之中，自官方視之，蘇俄衛生部即係擔任中央衛生事宜之部。

(4) 所有各醫藥訓練機關，均於一九三〇年移歸衛生部管理。

(5) 蘇聯叢書莫斯科一九三四年。

社會關係(1)

蘇聯社會關係，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已根本變換，不能輕易與他國現存制度比較，蓋依波爾希維克黨之意見，他國社會關係，受治於陳腐之小資產主義。就理論言，蘇維埃共產主義，未嘗就個人間之社會關係，發展一健全之社會組織；而以數條寬廣之原則，爲蘇聯當局着手改革社會之根據，其原則有三：一曰，凡屬國民，在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上，一律平等；二曰，男女平等；三曰，家庭及各種親權，一律廢除。對於俄人社會生活，實施此三原則，已生種種現象，將來社會之爲良爲窳，當以事實爲斷，不能僅憑共產黨人所描寫將來渺茫之想像也。

蘇維埃社會改革，常常側重舊制度之破壞，忽略新制度之建樹，此殆最大弱點。因其熱烈破壞，故不問良否，一概廢止，論其真正進步，僅數端耳。例如蘇維埃辭典中，取消「私生子」一字，然舊有婚姻制度，既經廢除，此字自無存在之必要。毫無偏見之人，當謂此係蘇聯之事業，蓋非正式之結合，

產生子女，自社會之立場上言，倫理之立場上言，本無不正當之處。蘇維埃婚姻法及離婚法，均無嚴密限制，故產生無數棄兒，成爲蘇維埃社會之一新階級。（見後）又如節制生育，認爲合法，墮胎亦不爲罪，（但關於墮胎，有時須由主管衛生人員，予以監視，無故涉及此事者，予以懲罰。）此種情形，在他國往往認爲非法，而蘇聯政府，竟能獲得正當解決。蘇維埃法律，殊非鼓勵墮胎也。

節制生育之法令，所以補助「保護女性立法」之不足，關於孕妊工人之法律，規定尤爲明顯。（2）實際上，此種法令，尙未普及於都會之外，即在都會之內，亦因蘇維埃現狀之困難，限制甚嚴。大多數婦女，尙期望此種法律所給予之利益，能更充分實現。惜哉，蘇聯無選舉權之婦人，主張男女平等者，多在中央政治處所召集之最苦手工階級數千人中。

最後，蘇聯取締娼妓，較他國爲甚。爲娼妓者，認爲對於社會犯罪，利用娼妓者，爲犯罪人。蘇聯政府，訂立娼妓贖身之法令，大都會中，特設救濟院、感化院等。結果如何，尙難懸揣，然此種蘇維埃立法，自係世界各國之先聲也。

捨理論而求實際，則依波爾希維克黨之意見，不得不謂時至今日，蘇維埃政府，尙未能以新制

替代舊制。蘇聯廢除家庭之制裁及權力，除去一切宗教及小資產倫理信仰，乃陷入男女混亂，離婚迅速之狀態，於是在「新自由」之下，時有家庭破裂，兒童被棄，等擾害社會秩序情事，家庭生活及個人道義，乃大受影響。凡此均係一九三五年春蘇維埃報調查之結果；又據報告，一九三五年第一季，莫斯科城內，結婚指數，爲四、三〇一，而離婚指數，達二、〇四〇；據司法委員會之統計，前三年內莫斯科之離婚案件，約有五十萬起；少年人犯人數激增，其直接原因，係父母不顧子女之命運。無家及被棄之兒童，爲數驚人，國家及警士，竟至無法措置之。

上二年間，蘇維埃政府及共產黨，對於「反革命」狀態之生活，作擴大宣傳，高爾基（Gorky）曰，「是與法西斯主義，相去不遠！」至以立法爲後盾之法律，迨去年春季，始獲通過。此種立法，似僅緊急處置，例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蘇聯委員會，會銜命令，已逾十二歲之兒童，犯竊盜、傷害、殺人、淫慾、投機及職業性乞丐諸罪者，均依普通人處刑。於某種情形，得處死刑。對於未成年，人處以極刑，直駭談耳，豈特不合理已哉？

是時，「無賴之暴行」，散布於學校及少年工人之間，即黨員亦有出此暴行者，行政當局，受其

威脅，鄰近各處，均受其殃，於是官署及出版界，於上述命令頒布後，對之大肆攻擊。蘇維埃報，聲明無賴之暴行，出於革命後產生之人者，居百分之七〇，故不能謂爲「反革命」。上述法令之壓力，及出版物之宣傳，顯不足以殄滅無賴之暴行，非更以新法令，管理蘇維埃人民之家庭關係，恐不能爲功。

蘇俄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先以命令限制關於離婚之法律。規定雙方雖仍有離婚之權，不受註冊官署之限制，然雙方對於手續，必須清楚，對於子女，必須予以適當供給。此種處置，僅屬初步，如欲挽救蘇維埃社會，使無淪落崩潰之虞，尙須積極整頓也。

(1) 蘇俄聯邦，二三四頁至二四二頁。

(2) 蘇俄聯邦，六〇四頁。

教育(1)

蘇維埃治下，弱點甚多，公共教育，亦其一也。伊納提夫伯爵 (Count Ignatiev) 方於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設法改進舊有制度，而於此方在刷新改造之舊制度時即被革命掃除。舊教育改進之特點，舉其要者有三：一曰大學自治；二曰初等及中等教育獨立；三曰初等教育，於一九二二年起，成爲強迫教育。是年預計共有校舍三一七、〇〇〇所，學子一五、五〇〇、〇〇〇人。製成財政計劃書，分送各公共團體，請其協助政府，實施是項計劃。國庫，自治省，及特別市，均分擔費用，費用總額，在一九一四年，達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在一九一六年，逾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2) 波爾希維克革命初期，破壞此項制度，另爲急進改革。掌握國政後，銳意依勞動理想及大衆心理，創設馬克思主義學校。然改革結果，反致紛亂，不識字者，因而增多，蘇維埃政府，卒放棄極端之理想主義。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變更教育原則，以恢復舊有制度爲方針；授課復以科目爲根據，考試復爲實施教育之測驗；教員之道德上、政治上、及職業上資格，是否合於授課，不復取決於學生，「信任制度」遂歸廢止；教職員之懲罰權，又復恢復；學校仍分四年制（初等學校）、七年制、九年制、及十年制四種。十年制學校，仍爲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唯一之連絡機關。至其他各制，則准許畢業生，完成其教育於初等及中等專門學校也。教育委員巴白諾夫（Bubnov）於一九三〇年，繼羅那察斯基（Lunatcharsky）之任，受命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實施新計劃，此種新計劃，與伊納提夫伯爵所倡議者，頗相近似。⁽⁴⁾一九三四年，共產黨復命廢除學童對於馬克斯主義及列寧主義之強迫辯論會，以解除教育方面之一種政治壓力。

學校管理，繼續由蘇俄教育委員會、各邦委員會、各省、各縣、各區教育會議及校務會議行之。黨員勞工聯合會，派代表多人，參加會議，以維共產黨管理學校之權能。階級制度，亦維持之，父母無公民權者，子女欲受專門教育，頗多窒礙，但已入青年團（Comsomol）者，不因階級而歧視也。

所可惜者，蘇維埃統計，於教育問題，殊少發表。蘇維埃報（Soviet Press）所刊載者，僅係估

計之數，實況何如，頗難尋繹，然其發展，祇在數量之多，不在實質之美，則不難測知也，國家設計會（Gosplan）刊行蘇聯設計（一九三四年莫斯科）估計初等學校學生數，為一八、〇八〇、〇〇〇人，居八歲至十一歲兒童之百分之九十（依蘇維埃法律，一九三五年實施普及初等教育）；同年中等學校學生，在十二歲以上十七歲以下者，為三、五〇〇、〇〇〇人，而入九年制及十年制學校者，祇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蘇聯設計，載稱學生人數，自一九二八年起，已增加百分之五十，而學校經費，祇增加百分之十六。一九二八年，已嫌經費短少，狀況之惡劣，舉世所無，教員不能專心授課，學童三五成羣，終日閒蕩。上課時間短縮，教科書及紙籍缺乏，不合師資之教員過多，於是教育標準，隨之下降，初等學校，程度尤低。

蘇聯設計所載教育預算問題，本極簡單，預計一九三三年之教育經費，約二、〇七七、三〇〇、〇〇〇羅布。觀於蘇俄羅布購買力之薄弱，足見未必優於革命前之預算。

巴白諾夫委員，欲增高教員地位，智識標準，及師資訓練，卒以工作艱鉅，未能成功，舉其原因，約

有二端，一則學校制度，瞬息變遷，教員生活，不能安定，一則蘇維埃政策，側重專門教育。故惟有不能卒業於專門學校者，接受此榮譽較次之教員地位；教員中有大學學位者，不滿百分之四十，此中僅獲拉白法克斯 (Radlacs) 文憑者，又不在少數，(5) 而其被指派為教員之原因，非在合於師資，乃在政治上之背景耳。

高等教育

大學及其他同等機關，與初高等學校，處類似地位。本以增加學生人數，縮短畢業年限，鼓勵專門人才為職志，惟師資缺乏，卒致學業標準，大為降低。

入學院 (Vuzes) (高等教育機關) 求學者，在一九三四年，約計學生五〇〇〇〇〇人，其中百分之六五，屬於專門科。約有八〇〇〇〇〇人，入各種中等專門學校，(Technicums) (程度較低之機關)。此外尚有若干學生，求學於各種工業方面之特別短期學校，(6) 自不能認為蘇維埃教育之重要項目，公報之記載，正所以自認教育不良，一知半解之人，亦有尋求高深教育之機會也。

尙有一種傾向，足徵「教育破產」之另一景象。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曾爲實行「理論教育與實際工作，務求密接，以切合各種工業需要」之政策起見，命令一切職業學校，移歸各種委員會管理。醫科教育，改屬衛生委員會，工程教育，改屬運輸委員會，水道運輸委員會，重工業委員會，輕工業委員會等。因而蘇俄地位，益形鞏固，多數教育，劃歸統理。大學所存科目，惟有師範及法律文藝數系而已，權威減削，自不待言。

各種批評，尙未促成顯著之改革，因一九三〇年頒布之命令，仍施之於蘇聯之高等教育，其專橫之各部，側重一方之計劃，及對待學生之「階級觀念」均依然存在，惟冀善良制度，繼續恢復，高等蘇維埃教育，他日亦恢復舊制，但革命之後，沉痾已深，恢復舊制，亦需時日。惜乎，時代之被革命所犧牲也。

附表 一九一六年與一九三四年學校及學生數目之比較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三四年

學校數

學生數

學校數

學生數

初等學校	二二九、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六七、二五四	一八、〇八〇、〇〇〇
中等學校	二、八〇〇	七八五、〇〇〇	三、五七七、〇〇〇	
大學及高等專門與職業學校	一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七二一	四六九、〇〇〇
中等專門學校	—	—	三、五二二	七九七、〇〇〇
工人教育所及其他工業學校	—	—	四、八二六	三五二、〇〇〇
合計	二三一、九〇〇	一〇、九三三、〇〇〇	一七六、三二三	二五、二七五、〇〇〇

注意：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蘇維埃政府，命令原則上廢除「階級仇敵」禁入高等教

育機關求學之限制。蘇維埃公報，以前常不承認有此限制。

(1) 蘇俄聯邦，六五一頁至六七六頁。

(2) 蘇俄聯邦，六五四頁至六五六頁，六五九頁至六六二頁。

(3) 蘇俄聯邦，六六四頁至六六九頁。

(4) 蘇俄聯邦，六七五頁。

今日的蘇聯

(5) 蘇俄聯邦，六六八頁。

(6) 附表。

蘇維埃聯邦中之藝術及文學

麥克斯伊思門 (Max Eastman) 著

欲論蘇維埃文藝，須先頌揚其公共教育界人士之努力，暨富有社會思想者之奮發，如詩人巴魯索夫 (Valery Brussov) 等是也，彼等提倡普魯文學，所以喚起並安慰一輩革命後被解放階級中之新人材。蘇維埃報社及共產黨所組織之「勞工通訊社」 (Worker Correspondents) 雖統馭方法，仇視真文藝之發展，而數千勞工，竟被喚起，自動參加國內新聞生活及文學生活。故就基本教育言，革命之功績，誠頗偉大。讀者閱下文時，宜牢記斯旨焉。

余所論者，為創作文藝，為需經思索而後穎悟之創作文藝，此種文藝，苟欲昌盛，必須達到相當之獨立地位，茲將此點，就蘇維埃聯邦之改革經驗，分為三期論述。第一時期，自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二三年或一九二四年止。在此時期，雖共黨獨裁，政治剛性，然蘇俄文藝，凡未經共黨禁止，而引為合於世界哲理趨勢者，尚能自由發展，天然演進，故為自然發育時期。在此時期，內戰多年，未嘗止息，

國基初奠，改造不遑，含有反革命言論之作品，固不得不嚴厲取締。而在戰爭劇烈之際，創作文藝，鮮受國權或哲理之摧殘，較諸昔日，自由遠甚。列寧本心上認為創作文藝，乃非為實際目的所組織之團體之工作，頗有人對此懷疑者，蓋因列寧本人，從未明白提及美藝問題，但知其心理者，即此一點事實，可以排除一切懷疑，足徵倘使列寧曾經認文藝是一種武器，可由黨部或階級所操縱者，彼必著作文章，詳晰論述。因彼從未忽視武器也。列寧對於創作文藝之態度，曾經蘇維埃批評家卜隆斯基 (Polonsky) 撰文描述，余已譯成英文，輯入拙著劃一的藝術家 (Artists in Uniform) 中，可供參考。於茲所須言者，列寧之意向，深為脫落次基 (Leon Trotsky) 所贊同，故蘇俄革命初期之文藝詩歌，實因列寧之意向，得稍稍進步。

第二時期，始於列寧逝世，列寧逝世後，共黨內部，互相爭權，恆以妄誕之言，淆惑「全俄及國際」聽聞，美國出版界，亦遭愚弄，列寧逝世，未及六月，脫落次基之勢力，即被侵奪，文藝前途，遂復黑暗，自一九二四年迄一九三二年，蘇維埃聯邦文藝，初經有組織的摧殘，再經國家管理之出版社及工業界，設法抵制，並控扼經濟命脈，致一切不遵組織法規定之創作文藝，非特無由發展，抑且逐漸毀滅，

組織法規定之工作維何？曰：「感動勞工階級及力役大衆之理念與自覺，使其前向庶民之最後目標前進，而成爲改造世界之人，創造共產社會之人。」安分雜誌 (At Your Post) 所載拿波斯太無節 (Nastovtzi) 之演說稿中，有此一語，故錄之如上。拿波斯太無節社，因史丹林 (Stalin) 政治機構之扶助，視俄羅斯普魯作家社 (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Writers) 之地位爲優勝。俄羅斯普魯作家社，曾召集卡可夫會議 (Kharkov Congress)，承襲其宗旨。該社名稱，蘇維埃語，稱爲 R A P P，以史丹林之青年副官奧厄巴赫 (Leopold Auerbach) 爲其首領，奧厄巴赫之文體，詰屈聱牙，與商業學校學生，爲遊藝場之鐵路廣告而作者，性質類似。

該社實力雄厚，無異於文藝之全權機關，其組織法中，以「文藝爲心理之實際表現，尤爲情感之實際表現」爲原則。規定確有創作能力之人，能以文藝感動大衆，使向庶民之最後工作前進者，方得入社，「如遇違反組織章程，或表示意志未堅定，（文藝作品中或演說中所表現者）或轉移庶民道義上理念者，即擯斥之。」組織法上，既有此種規定，口號中，復有「收取文學上權力」一語，於是民間出版界，逐漸擇尤歸其操縱，迨一九三二年，蘇維埃文藝，竟復自萌芽之區，轉入荒蕪之域，

僅少數熱中之人，暨卑鄙微賤之輩，能存在於文藝界中。

第三時期，始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是時，以伊薩哈同 (Ezrahaadon) 事件，史丹林竟一舉解散此全權機關，奧厄巴赫等，竟無抗辯餘地，悉數掃除，而卒湮沒無聞，復以命令，禁止文藝及文學界中之「黨派氣味」，「下俚語氣」及「隨波逐流」等弊，其餘文壇人士，莫不悅服。蘇俄人士，俯首於「黨派氣味，下俚凡俗」之文藝下者，蓋九年矣，九年之中，朋黨爲祟，散文作家，默默寡言，詩人無以發抒真藝，今則天理循環，復入佳境，文藝作品，非特回復至列寧及脫落次基時代「純粹波爾希維克黨好感」之原狀，抑且更爲右傾矣。

余謂史丹林摧殘文藝，幾垂十年，第余向不沉迷於辯證法唯物主義哲學。史丹林之徒黨，或將謂余「中產階級，不明馬克斯主義。」然反覆審度，則對於「國家心理退化」之抗辯與對於「分部政治惡劣」之抗辯，亦有合併評定之理由。所謂「唯物史觀」之大衆理念，所謂「辯證思考」之奧妙定律，——恩格爾 (Engels) 曰：「非出於天賦，亦非普通日常感覺中所固有」——僅係以最新方式，操「奇妙信仰」之舊式武器耳，有史以來實行分部政治之國家，莫不以此「奇妙信

仰」爲利器，淆亂聽聞，消弭抨擊也。

列寧談論文藝時，常忽視此種「辯證法心理」，脫落次基，尤置之罔顧，宣稱「文藝作品，應以其獨有之規律評斷……馬克斯之方法，不切用於文藝。」是彼二人，已知唯物論哲學，在想像真理，而以實際程序，達其目標；創作文藝，在理解真理，且有自己之目標，不能以唯物論哲學，領導創作文藝也。一九〇八年，列寧函高爾基（Maxian Gorky）曰：「依余管見，文藝作家，能吸收自己認爲有價值之哲學。余完全無條件承認，如遇創作文藝問題，爾當羣書畢集，再自己之文藝上經驗，及現實或理想之哲學中，詳細推求，然後能獲大有裨益於勞工之結論。」文藝與實際事業間，文藝與「憑藉實況辯證真理」之哲學間，互有衝突，列寧知之已稔，且得其堂奧，然其立場，亦不外觀察各種平凡及離奇之事實而已。列寧及脫落次基，因善用此法，使「辯證法心理」運用得宜，故能對於文藝作家及文藝問題，出此賢明態度也。

人類各種意志，均難免於錯誤，人類心理亦然，分部政治，方興未艾，利用人類心理，爲其工具，自最適宜。且心理本係分部政治之工具，順其自然之道，使其阿諛一輩急速結合之政治階級，使其阿

諛國家心理，固易易也，故蘇維埃聯邦之文藝經驗，祇能謂為創作精神與此二種阿諛心理戰爭之敗跡。

文藝作家，偶以一念之興，對月吟詠，或對草原之野景，有所發揮，彼擁護「庶民文學」之徒，以為是乃農夫之流，加以排斥。然蘇維埃人民，幾全數為農夫之後裔，即所謂庶民，亦不能例外，故欲排斥異端，既衆且易，欲為不合常情之建議，亦既多且易。依「辯證法心理」認識「真理之智識」而為其「行為之大綱」者，為合於「庶民」資格，人民附和其大綱者，不問對於庶民，有無裨益，得謂認識「真理」之庶民，不附和其大綱者，即指為不認識真理之庶民，而認為不良份子。此種辯證法心理，最為巧妙，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四年間，拿波斯太無節社，操縱「庶民」時，違抗此種心理之人，完全無爭執餘地。在此時期以前，尙能討論普魯文學，是否為庶民所作之文藝，是否裨益於庶民，是否可為庶民吐氣，至此時期，青年分部政治人物，掌握大權，乃此類問題，不容討論，彼等決定：「各種文藝，足以感動讀者，使向共產革命之最後目標前進者，必須認為普魯文學，不能感動讀者，使準此方向進行者，雖作者係勞工或黨員等，亦不能認為普魯文學也。」

十月革命勝利時，勞工等等，以日月星辰爲賦詩之材料者，尙較以共產革命之最後目標，爲吟詩之材料，以感動讀者，多出數倍，此了解人類天性者所素知，無待贅言。此輩描寫人類天性之文學家，曾在莫斯科組織古士尼着社，(Kuzniza)「古士尼着」者，鍛鐵場之意也。該社以創作普魯文學爲目標，爲合乎自然之第一種組織，其所作文藝，雖經當局評爲可笑，然以日月星辰，爲其材料，尙可顯露文藝之冒險創作性之自然意義也。

「吾爲世人，覓光明之康衢兮，」

「扁舟兮披星，鎧甲兮帶月。」

庶民占領宇宙之趨勢，依「普魯主義」權威者之解釋，爲未成熟之文藝，爲庶民甫經解放，而尙未寧靜時之產物。拿破斯太無節社曰：「凡此作家，咸以當時勞工階級，有鉅大任務，而生活方法，未能安定，致在普魯文學中，作此不著邊際之反映，苟察乎此，」則其抽象之描述，及近乎社會生活實況之描述，自易傾於參用日月星辰之類，此應予原有也。

在列寧格勒，(Leningrad)有最初及最純正之普魯文學，此種文學，對於宇宙觀念，關係更深。

列寧時代，勞工詩家，結爲一社，名爲「宇宙家」，其口號略謂：「吾人生息其中者宇宙是也，非共產運動也；在不逾工業技術所已成功之範圍內，吾人有生息其中之權；此種生活，（即被庶民解放之生活）爲普魯文學中之要旨。」列寧格勒城內之大多數革命作家，竟被號召入社。該社計劃之含義，確如上述，非余之過言。該社宣言曰：「詩文之中，能收集各種意見，創造勞動樂趣，或能用小技，使世界被吾人創作意見所克服，脫離物質羈束者，——吾人係宇宙家——即爲普魯文藝之命脈。」

徵諸列寧關於文藝之言論，即知此類自有目標而不認爲革命工具之詩文，與列寧就文藝之意見，確相符合。讀者試一觀共產宣言書之前數頁，其中載有馬克斯及恩格爾（Engels）關於中產階級之言語，謂若輩已將詩人變成「受領工資之勞動者」，可知列寧及恩格爾，亦覺詩文應以庶民革命解放之，不應撻之縛之，使入隧道，而成爲「受領工資之勞動」之一種新階級也。此種目標，尙未達到，此種爭執，現仍廣續。但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中，列寧格勒之勞工詩人，未嘗忘懷於此。若輩並不退出戰團，亦不妄信已獲相當勝利，若輩自知現實情形，而欲決定彼之文藝與革命實際事業之關係。依其意見，不問功用如何，文藝終不能以實際權力操縱之，或限定及評判其爲革

命生活之工具，若輩認爲文藝，應與逐漸達到之目標，及革命化之生活，並駕齊驅。然卒以史丹林之重重壓迫，竭力宣傳，於數年中，不能活動，被人驅散，漸歸消滅，——若輩並非戰敗而逃走者，乃認爲背叛國家心理者，及違反「波爾希維克黨之創作理想」，「共黨之文學理想」，「馬克斯與列寧之美藝學耳。」——凡此，均非馬克斯及列寧所識知也。

唯天爲大，

唯物爲奇！

唯人則之，更覺平夷。

天圯物毀！

地猶存在，

大地載人，綿延萬代！

以此政治上偶見之文藝，——置於詩中，可稱靈巧（○）——史丹林之羽黨，「收取詩之權力」，列寧格勒之勞工詩人，不復視爲「宇宙家」，而視爲卓異之刀筆吏，「握管者，勞工，引筆者，巴力布

洛也 (Politburo)]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下令取消蘇俄普魯作家協會，但此種舉動，尙與根本變更所謂「革命」(蘇聯實際政治)與文藝間之關係一事，相去尙遠，其主旨祇在使創作文藝，在可能範圍內，由政治當局之內黨(即黨之支派)佔獨特及絕對之優勢。自蘇俄普魯作家協會取消後，中堅份子奧厄巴赫，亦遂湮沒無聞，——是時，彼方勉力籌劃會務，草成「合作政府」下創作詩文等計劃之大綱，——奧厄巴赫以下之人，如於該會之主義，略示信仰，或性質相近，或參加日常會務者，亦被公衆嚴詞指摘，而立卽屈服於當道。真理報 (Pravda) (1) 後頁左下角，載一滑稽消息，謂文學雜誌社(普魯文學運動之中央機關，(Literary Gazette))贊同巴力布洛命令，而非出於至誠；拿立巴的社(奧厄巴赫派蘇俄普魯作家協會之特別機關(Naliposty))，允於命令頒布後，卽將命令刊入其刊物，且謂原稿業經付梓，而實際則不然；蘇俄普魯作家協會中之一領袖，曾在列寧格勒講演巴力布洛意見，而其所言，未能悉合巴力布洛真意。然下期文學雜誌(2)於「卷頭語」中，承認其單純贊同，而無誠意之爲錯誤，正式取消前言，另爲意義懸殊之新卷頭語。拿立巴斯的報，特

於卷頭語中，宣稱巴力布洛命令頒布後之次期，未獲刊入巴力布洛命令，係屬錯誤，且默示前稱「命令頒布時原稿業經付梓」等語爲不實。同志邱孟堀令（Chumandrin）原係奧厄巴赫之列寧格勒副手，亦宣稱彼在列寧格勒講述巴力布洛意見，未能與真意盡符，實屬錯誤，——彼之取消前言，智者謂爲「偉大之波爾希維克自評精神」。於是創作新文藝者，接踵受罰。彼之聲名，彼之言論權，彼之地位，彼之麪包問題，以及其他各種自由，社會生存等等，靡不視是否「速來」而解決。按其原意，當係「加入新組織。」

此項命令之真義，在令普魯文藝作家，「向右轉，開步走」，是以當時作家，立即響應。蘇俄普魯作家協會，因史丹林認爲取消之後，較爲安全，故卒取消。而其波爾希維克黨內之敵手，完全剷除，或入牢獄，或三緘其口，或聽從牽掣，或已入黃泉。苟使伏隆斯基（Voronsky）表白列寧真意，對此新令，盡情批評；苟使脫落次基之學友，本其良知，明白評論，誰爲俄國當代英豪，則「創作自由」之實況，庶幾可見矣。

今日作家，欲在蘇聯，獲得地位，或有相當成就者，必先加入蘇維埃作家聯合會（Union of

Soviet Writers) 該會係替代蘇俄普魯作家協會者，依該會規章，會員中有破壞「蘇維埃心理」等情事者，得由「董事會」投票開除之。該董事會，惟政府當局之馬首是瞻，當局者雖一瞬一息，亦必體會仰承，是故蘇聯作家，苟就現實政治，有所商榷，或有所懷疑，而對之作「根本」上之批評者，彼必自知取禍。足見政治性質之檢查，反較帝制時代，更爲嚴厲數倍。文藝家及文學家，至是已無討論「現實社會」之適當組織，適當心理，適當行爲，及適當方針等問題之權。雖絕妙及偉大之作品，間亦得以創作，一如在帝俄時代然，但在恐懼卑屈狀態之下，在默認不能齒及人類最大問題情形之下，何能使整個創作文藝，顯耀異彩？謂能顯耀異彩，其惟不知創作文藝之精微玄妙者歟！

(*) 此數行係貝席門斯基所作。

(1)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四日。

(2)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七日。

工業

第一次五年計劃之結束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國家設計委員會，公布第一次五年計劃結束報告書，但一九三〇年以來，蘇聯物價昂貴，爲避免繁複起見，報告書內各項工業品計算之總額，悉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穩定市價爲標準。一九三二年之出品，價值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爲計劃中預估價值三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之百分之九三·七。其中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爲重工業出品之價值，（爲計劃中預估價值之百分之二〇三·四），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爲輕工業出品之價值，（爲計劃中預估價值之百分之八四·九）。(1)

製作報告書者，於輕工業（蘇維埃統計中，稱爲「乙組」）之失望，不能掩飾。並謂輕工業中多數門類，無積極增加生產之事實，至於重要貨物，如棉織品、毛織品及主要食物等，情況尤惡，故不

得不自認一九三二年内，人民生計，未較五年計劃開始實行時為富裕。因而報告書中，竭力稱道重工業（蘇維埃統計中，稱為「甲組」）之成績。然事實上，果若是優異乎？

報告書中，僅計生產價額，而原計劃中所估數量，竟未計核。若祇審核數量，而忽視價額，則該報告書，將無由掩飾其短處。茲以左表，揭示「甲組」各門類之生產數量，在預估數量以下。（詳見附表）

重工業門類	估計數(2)	生產數	百分比
銑鐵(百萬噸)	一〇〇	六·二	六二
煤(百萬噸)	七五	六二·八	八四
電力(十億單位) (每小時一 千瓦特)	一七	一三·五	七九

苟以關於一九三二年之預定計劃，與同年實況比較，其矛盾尤為顯著。一九三二年春，曾決定於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而加時間上之限制，（波爾希維克建設時期）（3）試觀左列比較表，足徵生產數額，在計劃中預估數額以下。（4）

重工業門類

	估計數	生產數	百分比
煤(百萬噸)	九〇・〇	六二・八	七〇
天然油(百萬噸)	二七・四	二二・二	八一
泥炭(百萬噸)	一四・三	一三・八	九六
銑鐵(百萬噸)	九・〇	六・二	六九
鋼(百萬噸)	九・五	五・五	五八
機車	一、六一四・〇	八四四・〇	五二
鐵路運貨車	三七、〇〇〇・〇	一八、六〇九・〇	五一

一九三二年之經濟危急

第一次五年計劃末年，經濟發生恐慌，其下半年，尤為最危急之時期，一九三二年，蘇維埃工業，所以不能達到預估數額者，殆由於此。一九三二年，農產空前歉收，（僅收穀類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集體農場」(Kolkhoz)，完全破產，農工紀律，瀕於破壞；食品定量制度，漸不能支；蘇維埃對

外貿易，復以資本國家亦遭經濟危急，大爲減少。(5)蘇維埃當局，對此危急情況，訂立嚴刑峻法；凡侵害集體農場財產者，(隱匿及盜竊食物生產品)處以極刑；(6)各工廠內「工人合作供應」之組織，俱受抑制，其存貨及資產，交與特種政府機關。(7)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命令各種經濟事業管理部，開除無正當理由不報到之工人，雖不報到不工作之時間，僅止一日，亦受此項嚴厲處分，且不經法院裁判；被開除者，其食物憑證，及住居工房之權，亦被奪去。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復以補充命令，限定各該管理部，於二十四小時內，負責實施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命令。

上述命令，係經濟恐慌時代之初步處置，自「統一護照法」施行後，經濟恐慌，達於極點，其處置之意義，在謀工人常川工作，以及勞動穩定。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頒發命令，強迫國家工廠等經濟機關受僱人，將其認證書件，交由管理部驗對；如因違犯紀律情事，致被開除者，由管理部於其認證書件背面，註明事由；經濟機關僱用受僱人時，見背面註明此等情事者，不得僱用之，其不能證明前之解僱，非因違反紀律等不名譽情事者，亦不得僱用。故除剝奪「定量食物」權利之嚴法外，並以護照法，爲管理部之利刃。蘇俄工人，乃以「祇有服從，否則餓斃」

一語，傳爲口號。然此種處置，已云過遲，無以改進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之狀況。若在上半年，生產之增加，較一九三一年多百分之二二·五，則在下半年，當較一九三一年爲少。因其平均增加比例，爲百分之八·五也。而依計劃，是年應增加百分之三六·八。(8)

第二次五年計劃之遺忘

一九三三年，上述蘇維埃當局對於勞動所爲之處置，發生效果。於少數工業門類中，其分配數額，雖較一九三二年爲低。而其結果，尙稱圓滿，且有特別優異者（內燃汽車），茲以左表揭示之。

重工業門類	估計數(9)	生產數(10)	百分比
煤(百萬噸)	八四·二	七四·七	八九
天然油(百萬噸)	二四·四	二二·四	九二
銑鐵(百萬噸)	九·〇	七·一	七九
鋼(百萬噸)	八·九五	六·八	七六
電力(十億單位) (每小時一千瓦特)	一六·三	一五·九	九八

機車	一、一七五·〇	九三〇·〇	九八
鐵路運貨車	三四、四〇〇·〇	一二、九八九·〇	三八
曳引器	六〇、五〇〇·〇	七三、二一七·〇	一一一
汽車	四〇、〇〇〇·〇	四九、七五三·〇	一二四

此表所載，不能掩飾第二次五年計劃無真實進步之事實，雖結果稍佳，但一九三三年，不能實踐，爲一九三二年預計之數。例如一九三二年計劃中預定曳引車之數量，爲八二、〇〇〇汽車之數量爲七三、〇〇〇。而一九三三年之生產數，爲七三、二一七及四九、七五三，與原計劃所定之最低限度，相差尙遠。(11)

輕工業狀況尤惡；「乙組」物品，銷路可危，幾與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一年之情況相等。蘇維埃領袖，竟一時遺忘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消磨於應付緊急問題之中，其尤致力者，厥爲缺乏食品問題。幸一九三三年收穫極豐，故能勉強支持。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頒布新第二次五年計劃，其內容

較一九三二年爲緩和，斟酌前年之慘況，減少新計劃末年即一九三七年之數額。

重工業門類

一九三二年估計數(12)

一九三四年估計數(13)

銑鐵(百萬噸)

二二

一六

煤(百萬噸)

二五〇

一五二

油(百萬噸)

八〇

四七

電力(十億單位) (每小時一)
(千瓦特)

一〇〇

三〇

表(14)

一九三二年，輕工業已自百分之三〇〇增至百分之三五〇，一九三四年，狀況亦甚佳，試觀左

輕工業門類

一九三二年生產

一九三七年估計

增加百分比

棉織品(百萬公尺)

二、七二〇

六、二五〇

二三〇

毛織品(百萬公尺)

九一

二七〇

二九六

鞋(百萬雙)

八二

二〇五

二五〇

工業

一〇一

今日的蘇聯

一〇二

玻璃(千噸)

三九六

一、〇三三

二六一

肉(千噸)

四三五

一、二五〇

二八七

脂油(千噸)

六五

一八〇

二七七

罐藏品(百萬罐)

七一六

二、四〇〇

三三五

增加數量，雖若是可觀，然以此供給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之消費，依其他進步國家之標準，尚嫌不敷。例如蘇維埃工業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五年，每人得毛織品一·五公尺，鞋一·二雙。而輕工業是否能生產如許數量，尚待證明。例如一九三二年後，鞋之生產，逐漸減少；是年成鞋八千二百萬雙，在一九三三年，減為七千六百七十萬雙，在一九三四年，又減為六千七百五十萬雙。

重工業之成功，機會較多。其主要理由，為資本支出之較大，而估計之限度較低；觀於一九三四年之生產，可以徵信。

輕工業門類

一九三四
年預計數

一九三四
年生產數

百分比

與一九三三年
之生產百分比

煤(百萬噸)

一九三三
年預計數

一九三三
年生產數

百分比

與一九三三年
之生產百分比

天然油（百萬噸）	三〇·六	二五·〇	八三	一一四
銑鐵（百萬噸）	一〇·〇	一〇·四	一〇四	一四七
鋼（百萬噸）	九·八	九·六	九八	一四〇
電力（十億單位）	一九·〇	二〇·五	一〇八	一二九
機頭（即火車 龍頭）	一、二五三·〇	一、二二二·〇	九七	一三〇
鐵路連貨車	四二、〇〇〇·〇	二一、一三七·〇	五〇·五	一六三
曳引車	一一五、三〇〇·〇	九〇、七七六·〇	七九	一二四
汽車	七二、〇〇〇·〇	七二、四五八·〇	一〇一	一四六

數量減少

一九三四年，成績果佳，但蘇聯當局，亦知此種結果，不能繼續數年。一九三五年，若干門類之增加數額，由國家設計委會減低之，電力及煤，減為增加百分之二一，機車減為增加百分之二三，曳引車及汽車，減為增加百分之七。僅二門主要之重工業，其增加數量，較原定計劃為增高，油改為增加

百分之一九，鐵路運貨車，改爲增加百分之二七·八（15）

新舊生產中心（16）

一九三〇年後最初數年內，蘇聯確曾估計國力，蘇維埃地質學家，及鑛業專家，悉心測量，其事業之偉大，舉世古今，無與倫匹，彼謂富藏之多，莫可限量，蘇維埃工業，前途無窮；雖外人未窺全豹，謂蘇維埃官方樂觀主義，未盡事實，須予折扣，然蘇維埃天然富源，世無其匹，則不能有所疑慮。茲就前數年新工業區之實況，分門別類，論述如次，讀之當更覺有味焉。

油

一九三〇年後，蘇維埃油業，未見進步。每年產量，均在二千二百萬噸及二千五百萬噸之間，舊有油場，產油較多，新場產量，則在計劃中預計數量之下，此殆已成定勢。雖一九三四年，產量特多，然其原因，祇以巴庫（Baku）油場（17）是年產油二二、二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三三年，僅產一五、九〇〇、〇〇〇噸。至於新油場，一九三三年之產量，少於一九三〇年，蓋產油最多之葛羅寺內（Grozny）油場，在一九三三年，祇產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三〇年，則產七、五〇〇、〇〇〇噸。

噸，埃姆巴 (Emba)，烏拉爾 (Ural) 及薩卡林 (Sakhalin) 諸油場，祇產一九三三年總量之百分之二·四（六〇〇〇〇〇噸），而預計數為百分之七·五。上述諸油場，預計在一九三七年，能產該年總量之百分之二二（約六〇〇〇〇〇噸）。但準現況以觀，能否達此預計，尙成問題耳。

煤

煤業情形略異。俄國煤礦中最老之同礦 (Don Basin) (18) 在一九三四年，產煤六一〇〇〇〇〇噸，較一九三三年，多百分二〇·四。新礦產量尤多，庫士奈次克 (Kuznetsk) 「棕色煤」礦，是年產煤五五〇〇〇〇噸，下西伯利亞 (S. Siberia) 及遠東，產煤六五〇〇〇〇噸，約佔蘇俄總產量百分之三三，較一九三三年，多百分之二六·四。此數雖尙在預計數額之下，然已相去無幾矣。

「黑色金屬」

第一次五年計劃期內，爲欲開發銑鐵礦，建造若干新工作物，至一九三四年，乃見運用，最重要之礦，在烏拉爾，爲麥尼多哥 (Magnitogorsk) 礦，產鐵類一、一五〇〇〇〇噸。與蘇維埃當局所希

望者，不能比擬。舊礦尙能繼續供應蘇維埃之需要，而爲主要之來源也。

金

蘇維埃產金數量，頗稱進步。一九三四年前，此項工業之實施，從未公開報告。一九三四年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開會時，始由金業管理部長西利布洛夫斯基（M. Serbrovsky）報告大會，謂一九三二年後，產量增加百分之四二·四。一九三三年，產金總值，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羅布。一九三四年，產金總值，達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報告中，並稱東部西伯利亞，自一九三〇年以來，發見貯金甚富。關於金礦，蘇維埃政府，允許且鼓勵私人投資，與政府同時經營，此值得注意者也。東部西伯利亞，人口稀少，居民相隔甚遠，若利用私人企業，振興僻壤，於國家殊爲有利，故當局不惜變通共產理論及共產實際，准許私營歟。（19）

白色金屬

因國內資源啓發，蘇聯乃減少白色金屬之進口，一九三四年首三季，鋅之進口祇有三、九〇〇噸，一九三三年同季，則進口四、六〇〇噸。（20）蘇維埃報，且謂一九三四年，蘇聯產鋁，已敷應用，無須

仰給於他國。鍊鋅新廠有二，與伏爾誇夫斯脫洛埃 (Volkhovstroy) 及特奈潑洛脫洛埃 (Dnieprostroy) 相接。(21)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九月，鉛之進口，爲一五〇〇噸，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九月，則進口一〇二〇〇噸。

除鎳尙不敷甚鉅外，其他白色金屬，幾均可以自給。一九三三年，蘇維埃鎳鑛 (烏發來 Dniepr Valley, 中烏拉爾 O. Ural) 祇產一〇〇〇噸，遠不及估計之數，且不敷甚鉅。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測得產鎳新區，惟尙未開發耳。(22)

商品之不景氣

左：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古別希夫 (V. V. Kuibyshev) 報告重工業與輕工業之比例如

工業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甲組 (一億羅布)	一一三·一	一二五·三	一三〇·五
乙組 (一億羅布)	一一〇·二	一一一·五	一二三·四

一九三四年增加數，甲組爲百分之二〇・六，乙組爲百分之八・八。觀此數目，則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四年共產黨之預計（大衆消費物品之生產，增加百分之三〇〇至三五〇）似僅用以安慰大衆，使勿因基本商品，多數缺乏，而遂失望耳。（23）

蘇維埃領袖，非不知此項事實，而以各種方法，使其敷衍過去。一九三五年元旦，眞理報中，記載輕工業產品缺乏，而鄭重聲明食物一類，情況勝於重工業，表示一九三四年，增加百分之二一至百分之二二。觀左列之表，卽感此種詞語，不可思議。（24）

食物

生產（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四年）

預計（一九三七年）

肉（千噸）

四三五

四三〇

一、二五〇

魚（千噸）

一、三〇〇

一、五二〇

一、八〇〇

動物脂油（千噸）

六五・一

八九・八

一八〇

罐藏物品（一億罐）

七一六

六〇二

二、四〇〇

糖（千噸）

八〇〇

一、四〇〇

二、五〇〇

上列數目，與真理報所載之增加數，相去甚遠，致生下列問題：即蘇維埃輕工業，能否在一九三七年，達到預計之數？縱能達到此數，一九三七年之糧食，是否足供國內之正常需要？

敷衍方法，殊不適當，蘇維埃報，每謂輕工業之管理及勞動，缺點特多，且謂亟需以行政行為，校正此種狀態。然此語實屬不解，依論理方法言，重工業與輕工業，所施人力，無不同之理由；乙組工業狀況之繼續惡劣，並無他故，其主要原因，（自一九二九年起，未嘗變更）在共產黨領袖，繼續偏重甲組，致損害其他事業。此項意見，可以一九三五年莫洛托夫（V. M. Molotov）提出於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之報告書證明之：莫洛托夫，一方面斥責輕工業之落後，及負責人員之辦理不善，一方面贊揚政府計劃，一九三五年，重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一九·三，食品增加百分之一四·八，輕工業增加百分之一一·七。莫洛托夫之言，竟激起政府人員之抗辯；古別希夫，警告大會曰，輕工業尚未得到其所應受之注意，並指出一九三四年之情形，劣於一九二九年，其錯誤則在黨之政策問題。

數量品質及價格之指數

以個人爲單位之生產品質、數量及耗廢之減少，(25)亦順普遍趨勢；在輕工業方面，鮮有進步。古別希夫報告曰：一九三四年，以個人爲單位之生產，在重工業方面，增加百分之十六，在輕工業方面，增加百分之九·五，「至於生產之成本，在重工業方面，減少百分之四·五——較預計數爲低——其他門類，則無此情形。」(26)

一九三五年之期望

一九三五年結果如何，目今尙難得一確報。賴佛許 (Lavish) 估計時，蘇維埃統計，尙未作成，否則卽不願發表確實結果。蘇維埃報所載者，係半官報告，且僅載是年第一季數類工業之生產；然觀此，亦可見其梗概：重工業較可樂觀，輕工業則殊失望。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真理報載有一文，據其估計，重工業成績頗佳，且有超過計劃中預計數之希望。然其所示數目，與官方之預計，尙不盡符；一九三五年第一季之產油量，少於一九三四年百分之十一，煤之產量，祇增加百分之十二，而預計此季之增加數，爲百分之十九·七。鋼鐵產量，尙稱優異，是季共產鋼二、七八九、〇〇〇噸，鐵二、八六〇、〇〇〇噸，若以之合預計數，則鋼合預計數百分

九五·三，鐵合預計數百分之九九·七。(27)

關於輕工業，毫無可靠之報告；但蘇維埃報，既仍加以劣評，可知反劣爲優，勢所不許。外國考察家，雖屢作報告，然恆蔽於成見，甚且僅憑偶然事實，以爲觀察根據，致矛盾出入，在在皆有，又何能採爲分析基礎。蘇維埃境內，既仍不許無特殊關係之外國人窺探實況，故欲洞悉真相，非就各期劇變情形，詳細研究，並將一切官方報告，比較審究，不能爲功。

工業附表

品名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預計)	(生產)	(生產)	(生產)	(預計)
甲組 (基本生產)					
一 燃料					
1 煤 (百萬噸)	八三·六	六四·三	七六·〇	九三·七	一一二·二
2 油 (百萬噸)	二五·六	二二·三	二二·四	二五·五	三〇·三
3 焦炭 (百萬噸)	九·四	八·四	一〇·二	一四·二	一六·七

工業

今日的蘇聯

4	泥炭(百萬噸)	一二·五	一三·三	一三·〇	一七·二	一九·五
二 礦業						
5	鐵礦苗(百萬噸)	一六·一	一二·一	一四·五	二一·七	二七·五
6	錳(百萬噸)	〇·玖	〇·叁	一·三	一·叁	二·四
7	石棉(百萬噸)	〇·二	〇·六	〇·七	〇·九	〇·二
三 冶金業						
8	銑鐵(百萬噸)	八·〇	六·二	七·一	一〇·四	一二·五
9	鋼(百萬噸)	八·八	五·九	六·八	九·六	一一·八
10	鑄鐵(百萬噸)	六·七	四·三	四·九	六·七	八·二
11	銅(千噸)	一五〇·〇	四六·六	四四·三	五三·〇	七一·〇
12	鋅(千噸)	三〇·〇	一四·八	一六·九	二六·三	……
13	鉛(千噸)	二六·九	一八·八	一三·七	二七·〇	……
14	鋁(千噸)	無	〇·九	一四·四	一四·四	……
15	鎳(千噸)	無	無	無	〇·六	……

16	機頭	一、一九一	九四二	一、〇〇六	一、四〇一	一、八七三
17	貨車	三、〇〇〇	三、一〇〇	二一、四〇〇	三、四〇〇	八五、〇〇〇
18	馬達(千匹馬力)	二七一・四	九五・一	八五・九	一二六・八	三五五・〇
19	汽鍋(千方公尺)	二八八・六	一四六・〇	一五四・〇	一四〇・〇	二〇六・〇
20	水臥輪(車)(千方公尺)	八七四・〇	二三九・〇	三二六・〇	三七五・〇	七二一・〇
21	曳引耕具(千)	一三八・〇	二三一・〇	五四・〇	七二・四	八五・〇
22	馬力耕具(千)	四三四・〇	四七・七	……	……	……
23	曳引種子器(千)	一〇八・〇	二〇・九	……	……	……
24	馬力種子器(千)	九三・七	一九・八	……	……	……
25	兩用器(千)	五・〇	一〇・〇	八・六	八・三	二〇・〇
26	曳引車(千)	五六・〇	五〇・六	七三・二	九三・五	九七・〇
27	汽車(千)	三三・九	二三・九	四九・七	七二・五	九二・〇
28	電力(十億單位) (每小時 千瓦特)	……	一三・四	一六・四	二〇・五	二四・九

四 電

29	交流電馬達(千瓦特)	一、七二〇・〇	一、六一六・〇	一、三八五・〇	一、二五六・〇	一、五五七・〇
30	直流電馬達(千瓦特)	二四六・〇	一四八・〇	三九五	五〇・八	八〇・〇
31	變壓機(千瓦特)	三、二〇〇・〇	三、四二六・〇	三、三〇〇・〇	二、八七四・〇	三、七〇〇・〇
32	發電機(千瓦特)	九九〇・〇	七〇七・〇	三八五・〇	三三七・〇	六一〇・〇
33	池(百萬)	六八・〇	四八・二	六九五	八四・二	一〇〇・〇
五 建築材料						
34	水泥(百萬噸)	三・五	三・五	二・六	三・七	四・四
35	磚(百萬)	四、八二四・〇	四、三六一・〇	三、五〇四・〇	四、五九三・〇	六、〇〇〇・〇
六 木材						
36	木材(百萬立方公尺)	一六〇・二	八九・八	九五・三	一〇六・四	一一四・〇
37	火木(百萬立方公尺)	八〇・〇	六五・三	七九・八	九〇・一	一〇二・八
38	板(百萬立方公尺)	三〇・五	二四・四	二二・七	二四・九	二七・三
39	鑲邊木(千立方公尺)	五四一・〇	四二三・〇	四一七・七	四九一・八	五〇三・一
七 紙						

40	紙 (千噸)	六〇五・五	四七一・〇	四九九・二	五五九・七	六二〇・〇
41	紙版 (千噸)	六六・二	……	四六・五	五二・三	五九・七
八 化學原料品 (甲組化學生產)						
42	硫酸 (純淨) (千噸)	七二八・五	四九五・〇	六二七・〇	七八二・〇	九六五・〇
43	苛性蘇打 (千噸)	一二五・〇	……	……	……	……
44	酸性蘇打 (千噸)	三五七・〇	……	三三〇・〇	四〇二・〇	四一六・〇
45	磷酸鹽 (千噸)	一一一・四	……	七〇八・〇	八九〇・〇	一一二〇〇・〇
46	硫酸鹽 (千噸)	一一二・〇	六一四・〇	六八九・〇	……	……
乙組 (大眾消費品)						
一 紡織						
47	綿織品 (百萬公尺)	二、八八五・〇	二、七一九・〇	二、七三七・〇	二、七一〇・〇	二、八〇〇・〇
48	毛織品 (百萬公尺)	一二五・〇	……	八七・〇	七三・〇	七三・〇
49	蔬織品 (百萬公尺)	一七五・〇	……	一三七・〇	一五五・〇	二三〇・〇
50	絲織品 (百萬公尺)	一五・〇	……	二六・〇	三一・〇	三五・〇

二 皮革

51	大皮(百萬)	一五·九	家庭工業幾已停止
52	小皮(百萬)	二八·〇	同上
53	足用(百萬雙)	八四·六	八二·〇	七七·四	六九·二	七七·〇	七七·〇

三 化學製造品(乙組化學生產)

54	套鞋(百萬雙)	...	六四·八	六二·二	六五·〇	七五·〇	七五·〇
55	火柴(百萬籃)	六·九	九·一	一〇·二	一〇·二
56	皂(百分之四十)(千噸)	...	三五七·〇	二六二·三	四三一·五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四 食品

57	糖(千噸)	九九五·〇	一、三五〇·〇	一、四五〇·〇	一、四五〇·〇
58	植物油(千噸)	二八一·〇	三五二·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59	脂肪酸(千噸)	五二·四	六八·九	八四·〇	八四·〇
60	罐藏品(百萬罐)	八〇〇·〇	八八六·五	一、〇八三·五	一、〇八三·五
61	香煙(十億)	七〇·〇	七〇·六	七五·〇	七五·〇

注意：

請將本表與蘇俄聯邦第三八六頁之表比較。須知一九三二年之生產，遠在預計一九三一年應生產數之下。（是年為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成績最優一年之次年。）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之不景氣，亦於上表臚列甚明，若干品物之生產，一九三五年之預計數，少於一九三一年。

(1) 蘇維埃統計中，燃料、礦業、冶金業（包括一切農業機械、汽車及械具）、電氣、建築材料、木材、紙業及化學用品等，為重工業，別名「甲組（基本生產）」紡織、皮革、肥皂等化粧品、製成之食品、日用器皿等，為輕工業，別名「乙組（大眾消費品）」

(2) 哥悉士達建設問題，“Problems of Reconstruction,” Gosizdat, Moscow, 1929, P. 22.

(3) 重工業委員會報告「一九三二年之計劃及其問題」沃近尼克茲(S. Ordjanikidze) 呈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 Moscow, Feb. 3, 1932.

(4) 蘇俄聯邦三五頁。

(5) 蘇俄聯邦七一頁至七二頁。

工業

今日的蘇聯

一一八

(6) 同上。

(7) 同上。

(8) 「委員會議主席莫洛托夫 (V. M. Molotov) 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共產黨中央管理委員會之報告」

—「真理報」—「新聞報」—Moscow Jan. 12, 1933

(9) 「一九三三年經濟計劃—第二次五年計劃第一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10) 「工業會刊」—重工業委員會公報—Moscow Jan. 6, 1935.

(11) 蘇俄聯邦, 第四表第三八六頁。

(12) 蘇俄聯邦三五—頁至三九八頁。

(13) 「第二次五年計劃問題」 Gosizdat Moscow, Feb. 6, 1934

(14) 同上。

(15) 見「運輸」章 (「蘇俄聯邦」及本書)。

(16) 蘇俄聯邦「天然富源」章。

(17) 蘇俄聯邦三五六頁三五七頁三六二頁三七二頁。

(18) 蘇俄聯邦。

- (19) 馬拉可夫(A. A. Malakhov)「蘇聯金業及產金新地」—Prague, October, 1934.
- (20) 伏士奈生斯基「一九三四年第三季蘇聯對外貿易」二四頁「對外貿易」—Moscow, Dec. 31, 1934.
- (21) 伏爾誇夫及特奈澆洛水電力站, 蘇俄聯邦八六頁。
- (22) 蘇俄聯邦二十六頁。
- (23) 蘇俄聯邦三九頁。
- (24) 「蘇聯食品工業」—Moscow, Feb. 14, 1935.
- (25) 蘇俄聯邦三八九頁三九〇頁。
- (26) 報告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一九三五年)又工業會刊(一九三五年元旦)「真理報」(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
- (27) 莫萱(J. Musher)「一九三五年第一季之重工業」—「真理報」——Moscow, April, 7, 1935.

貿易(1)

國內貿易

蘇維埃國內貿易之盛衰，公表於蘇維埃及外國刊物者，頗相一致。考其隆替之由，約有數端：自絕對之共產主義，變為和緩之新經濟政策，復自新經濟政策，返於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實行前後，可在市場暢銷之物，時感缺乏，共產黨對於國家貿易及私人貿易之理論，游移不定，購貨之人，分別階級，「團體市場」與「公開市場」互相競爭，重工業因政策關係，優於輕工業，凡此皆致貿易狀況，時盛時衰者也。

此種困難之由於共產黨蔑視態度，以貿易為一種職業者，其成分實不在少數，蓋共產黨之理論，謂個人為國家服務，國家亦應將人民所需一切物品，供給人民，此項供應工作，應由鉅大之國家委員會任之。然蘇維埃政府，未嘗依此理論力行，金錢繼續通行，國民遇有所需，須以金錢為媒介。乃

國家設店，使人民購物，取其利潤，此種事務，在多數共產黨人心目中，認為「投機事業」之類。故「貿易工作者」即被生產勞動所輕視。——即僱用於直接生產方面之人，其僱用於重工業方面者尤甚。

一九三四年，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開會，史丹林對此精神，在大會中痛加抨擊，謂為欲謀共產主義，底於成功，使蘇維埃貿易，列入五年計劃，作為一種重要事業，此種精神適足以妨礙政府之努力耳。彼謂人民未諳社會主義，成功與否，要視供應人民之能力如何為斷。共產黨人經營商業，是否優於資本國家之商人，須由共產黨人證明之。史丹林又重視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府創造蘇維埃貿易基礎之效果。一九三〇年，因私人營業崩潰，貿易情形，最為低落，蘇維埃聯邦境內，祇有一八四、六二二貿易單位，（所謂貿易單位，分為二種：一為零售店，一為貿易場。）（²）而在一九三三年，增至二七七、九七四單位。此外，各縣及縣與縣間之供應機關（批發與零售店），已達一、八七五所；原有之工人合作社，（³）改為「工人供應會」（⁴）分設一、六〇〇單位；零售麵包店，分佈於三三〇市鎮；全國之食堂，可供一九、八〇〇、〇〇〇人進餐；營業收入，在一九三〇年，為一八、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在一九三三年，增至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又官方報告所估計之貿易價額，在一九三四年，爲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在一九三五年，爲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

貿易雖漸進步，貿易場所及貨品之供應，尙遠在人民需要之下；蘇維埃報，未曾隱飾此點。而指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零售店及貿易市場，計有五五〇、〇〇〇所，幾一倍於一九三三年之總數。一九三六年，預計有三二三、〇〇〇所，然亦僅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之五分之三。⁽⁴⁾該報又並指明在前五年中，人口大增之市鎮內，其貿易場所，最爲缺少。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市鎮方面，共有貿易場所一二七、七五〇所，（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有三一九、一〇一所，）鄉村方面，共有一八五、二四〇所，（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有二四〇、五四六所，）故在市鎮方面，蘇維埃商業，時感困難。務農之人，固亦同樣需要商店，惟較爲簡單，不若市鎮之甚，卽此足以證明蘇維埃聯邦貿易組織之不適當耳。

私人營業，既被排除，（一九三〇年，減至十分之一，一九三四年，完全肅清。）一九三〇年第十六次共產大會，又決定削減合作社在蘇維埃市場之專權。是年，掌理生產諸委員會，受命自設貿易行號自設商店，而受供應委員會之監督。合作社須向各該委員會所設之行號購貨。供應委員會，分爲食品工業委員會及國內貿易委員會，合作社購貨時，須由該委員會等經手。工人合作社廢除後，合作社一業，更形不振，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合作社共設貿易場所一六三、二〇〇所，（約二分之一）；國內貿易委員會，設二六、八八九所，掌理生產諸委員會，設一八、四三三所，食品工業委員會以下之集體組合，設一一、七八五所，工人供應會，設三七、三九二所，其他國家機關，如出版協會，書業聯合會，文化聯合會等，設五五、二七一所。此種制度，多屬形式，且呆滯不靈，而政府機關相互間，往往自相傾軋，破壞其自己之目的。一九三四年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開會時，對此弊竇，俱有同感。

故自是年起，合作社業，又復化枯爲榮。蘇維埃觀察家孟台遜（A. Mendelson）投稿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之真理報曰：「合作社貿易收入之比例，於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中，增加百分之三，在七月一日，達總數之百分之四八·二。逐漸蠶食國家貿易矣。」此種情形之主要原因，實因

政府改抱退讓政策，政府方面，或且欲將國家機關所負之責任，加諸人民，故使代表人民之合作社，負供應責任。在一九三〇年，一切供應方法之弊病及供應物品之缺少，尙可諉責於合作社。一九三〇年以後，合作社無可活動，故雖遇飢饉，無責可諉。政府預爲之備，不亦智乎！

金錢指數

零售店及貿易場所，收入殊少。據一九三四年史丹林提出於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之報告，貿易數額，在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四年間，已增加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而此數年間蘇維埃之貨幣極端跌落，史丹林未曾道及一語。物價飛漲，政府遂不得不採用非常手段，使「團體市場」常有貨物供給。當時「團體市場」與「公開市場」售價相差一倍或二倍，有時竟差十倍，有羅布並有「工人糧食證」者，可較僅有羅布者，多購數次。(5) 於此數年間，並有「團體市場」（受國家管理監督之市場）增加費用，「公開市場」（又名商業經營處）增加收入之勢。委員莫洛托夫，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出報告書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曰：「公開市場」之收入，在一九三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在一九三二年，增加百分之一，在一九三三年，增加百分之一五，在一九

三四年，增加百分之二四，此數遠在實際數額之下，一九三二年，政府已認「團體市場」所能供給工人及「集體農場」農人之食糧，為數甚少，且不能超過百分之七五。此後情形，未嘗轉佳。

「公開市場」侵奪「團體市場」，「團體市場」逐漸抬高物價，政府實因迫於此種情形，故就大衆消費物品，放棄食糧定量制度，（一九三五年一月，放棄麪包定量制度，同年九月，放棄魚、肉、油、糖及山芋等定量制度。）由是食品售價，稍稍減低，然尚二十倍於戰前市價。一九三五年，預計收入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如換算金羅布後，似頗不足供給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之需要。

上年起，在此十八月內，蘇維埃幣制及購買力，已趨佳境，結果，市上食品，百分比增加，此頗足稱述者也。茲列表如左：

市上食品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五年（估計）
一九三四年（估計）	一九三四年（估計）
穀類（百萬噸）	二五·六
	二八·〇
	三一·〇
生產品百分比	二八·五
	三一·八
	三一·七

肉（千噸） 九六二・〇 一、〇八六・〇 一、二〇三・〇

生產品百分比 四三・五 六一・八 五七・四

牛奶產物（千噸） 五、三六〇・〇 六、〇九〇・〇 六、八五〇・〇

生產品百分比 二八・〇 三〇・五 三一・四

山芋（千噸） 九、三一三・〇 一〇、六七二・〇 一三、一一二・〇

生產品百分比 一八・九 一九・〇 一九・三

蔬菜（千噸） 五、一五〇・〇 六、〇三四・〇 八、〇四五・〇

生產品百分比 一九・五 二四・八 二五・〇

蛋（百萬） 六四九・〇 九二三・〇 一、九〇〇・〇

生產品百分比 一八・五 二二・〇 三三・〇

此種趨勢，可望繼續不已，然客觀的觀察家，猶莫不洞悉得以出售於人民之物品，為數不多。

集體農場貿易

「集體農場」農人，自一九三二年起，准許直接售貨於市鎮人民，此種蘇維埃零售貿易，另成一門，不包括於貿易組織之內。（但包括於零售貿易之數量及價金估計項下。）（6）蘇維埃統計，估計其在聯邦二十八市鎮內之買賣，在一九三四年，較一九三三年增加百分之七五。故「公開市場」市價，平均降低百分之二五。例如莫斯科裸麥麪包售價，降低百分之三七，小麥麪包售價，降低百分之二五。（7）若減價時市價之起點，不若是昂貴，則生活之資，自將因此減低，一九三三年中，「公開市場」出售麪包，曾有一時，漲至每十六公斤，售價一〇〇羅布。較戰前售價（以金羅布為單位）高出百倍。故減價百分之三七，尚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

綜上以觀，蘇聯對內貿易，有一顯著事實；即貿易組織，鮮有恢復舊觀之望，此可以蘇維埃當局所為之事實證明之。蓋對內貿易之組織，既不適當，貨物之供給，數量不足，品質不佳，大受當局者舞弊之影響，且共產黨人，向以經濟計劃自詡，乃於對內貿易，全無計劃，此誠大謬，共產政體垂十八年，而貿易制度，時時變更，迄今未能穩定，未能確保人民，以相當穩定價金，購買相當最低限度之主要貨品。

國外貿易

蘇聯對外貿易，仍由政府壟斷，而由國外貿易委員會（Vneshorg）管理。(8) 蘇聯疆土廣大，地位重要，而共產黨之經驗，無大成功。工業設備，生產原料，俱須仰給他國，故不得不採傾銷政策，廉價出售生產物品，以取外國信用款項，(註)轉購設備及原料。

一九三〇年後，經濟衰落，蘇維埃國外貿易，大受打擊。一九三二年，出口貨物，僅獲五六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羅布，進口貨物，共值六九八、七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總計一、二六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較一九三一年，減少三分之一以上。(9) 一九三五年，對外貿易總數，估計數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較一九三二年，減少二分之一以上，對外貿易，雖云緊縮，而進口貨物，在一九三一年，超過出口貨物二九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在一九三二年，超過一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至一九三三年，則出口貨物，超過進口貨物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超過一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可謂善矣。一九三五年，希望出超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10) 考其入超改為出超之原因，要有二端：一則消費物品之進口，再度減縮；一則工業設

備之用品，漸臻完備。(11) 嗣以國際情勢緊張，需要軍備，故一九三五年，出超數降低。

前數年中，蘇維埃對外貿易，以增加製造貨品之出口，爲其政策。蘇維埃統計，確以此天然油、煤及木材等項列入此類貨品，可異者，藝術珍品及寶石等，亦在出售之列；此類物品，縱許留存，仍與俄國向例，乖離甚遠，例如一九三四年起，蘇聯出口織機、旋盤、電器用品、耕具、自動車及汽車等是也。此類貨物，大多售與工業落後之蘇聯東鄰，但農業機械，則售與意大利、荷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及希臘諸國。銑鐵則售與匈牙利、芬蘭、日本、中國、保加利亞及阿根廷諸國，委員盧生郭爾士 (Rosenholz) 曰：蘇聯已開始對資本世界之工業生產，積極進攻。消費物品之出口，亦隨之減少。一九三一年消費物品，出口三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三年，祇出口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考其原因，則世界物價之低落及蘇聯國外信用款項之需要減少，當爲其原因之一。

蘇聯進口貨物，以製造品爲主，一九三三年，製造品進口，佔全數百分之六五·二，消費物品，祇佔百分之一四·八，(包括食品及棉織品)。(12)

蘇維埃貿易之外債

一九三一年，蘇維埃所欠外債，達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迨一九三四年，已減爲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¹³⁾委員莫洛托夫，曾向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提出報告書，謂外債已經減少，約減去百分之三二，且謂蘇聯之減少外債，與多數資本國家，方法不同，蘇聯並不支付「代用貨幣」，而以現金及外幣（穩固之外國貨幣）履行債務。⁽¹⁴⁾國外貿易所獲之贏餘，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亦充是用，現金、外幣及留存之寶石，約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亦充是用。蘇維埃與外國之信用款項，如存至今日，其利息將爲數可觀，蘇維埃以此方法，支付外債，其主要目的，即在減低利息。國外貿易委員會支付外債後，利息已不甚多。莫洛托夫委員曰，一九三四年，德國銀行，創議蘇聯政府得以信用借用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蘇維埃政府，以利息過高，達百分之六·五，竟拒絕之。⁽¹⁵⁾

蘇維埃政府，仍以國外貿易之壟斷，爲其政治武器，貿易國家，時時更換，或以鼓勵友誼，或以制裁敵對態度。其最顯著者，莫如蘇維埃政府，對於美國之貿易政策。美國尙未承認蘇聯以前，國外貿易委員會，願費大宗款項，向美國購買「設備用品」，而美國商店，亦要求購買更爲重要之蘇維埃

貨品，且其放賬方法須甚便利。嗣因未曾實現（同時，復以蘇聯不再需要美國之設備用品）蘇聯與美國之貿易，大為減少，而傾向英國、法國及捷克矣。

附表

蘇聯與美國之貿易

美國出口（即蘇聯進口）

美國進口

一九三一年	一〇三、七一七、〇〇〇元	一三、一〇六、〇〇〇元
一九三二年	一二、六四一、〇〇〇元	九、七三六、〇〇〇元
一九三三年	八、九九七、〇〇〇元	二、一一四、〇〇〇元
一九三四年	一四、七九七、〇〇〇元 ⁽¹⁶⁾	一二、四三八、〇〇〇元 ⁽¹⁶⁾
一九三五年	四、五三五、〇〇〇元（第一季）	三、〇二九、〇〇〇元（第一季）

（美國商部，一九三三年國外貿易及航業，一九三五年紐約阿姆他（Amthor）貿易公司刊行之蘇聯經濟評論蘇聯商會一九三五年第四期。）

蘇聯與英國之貿易

英國出口（即蘇聯進口）

英國進口

一九三一年	九、二〇三、二一四鎊	三二、二八五、五六三鎊
一九三二年	一〇、六二〇、二八七鎊	一九、六四五、一三〇鎊
一九三三年	四、二九八、七七〇鎊	一七、四九一、〇九九鎊
一九三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¹⁶⁾	一六、〇二一、〇〇〇鎊 ⁽¹⁶⁾
一九三五年	七、〇二八、〇〇〇鎊 ⁽¹⁷⁾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¹⁷⁾

（英國與外國及其子國間貿易年表，倫敦，一九三三年卷一第一三八頁。英蘇商會主席及蘇維埃駐英貿易辦事處主席關於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五年首八月之報告書。倫敦，一九三五年。）

（1）蘇俄聯邦五四一頁至五七一頁。

（2）蘇維埃所謂店與貿易場之區別，以大小為主。但貿易場所售貨物，往往限於一種：如糧食、棉織品等。

(3) 蘇俄聯邦七一頁。

(4) 「蘇俄聯邦數字考」一六八頁—Moscow, 1934.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貿易場所共有五五〇〇〇〇所，其中屬於私營者，有四二四、八八七所。

(5) 蘇俄聯邦五四九頁至五五〇頁及七一一頁。

(6) 蘇俄聯邦五五〇頁。

(7)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新聞報及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孟台遜 (A. Mandelsson) 於真理報中之著述。

(8) 蘇俄聯邦，五五三頁至五五四頁。

(註) 譯者按所謂外國信用款項，係指外國欠蘇維埃聯邦之款項而言，以下準此。

(9) 蘇俄聯邦，五五三頁。各種數目，俱以金羅布計算。

(10) 真理報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11) 盧生霍爾士 (A. Rosenholz)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莫斯科向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提出之國外貿易委

員會報告書。

(12) 「蘇俄聯邦數字考」一八五頁——莫斯科一九三四年。

(13)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真理報。

今日的蘇聯

(14)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新聞報。

(15) 莫洛托夫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真理報。

(16) 預選。

(17) 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八月之預估。

農 業

設法興盛

一九三三年二月，莫斯科舉行「第一次集體農場耕作工人聯邦全體大會」，史丹林向大會宣告曰：「一切集體農場，(1) 欲其黨化，使一切集體農場工人，盡皆興旺，(2)」前二年內，蘇維埃對於集體農場之政策，即以此語為方針。此語前段，行之已久，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以前，一切集體農場，即已全歸共產黨管理，而為「波爾希維克」組織。此語後段，實係斷然之革新，蓋共產黨之理論，本自認輕視「小資產理想」之興盛者也。今因集體農場工人問題，「隆盛」一語，竟成鯨波。

革新之後，共產黨人之地位，發生裂痕，極端左派之攻擊，(脫落次基主義) 又復活動。一九三四年，誤會達於極點，十二月一日，史丹林最信任之駐列寧格勒副官吉洛夫 (Kirov) 被刺，官版蘇維埃報，對此暗殺，以「反革命及「白俄侍衛」為標題，實則毫不相干，暗殺之人，係真正共產黨人，其

他參與謀議者，亦俱係真正共產黨人，故審問時，全體被告，俱稱彼為真正共產主義，驅逐異端，結果，與謀者百餘人，被處死刑，數百人入獄充軍，黨內著名份子，如凱門乃夫（Kandenev）星諾維夫（Zinoviev）等，亦受此刑。（入獄充軍）

「興盛理想」實現，農業社會化理想停止，當時農人，瀕於餓斃，農民大眾，起而爭執，政府有鑒於此，乃以「興盛理想」克服社會化理想。集體農場方面之狀況，可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莫洛托夫向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報告之視察經過證明之。莫洛托夫於一九三四年，視察八三、〇〇〇集體農場，（總數為二二〇、〇〇〇有餘農場）據其所述，一九三〇年中，農民每人分得之穀類（主要食物）為〇·一一噸（³）約合二四〇磅。由此以觀集體農場農家，焉有餘力，購買其他生活要品，（布及其他食品等）或飼養家禽牛羊之類，以裕生計？所獲薄收與夫宅基田塍所產，祇足充飢。（⁴）政府深恐集體農場制度，完全崩潰，遂不得不設施和緩方法。（⁵）是以史丹林對於集體農場，決定變更政策。共產黨人招致之大患，卒以十餘小時之會議，設法避免之。

一九三四年，一方面因一九三三年收穫甚豐，一方面因政策更為進步（貢獻於國家者較為

減少) 集體農場農人，乃獲每人〇·二二噸之收入——約四八〇磅。然依資本國家之標準，此數尙嫌菲薄；農民生計，實止於此，再求進步，希望甚微。

上述數額，如以現金計算，更覺可歎，集體農場工人所獲工資，在一九三四年，每人工作一日，祇獲〇·三〇金羅布。(6) 較戰前勞工所獲，少收多多，較一九三〇年內之平均收入，亦且短少。(7) 於此情狀之下，雖望於一九三五年內，再作進一步改革，亦無由遽言「興盛」——穀類之收穫，望其達於一〇〇〇〇〇噸，較一九三四年之估計數，多出十分之一。

農業收入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農業計劃，結果何如？試觀下表。(墾植面積) (8)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播種面積總數(百萬公畝)	一三四·四	一二九·七	一三〇·二
種穀類(百萬公畝)	九九·七	一〇一·五	一〇三·五
種非穀類農產(百萬公畝)	一四·九	一二·〇	一〇·七

種蔬菜（百萬公畝）

九·二

八·六

八·七

種畜糧（百萬公畝）

一〇·六

七·三

七·一

右表表示政府犧牲他種農產，以增加穀類種植。然一九三三年，穀類種植，較預定數（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命令）少一、五〇〇、〇〇〇公畝。其他農產品，情形亦同，播種畝數，少於減低後之預計數。畜糧種植，情形尤顯，一九三一年，共植六、一五〇、〇〇〇公畝，至一九三三年，祇有四、七三七、〇〇〇公畝，至一九三四年，則減為四、五四五、〇〇〇公畝。(9)

穀類收穫，在一九三二年，為六九、〇〇〇、〇〇〇噸（每公畝產〇·七噸），在一九三三年，為八九、六〇〇、〇〇〇噸（每公畝產〇·八八噸）。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月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開會時，古別希夫提出報告書，估計一九三四年之收穫，約九〇、四〇〇、〇〇〇噸。彼之報告，不能認為正確，即蘇維埃報，亦加以辯難。蓋一九三四年，收穫甚歉：烏克蘭(Ukraine)，北高加索(Northern Caucasus)及伏爾加(Volga)諸地，受旱災甚重。是年收穫，何能勝於一九三三年之豐收？

有些蘇維埃關係人，解釋此項現象之原因，歸功於徵收穀類之機關之效率加增，故可較平常

多收穀類三、五〇〇、〇〇〇噸，⁽¹⁰⁾甚或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莫洛托夫）。此種解釋，莫能置信，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記明「農業狀況不滿意」一語於記錄，委員約可夫來夫，因而撤職，改任邱諾夫（M. A. Chernov）為委員，乃重整旗鼓，以求農業興盛。⁽¹¹⁾

國家徵收穀類

蘇維埃政府，能不顧一切，在一九三四年，徵收穀類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前任委員約可夫來夫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莫斯科向第二次集體農場耕作工人大會提出之報告書）。約可夫來夫，承認是年徵收，用「高度壓力」故其徵收工作，能較一九三三年之記錄，早一月有半竣事，能較一九二三年之記錄，早三月竣事。⁽¹²⁾所徵總數之中，出於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者，居百分之九二，一，出於「自由農夫」者，居百分之七·九。在一九三三年，則為百分之八九比百分之一。除徵收外，尚有所謂「自由購買」，「自由購買」之給價，較「強迫交付」之給價略高，所以收買農民之餘穀，以補充國倉者也。所給之價，並非現款，為「農夫缺少之製造品」⁽¹³⁾。政府此種行為，一方面似為買方之壟斷者，他方面似又為賣方之壟斷者，買進之穀價及賣出之物價，均由政府指定，若此

而謂「自由購買」豈不可笑。

食品徵集會主席克來奈 (Kleiner) 嘗謂「強迫交付」及「自由購買」兩種徵穀，效果「超過希望」，是故政府方面，能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廢止麵包「定量制度」，另創國家管理麵包，分派於人民之新法。(14) 然此種新政策，未嘗裨益於人民。市鎮人民，欲購食品，農民欲購製造品者，均各所費較多。

牲畜家禽

下表例示牲畜家禽之飼養狀況。(15)

	(以百萬為單位)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馬	三四·〇	一九·六	一六·六	一五·六
牛	六八·一	四〇·七	三八·六	四二·四
羊	一四七·二	五二·一	五〇·六	五一·九
豬(16)	二〇·九	一一·六	一二·二	一七·四

駱駝(16) (一九二七年) 一·八 ? ? 〇·三四 ? ?

家禽(一九二八年) 二一四 ? ? 一一〇〇〇 ? ?

此種情景，殊屬可惜，考其原因，厥惟「整個由國家直接管理一事」(17) 前任委員約可夫來夫，於其提出於第二次集體耕作工人大會(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莫斯科舉行)之報告書中，描摹牲畜毀滅之情形，曰：「農民於加入集體農場之夜，宰其牲畜食之而慟。」此係蘇維埃官方所言，無庸贅詞註釋。

無怪蘇維埃政府及共產黨，於一九三三年，對此情況，大為恐懼，而以各種方法，力謀補救。其結果則於一九三四年，牛羊及豬，視一九三三年為多。馬之飼養，情況最惡。一九三七年以前，難期官方能改進馬之狀況。蓋蘇維埃政府，就牲畜之飼養，以馬為最社會化。一九三二年，農夫喪失馬之所有權，事實上與一九一七年之喪失土地所有權相同。人苟以為農業工作，猶多賴於馬，少賴於機械者，請觀表中之數目。

對於其他牲畜，國家之直接管理，較馬為寬。據委員邱諾夫之報告，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未

歸國家管理之牛，居百分之六二·四，羊居百分之五四，豬居百分之四五·六。可知蘇聯畜類欲求增加，最好歸私人飼養管有。政府迫於事實，遂向第二次集體農場耕作工人大會（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提出計劃書，允許每一「集體農場農家」私有「一牛三犢，二頭懷孕母豬，羊至多十五頭，家禽家兔及蜜蜂，不加限制。」在指定飼養牛羊之區，私有畜數，尚可增加。

但第二次集體農場耕作工人大會，對此計劃，頗示反對，政府因而失望。其最大原因，始以大會人員，多數極端左傾。政府召集之人，祇有一輩集體農場領袖，彼等酷嗜舊時之「整個由國家直接管理」政策，反對對於私人，賦予權利，以為集體農場農人，如獲權利，勢將自成一派，不復屈服「分部政治」。彼等既有反對，政府原定計劃，自不得不稍變更，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大會通過之規則，經經濟會議及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核准，依其內容，私有畜類，大為減少。然而此種私有制度，尙屬妄想。集體農場農家准許私有之地，復以大會受左傾勢力影響，由大會核減至一·五公畝，甚有減為一公畝者（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平均每家准許私有二畝）。察其用意，在使欲獲新權利之集體農場農民，祇能依賴「工作日所得工資」飼養其多養之牲畜。若其工資數額，與一九三四年

同，（甚低）則又誰願多養牲畜，故雖給予權利，實際上無大進步也。

蘇維埃政府，苟不再作其他妥善計劃，增養家畜，第二次五年計劃，將鮮有成功之望，此人所共知者也。預計一九三七年，將有

馬（百萬） 二一・八

牛（百萬） 六五・五

羊（百萬） 九六・〇

豬（百萬） 四三・四

除豬而外，餘皆少於一九二九年之數目。總之，人口日增，人民對之惟有根觸。

集體農場

一九三四年內，計有二四〇、〇〇〇集體農場。每一集體農場，平均可得六九農家。集體農場，俱用曳引機等，故設機站三、〇〇〇所，主管耕種等事（18）機站方面，共有曳引機一二二、三〇〇具，總計一、七八二、〇〇〇正馬力。除上述集體農場外，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另有「集體生產農場」，其中

六七、九八二處，有牛六、五三四、〇〇〇頭；四二、六九七處，有豬二、九九六、〇〇〇頭；二一、九八七處，有羊九、一八四、〇〇〇頭；四、七二六處，有馬二七六、五〇〇頭。一九三四年初，農民七七、〇〇〇、〇〇〇人（百分之六七），集中於各處集體農場，耕種私有田畝者，僅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人（百分之三三）。此二種農民之比例數，在一九三五年，約佔百分之八〇對百分之二〇；蓋在一九三四年，復「引誘」農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加入集體農場也。（19）

共產黨人，猶未愜意。古別希夫，在第三次莫斯科縣蘇維埃大會中，申述剷除私有農田之意志。依其估計，尚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農家，仍舊從事「於微小之私田，作無意味及落伍之工作。」此種意志，尚可徵諸事實，即依集體農場新規則，私有田畝之農人，加入集體農場時，可享分期給付之特權。每一農夫，依舊法加入集體農場時，須納馬一頭，及全部種子，否則繳納相當價金。而依新法，得分六年繳納。

剷除私有農田制度之原因，不能純以「兼愛主義之動機」解釋。集體農場農夫之狀況，離「興盛」或快樂之境尚遠；而私有農田之農人，雖未云安逸，猶足以自給，至少較為自由，且又保持私有

土地及牲畜之「空權。」在茲凡百革新，「強迫社會化」之際，顯然不能容許「小資產份子」之存在。被驅遣至集體農場之農夫，尙望改變政策，將被國家直接管理之物，仍復返還；不受分部政治之管束，自由買賣，並獲生產品自由處分之權。故在社會化國家，私有田畝之農人，實爲擾亂份子，必須剷除。

國營農場(20)

最近數年，蘇維埃政府，頗致力於開闢國營農場 (Govkhoz)。一九三〇年後，國營農場田畝，逐漸增加，至一九三四年，計有耕作田地及牧場一四、一〇七、〇〇〇公畝，較一九三〇年，多至四倍。(一九三〇年，有三、五〇〇、〇〇〇公畝。) 爲開墾國營農場計，特備鉅款，以供購置設備用品及建築之用，單就一九三二年而言，用款達一、八四七、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有曳引機八一、八〇〇具，約一、三二〇、〇〇〇正馬力。

關於國營農場之結果，官方所言，頗不完全，一九三〇年以來，蘇維埃穀類，出口減少，一九三〇年，約出口五、五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三年，跌至一、五〇〇、〇〇〇噸，至一九三四年，祇出口八八〇、

〇〇〇噸。出口之減少，固與世界市況有關，然而蘇聯穀類之奇缺，亦從可知矣。（戰前俄國穀類出口，平均每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觀於「畜植國營農場」委員提出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月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之報告書，可知國營農場，結果仍屬不佳。報告書中，鄭重申明國營農場之畜牧，損失頗大；即在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奶場」及「肉場」約有牛類四〇〇〇、〇〇〇頭。（取自農民，）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祇有一、八〇〇、〇〇〇頭。一九三一年，有羊四、三〇三、〇〇〇頭，而在一九三五年初，祇有三、八三〇、〇〇〇頭。一九三一年三月，第六次聯邦全體大會中，預定國營農場，有牛類七〇〇〇、〇〇〇頭，羊一九〇〇〇、〇〇〇頭，以與前述實數比較，不可以道里計矣。故觀於此項報告，祇可謂國營農場，為蘇維埃農業之最大弱點。

（1）大多數蘇聯農民，工作於集體農場——見蘇俄聯邦，四二三頁。

（2）大會速記報告二八九頁至二九二頁。

（3）一噸為二、二〇四·六磅。（公噸）

(4) 蘇俄聯邦，四一九頁至四三〇頁。

(5) 開列寧 (Kalinin) 提出於第三次莫斯科縣蘇維埃大會之報告書——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

(6) 蘇俄聯邦四二五頁。

(7) 農業委員約可夫來夫 (J. A. Yakovlev) 提出於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之報告——莫斯科。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

(8) 「農業」梅西亞作夫 (P. Mestatzov) 「計劃」第二期——一九三四年，莫斯科。

(9) 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之速記報告——莫斯科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月。

(10) 巴利索夫 (B. Borisov) 文見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真理報。

(11) 據最近消息，蘇維埃統計，已改換此數。官方估計，一九三四年，約收八九、六〇〇、〇〇〇噸。此數並未完全推翻蘇維埃報告中之官方樂觀主義，紐約時報所刊 Harold Denny 之著述中，略謂外國觀察家，以爲此係估計數，不能視爲收穫確數。並謂數縣農夫，爲國家徵穀，致一九三四年所留穀種，不敢播種，乃向國家購買，每公斤一羅布，而國家給彼之價金，僅〇・〇八羅布。

(12) 一九三四年莫斯科「計劃農業」第二期克來奈 (J. Kleiner) 所著「徵穀」一九三四年莫斯科「計劃」第十二期斯屈洛巴去 (A. Strobach) 所著「徵穀計數」

(13) 見註(15)

(14) 見「貿易」章。

(15) 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三年之數目，錄自史丹林一九三四年一月提出於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之報告書。一九三四年之數目，錄自莫斯科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報所刊官方觀測。一九二九年之數目，錄之以供比較。

(16) 一九三四年「社會黨人之農業改造」第七期——莫斯科。

(17) 蘇俄聯邦四一九頁至四二五頁。

(18) 蘇俄聯邦四二七頁。

(19) 莫洛托夫提出於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之報告。(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在莫斯科舉行。

(20) 蘇俄聯邦四三〇頁至四三二頁。

運輸(1)

鐵路過勞

運輸一門，爲蘇維埃經濟事業中最弱一節，世人共知之矣。鐵路運輸，情況尤惡；若輩毫無先見之明，以致鐵路運輸，視工業大爲落後，波爾希維克新關之區，尤爲落後。一九三三年，景況可慘；此後亦無若何進步，鐵路負荷奇重，非其力所能任，故蘇維埃報告書曰：「我國鐵路工作，常在水深火熱之中。」

茲再舉例明之。帝國政府，冀在一九一八年，築路至一〇〇、〇〇〇公里，而十年後之蘇聯，祇有七六、九〇〇公里。第一次五年計劃，擬在一九三三年，有鐵路九四、〇〇〇公里，而依是年官方觀測，祇有八二、六〇〇公里。(2) 在生產數量激增時期，鐵路僅增加百分之一，結果鐵路載重，祇得免強增加，超過能力所及，較諸德法兩國鐵路載重常規，多出四倍以上。一九三二年，鐵路載重，計每公

里一六九·三億噸，而德法兩國鐵路里數，均與蘇聯無甚出入，鐵路載重，祇及三五·三億噸及四·四億噸。可見蘇維埃鐵路之人力及物質，俱感壓力過度。

政府竭力收取鐵路孳息，而未同時投足資本，以謀發展（畸形狀態之主要原因，殆在此耳。）因此預定計劃不能實現（所獲運費，在預定數額之百分之七五以下；）甚且逐漸退步。一九三三年，鐵路之平均效能，不如一九三二年；每日貨車裝載，自五一·四一五，降至五一·二二四，每日貨車里程，自一六四·六公里降至一六三·〇公里，每一車軸載重，自五·三〇噸降至五·二五噸，每車平均載重，自九六六噸降至九六〇噸，每小時速度，自一四·三降至一三·八。同時車輛來復，自九·四日增至九·六日。此種事實，尙無重大關係，惟其發生時期，適當生產加速政府預計鐵路運輸屆時必有相當進步之際，斯爲難耳。（3）

蘇維埃當局，對此情況，應負最後責任。一九三〇年以還，鐵路投資，適與其他經濟事業背馳。例如一九三一年，鐵路投資，爲二、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三年，降爲二、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羅布購買力，同時減低。）（4）

政府鑒於一九三三年之狀態，知不得不改變政策，一九三四年撥歸鐵路之用者，計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五年計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結果，一九三四年，情況轉佳，貨物運輸，達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噸（及預計數三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噸之百分之八九·八）每日裝載數量，增至五六、二〇〇車，貨車每節里程，增至每日一六九·五公里，平均速度，達每小時一四·二公里，貨車重量，達九九二噸；車輛來復，減為八·八日。其他諸點，仍未見佳；運貨每公里二〇·二·二億噸，不堪使用之車，自百分之五·一（一九三三年）增至百分之五·四，空車自百分之二·六·九增至百分之二·九。

前任委員古別希夫，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提出報告書於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敘述蘇維埃鐵路狀況，曰：「我國鐵路運貨，預計上年前年，可增百分之三一·三，而實際祇增百分之二一·九。一九三四年，機車及車輛之修理，亦少於預計。敷設新軌枕木等情，亦復如是。路基敷設砂礫計劃，僅止實行百分之六〇，其他建造計劃，僅止實行百分之七五。工程不善，須敷設雙軌者，亦復不少。新建造物，僅止成就預定計劃之百分之八二，且重要路基，多數構造不佳，政府不得不繼續延展，最重要

路線之建築，即莫同路（Moscow-Don Basin）。

一九三四年內，出軌及車輛損壞之事，有增無減。肇禍次數，殊堪驚人，重大失事達六二、〇〇〇次，機頭車輛，因而損壞或永不堪用者，爲數甚多，計機頭七、〇〇〇架，車輛六五、〇〇〇節。（5）是年供給鐵路使用之機頭車輛，祇二七、〇〇〇節，誠難彌補「不自然之損失。」（不自然之損失，係用古別希夫語）。

一九三五年新鐵路制度

一九三五年首數月，未見有何進步。鐵路狀況，仍與一九三四年相仿，失事之多，亦復如是（一月內之失事次數，爲七、〇〇〇，二月內之失事次數，爲五、〇〇〇）結果運輸委員安堀利夫（An-dreev）去職，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卡釭拿維去（L. M. Kaganovitch）繼任，提倡「鐵路軍事化制度。」三月十九日，頒發命令，謂「機頭車輛之毀損，祇得比附軍人敗北之例，」使各路局長，負責月月減少事故。四月間頒行新政策，客車數目劇減，（一九三四年，載客九四二、〇〇〇、〇〇〇人；現擬減去百分之二五至百分之三〇，人民將大感不便。）依卡釭拿維去一九三五年七月提

出於鐵路工人大會之報告書，確有若干進步：七月間每日載貨，達七九、九六二車，車輛來復，減至六
· 八一日。

卡缸拿維去，又指定三隊，(6) 管理機頭，以確保「每一機頭，行駛二十四小時」，以劃定「定備機頭」(7) 出發之隊，須各就工作效能及途次平順，負其責任；且就鐵路管理，制定特別軍法，設特別初級法院，審理「怠工、刑事過失、及反革命案件」，在某種案件中，鐵路人員，犯此罪者，被處死刑。蘇聯最高法院，特設專庭，審理違犯蘇維埃運輸法規案件。(見本書第一章)

新建設鐵路負荷過重，係以投資不適當，(對於建築新路，尤不注意) 為其主要原因，前已述及之矣。迄至作此文時，尙未聞有適當計劃，使鐵路效能增進，以符其在經濟事業中佔重要地位之本旨。且建築新路計劃，亦未依照原定計劃實施。一九二八年，蘇維埃鐵路里程，為七六、九〇〇公里，一九三三年，為八二、六〇〇公里。預定一九三三年底可完成一七、〇〇〇公里，而實際之敷設，祇五七〇〇公里。(8) 一九三四年內，祇建新路六〇〇公里，預計一九三五年內，亦建新路六〇〇公里。(9) 換言之，第一次五年計劃中之鐵路建築部分，將於八年內完成！第一次五年計劃預定之鐵路，

(10) 尙未動工者如次：哥爾基舍馬當幹綫（Gorky-Shemordan 直接自莫斯科與西伯利亞各綫連接）及奧阿支綫（Orsk-Aktubinsk）薩米支綫（Saratov-Mihlorovo）亞坎支綫（Armiansk-Kherson）察甲支綫（Chardzhui-Khiva）一九三五年之主要建設，在繼續革命前已經動工之路綫，其名如次：烏伊支綫（Uralsk-Iletsk）屬米支綫（Zolotonosha-Mironovka）葛巴支綫（Grishino-Pavlograd）此外尙有一九一四年動工之短綫。（自同河流域向西，與幹綫連接。）伏爾加河上之橋，在革命前已經動工者，（Nizhni-Novgorod 即今 Gorky 及 Saratov）均望在一九三五年內完成。莫同路在一九三二年動工，非至一九三六年，不能竣事。一九三五年內動工者，祇有三綫：即卡牌綫（Karaganda-Balkhash 長四九三公里）羅立綫（Rubzovka-Ridder 長一一四〇公里）及拜阿綫（Baikal-Amur 長一七八公里）卡牌綫及羅立綫，均於一九三一年計劃定當，均在卡桑斯坦（Kazakstan）。凡此諸綫，在一九三五年內，祇預備築成六〇〇公里。但拜阿綫已因戰略關係，築至「預計長度」以外。

現有鐵路之複軌

鐵路之雙軌及「三軌」進步尙速。戰前俄國鐵路，敷設雙軌者，居百分之二六，⁽¹¹⁾但因邊境分離，內戰時又有所破壞，致喪失甚多。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蘇聯鐵路敷設雙軌者，居百分之二五（一一、〇〇〇公里）。一九三五年，擬就現有鐵路，敷設雙軌三軌七、〇〇〇公里，其中包括吉卡線（Chita-Khabarovsk）雙軌一、八八三公里。一九三五年底，蘇維埃路軌總長，（包括岔道）預想可至一四三、八〇〇公里，增至一五〇、八〇〇公里。

電軌

電軌進步甚緩。第一次五年計劃，預定一九三三年，有電軌三、五九〇公里，而是年實際祇得電軌三五〇公里。一九三四年，祇增二九公里。預定一九三五年內，增至一、〇八三公里，是則電軌里程，尙在一九三三年預定數百分之六〇以下。（即未成就者，居百分之六〇以上。）一九三五年內最有趣味之計劃，係將甘茂支線（Kandalaksha-Murmansk）化爲電軌，（計長二九九公里，）由吉平山（Khibin）磷礦區，接至幹線，以通列寧格勒。⁽¹²⁾其他關於一九三五年之電軌計劃，僅係繼續一九三二年所預定之應在一九三三年完成之工作。⁽¹³⁾

機頭車輛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機頭及車輛，實際無所增減，機頭數恆在一七、五〇〇至一八、五〇〇之間，車輛數恆在五〇〇、〇〇〇至六〇〇、〇〇〇之間⁽¹⁴⁾。工業出品，不能超過破壞及毀損之總損失，較諸戰前平均出數，（每年出機頭一、五〇〇，車輛四五、〇〇〇）反為落後。一九三二年，機頭祇出九四二架，一九三三年，出一、〇〇六架，一九三四年，出一、四〇一架。供給鐵路使用之車輛，在一九三二年，有二三、一〇〇節，一九三三年，有二一、四〇〇節，一九三四年，有三二、四〇〇節。依照預算，一九三五年，出機頭一、七二三架，車輛八五、〇〇〇節，但截至現在為止，尚無確數，足以表示此項計劃之成績。一九三二年所已計劃之裝置自動聯結機及空氣制動機⁽¹⁵⁾，僅實現一小部分：一九三五年，車輛裝有自動聯結機者，僅二九、五〇〇節，裝有空氣制動機者，僅三分之一。自動信號及自動扳機，進步甚少，（一九三四年，及總數百分之三·一）。

貨運

一九三〇年以來，鐵路運輸之貨物，種類大異。從前以食品及木材為大宗；今則技術用品居多。

一九三四年，最多者爲煤，達八二、二〇〇、〇〇〇噸，其次爲建築木材，達三二、二〇〇、〇〇〇噸，第三爲穀類僅二六、一〇〇、〇〇〇噸，又次爲建築材料，約二〇、三〇〇、〇〇〇噸，再次爲油，計二〇、二〇〇、〇〇〇噸，黑色金屬，計一四、三〇〇、〇〇〇噸……。

內河運輸

近年蘇聯水道運輸，仍不如戰前遠甚。(16) 一九一三年，由內河運輸者，計穀類，一〇、九〇〇、〇〇噸，油一〇、八〇〇、〇〇〇噸；而一九三四年，祇有三、三〇〇、〇〇〇噸穀類，六、六〇〇、〇〇〇噸油。一九一三年內河運貨總數，達九八、三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三年，祇有四四、七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四年，增至五〇、六〇〇、〇〇〇噸。依照計劃，一九三五年內，應共運輸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噸。當局雖尙努力增加內河船艦，而內河運輸，結果仍未見佳。機船在一九三〇年，有四二九、五〇〇匹馬力，一九三四年，增至五七三、六〇〇匹馬力。機船以外之船舶，運貨能力亦增強，自四、三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五、七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一三年，後者運貨一三、四〇〇、〇〇〇噸。)前任委員古別希夫，謂內河運輸成績之惡劣，由於管理不善，裝卸遲緩，港埠便利之缺乏。(17)

近年內河運輸，已依預定計劃改善，其要點有二：設法免除尼柏河之急流，及開鑿波爾的海與白海間之運河（四千噸重之船，得以通行），此種工程，價值非細。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中央政治處，強徵「階級仇敵」之工人鑿此運河，喪生於此艱鉅工程者，不知凡幾千人，彼之工作，無異自建萬古不滅之紀念碑耳。重要工作，係在開鑿莫伏運河（Moscow-Volga Canal），改進馬陵斯基運河（Marinsky）及開鑿北高加索之孟尼去運河（Manych Canal）伏同運河（Volga-Don Canal），在一九二八年，即經預定計劃，而迄今猶未進行，仍不外紙上空談而已。

海上運輸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海上運輸，恆保常態，每年運貨，約計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四年，進步甚速，蘇維埃船艦，運貨達二、一四〇、〇〇〇噸。是年商船運貨噸數，總計一、〇二二、〇〇〇噸。然猶遠在預定計劃之下，依預定計劃，一九三一年，海運增加百分之六五，而實際祇增百分之四四。一九三五年，預計增加海運至二、六八〇、〇〇〇噸，故蘇維埃政府，非特自己趕造，並向外國購買海船隻五十艘（一二二、〇〇〇噸。）

蘇維埃各海口，裝卸於本國及外國船艦之重量，總計四八、三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一二年爲七四、七〇〇、〇〇〇噸。）最重要之海口，爲裏海口岸白古（Baku）（八、二〇〇、〇〇〇噸。）白古及黑海口岸馬卡（Makhach Kala）白敦（Batumi）沃謙去（Ochemchir）沙吃（Sochi）諾伏洛雪斯克（Novorossiisk）及下尼柏河口岸凱生（Kherson）白海口岸甘達辣克沙（Kandalaksha）茂孟斯克（Murmansk）以及海參衛（Vladivostok）現均在設法改進中。

政府對於創設水道委員會，雖視爲合宜，而其投資，尙嫌太少。一九三三年，爲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爲七八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五年，爲八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羅布。

汽車運輸

蘇聯公路，多數欠佳，政府尙未加以相當注意。建路經費，一九三三年爲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爲五〇七、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五年，爲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此種情形，由於蘇聯汽車較少。一九三三年，祇有一一七、八〇〇輛，一九三四年，祇有一七〇、五〇〇輛，預計一九三五年底，各種汽車總數，可達二五七、五〇〇輛。

依一九三五年計劃書（二五六頁至二五九頁）是年路運局（屬於經濟會議）建築汽車路，以蘇聯東部邊境為主。其中最重要之公路有四：一自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之柴倍卡爾斯卡耶（Zabaikalskaya）至達拉生吉拉（Darasun-Kyra），一自伊爾庫次克（Irkutsk）至通境（Tunkin）一自俾斯克（Bisk）至吉伊（Chui），此三公路，均通連外蒙古；一自明努新斯克（Minrusinsk）至當努多瓦共和國（Republic of Tannu-Tuva）都城克來斯乃（Krasny）。此外尚有自土耳其錫鐵路（Turksib Railway）各站通至中國新疆邊境之公路。凡此諸路，俱有戰略關係，其建造之主因，係受日本威脅富茄那（Ferghana）與阿富汗邊境之間，現方建築公路，渡過帕米爾高原。此外自脫郎斯高加索（Transcaucasia）至土耳其邊境之間，亦方築路。一九三五年之其他建設計劃，限於里那（Lena）金礦附近以及莫斯科列寧格勒近郊之諸路。

航空（18）

路線總長，預計一九三三年，得「聯邦線」三四、八〇〇公里，一九三四年，得四二、七〇〇公里，一九三五年，得四八、八〇〇公里。此數與蘇俄聯邦中所示之數，不能比擬，後者並包括「地方線」

在內。關於後者，（按即地方線）迄未正式開始服務。「聯邦線」載客，在一九三三年，共四一六〇〇人，一九三四年，共六八、五〇〇人，較一九三一年，增加不少。（是年祇載客二〇、五〇〇人。）預計一九三五年，載客一一一、〇〇〇人。一九三四年，載貨總重，爲六千噸。

一九三五年，莫開線（Line Moscow-Kiev）開始服務。（預定一九三二年始。）下列二線，希望於一九三五年內，正式設計。屋淡沙倍敦線（Odessa-Batum 水面機）及烏節烏遠北線（Ust-Tzilma-Ussa）。

民用航空機，種類繁多，外國製造者，爲數仍不少。最近數年，本國飛機，逐漸增多，外國飛機，乃漸減少。最新式者，爲“XAI-I”，“MP-I”（水面機）及全鋼之“STAL-3”。凡此新型，俱獲專門刊物讚揚。

近年航空方面，進步神速；蘇維埃政府，果能對於其他運輸方法，亦若是努力，則蘇維埃聯邦運輸問題，庶幾得一圓滿解決也。

- (1) 蘇俄聯邦, 四五六頁至四七四頁。
- (2) 蘇俄聯邦, 四四八頁至四六五頁。
- (3) 「蘇聯計數」七八頁——一九三四年莫斯科。
- (4) 「蘇聯國家經濟」二六二頁——一九三二年莫斯科, 「一九三五年計劃」九二頁——一九三五年莫斯科。
- (5)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真理報。
- (6) 原係二團。蘇俄聯邦四七〇頁至四七一頁。
- (7)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命令。
- (8) 蘇俄聯邦四六五頁。
- (9) 「一九三五年國家經濟計劃」——(一九三五年, 莫斯科)——一八四頁至一八五頁。
- (10) 蘇俄聯邦四六五頁四六六頁。
- (11) 戰前德國鐵路, 雙軌居百分之二七, 法國百分之四三, 英國百分之六五, 美國百分之二三。亞本海(K. Oppenhe-
im) 「俄國鐵路」一一五頁——莫斯科一九二〇年。
- (12) 蘇俄聯邦, 九六頁。
- (13) 蘇俄聯邦, 四七〇頁。
- (14) 蘇俄聯邦, 四七一頁。

(15) 蘇俄聯邦，四六五頁。

(16) 蘇俄聯邦，四五八頁。

(17)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莫斯科古別希夫提出於蘇聯全體大會之報告書。

(18) 蘇俄聯邦，四七一頁至四七四頁。

財政(1)

蘇聯預算之特徵

蘇維埃預算中有主要幾點，與他國大相懸殊。資本色彩之私人財產，在共產黨經濟制度之下，不能存在，實際上整個之國家收入，列入於預算，農工業投資，在資本國家，恆在私人資產範圍之內，而在蘇聯，此款完全出於稅捐。然國家活動所用之款，又頗多列入商業項下；如運輸、交通、國內外貿易等建設用款，另有獨立預算，在聯邦總平衡表中，僅列贏虧總數。再則蘇維埃通貨，連年膨脹，欲從逐年蘇維埃預算中，得一正確比較，難乎其難。紙羅布無穩定價值，其購買力，頗受「政府定價政策」及「印刷」之牽制。（但「吉逢乃止」(Chervonetz)則不然，此種通貨，為世界最穩定之通貨之一。）

蘇聯預算之增加

近數年來，蘇維埃預算，年有非常增加，蘇聯財政委員格林各 (Grinko)，一九三五年一月提出報告書於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就收付二方，均鄭重聲明此種事實。下表錄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新聞報，揭之以資參考。

一九三二年(2)

預計(羅布)

實數(羅布)

收入 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一、〇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支出 二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七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收入 三五、〇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支出 三三、二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六六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

收入 四八、八七九、〇〇〇、〇〇〇 四九、七六二、〇〇〇、〇〇〇

支出 四七、三〇八、〇〇〇、〇〇〇 四六、九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收入	六五、九〇一、〇〇〇、〇〇〇
支出	六五、四〇一、〇〇〇、〇〇〇
	(估計)

發展之原因有二：一則紙幣購買力，逐漸減低，政府爲應付此種事實起見，不得不再加印。其影響如何，尙難估計，蓋蘇維埃報社，未獲明白情報也。一則物品價格，由政府規定。觀於穀類買賣（零售）狀況，可以明曉矣。一九三五年前，政府徵集農民穀類，方法有二，一作爲賦稅繳納，一以低價收買。一九三四年，共徵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徵得之穀類，多數出售於持有食品證之工人及蘇維埃僱員，其價格與徵集時之費用，尙不懸殊，故是年就此部分所獲贏利，祇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小部分，（約百分之二五）在公開市場出售，售價較高，而是年就此部分所獲贏利，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政府就麪包一項，廢除食品定量制度。結果售價，約合「團體市場」與「公開市場」售價之折衷數，（從前持有食品證享受利益之人，生活費用，大爲增加）故穀類交易之贏利，在一九三五年，達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較一九三四年，多

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此數與預算中之增加數，幾已相等。

財政委員對此事實之見解，認為僅係「簿記作用」。國家收入，實未增多，蓋物價變更，政府支出，亦必增加，其須列入支出項下者，為軍隊之供應，及其他「團體供應市場」之供應，且從前持有食品證之工人及僱員，生活費用，既已增加，所給工資，亦不得不隨之增加，以資應付。財政委員，又謂政府實收，仍與一九三四年同，祇有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惟「生產之人」交付其應交之穀類於徵集人員時，是否亦因市價抬高，依照比例，增加其受領價金，尙未明瞭。生產其他物品之人（生產魚，肉，油，糖，及山芋之人）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以後，其受領價金，是否依照比例增加，亦不明瞭。而政府因費用增加，不得不再印刷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則觀於委員格林各之所述，即可瞭然矣。

營業稅（賣出稅）

蘇維埃稅收來源，係依一九三〇年預算法之規定。⁽³⁾主要稅收，為營業稅，一九三一年，達一〇、六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二年，達一七、六九三、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三年，達二二、

九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達三七、六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估計數）一九三五年，應有五、一八三、五〇〇、〇〇〇羅布（預計數）。一九三五年，營業稅中所包括之食品工業贏利，預計一三、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羅布。

食品工業稅收，頗有注意之價值。共產主義及共產宣傳，恆謂資本色彩國家，就食物及大衆消費品，徵收間接稅捐，實屬荒謬。然共產黨所徵收之大衆消費品間接稅捐，竟占國家預算收入之百分之二〇。此項估計數，似猶在實收數之下，蓋一九三五年九月以前，尚有若干食物，仍歸國家管理，而私營事業方面之首先九個月稅捐，依預算表，乃有六、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之多。故食品稅收，將占總收入三分之一。

其他各種輕工業，情形亦同，一九三五年，預計收入二、四九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爲三、九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蘇聯貨物，昂貴之原因，由此可知矣。

大衆借款及直接稅

蘇維埃預算中之收入，除營業稅外，餘均不足道也。其中爲數較多者，爲「大衆借款」一九三

二年，計二、三七一、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三年，計三、二九四、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計三、二九四、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五年，預計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大眾借款，人皆知其出於強迫性質，無待贅言。(4) 其次為國家企業贏利之所得稅，計一、七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二、二八四、〇〇〇、〇〇〇羅布。) 此種企業稅捐頗有減低之趨勢，俾得增加投資，增加工作，及增加公積金。其他直接稅，包括集體農場及私人農場農民個人收入之稅捐在內，達九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農村房屋及耕作建設方面，亦付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其餘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則出於國外貿易(包括出售本國藝術品之價金在內，) 開採金礦、外國借款(貸出)及運輸等項。

支出

一九三五年預算內，最重要之支出，為「國民經濟」(工業、建築及國內外貿易等投資及流動費用) 達三五、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百分之五五·八。) 依比例計算，較一九三四年稍低(一九三四年，為百分之五九·五) 若加入國防經費及地方預算，則二年數額相衡(見後。) 其中

百分之三四·八，爲投資於新企業之用，百分之五五·六，爲整理現有企業之用，一九三四年，此二項比例數，爲百分之四五·七及百分之四七·五。

上述三五、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數之中，劃歸重工業方面者，居最多數，共一一、七五八、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劃歸農業方面者，爲七、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劃歸輕工業方面者，爲三、五六七、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劃歸食品工業者，僅一、〇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四年，政府曾謂製造之食品，將增加三倍，⁽⁵⁾而是年劃歸食品工業之費用，祇六四三、〇〇〇、〇〇〇羅布，謂能踐約增加食品，豈非異事，且就數種大衆消費物品，自廢除定量制度後，製造物品之原料，價格增加不少，欲以此區區羅布，增加三倍食品，不亦奇哉！觀於上述指數，亦可想見蘇維埃之預算，其收入仍取諸於私人消費，其支出係用諸於重工業者最多。

蘇維埃支出數額之鉅，以撥給地方預算者爲次。一九三五年，此款達八、八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百分之一四·一）而一九三四年，此款僅居預算中百分之一〇·四，足見蘇聯財政，又有趨重地方經濟之勢。（見後）

國防

國防費用狀況，頗有趣味。一九三一年，(e)達總數百分之六·一。一九三四年，預計佔百分之四（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然實際支出，達五、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百分之二〇·七）。委員格林各，向聯邦全體大會解釋曰，此種事實，原因有三：一以軍隊所需糧食，價格增高，政府所供應之費用，自亦增多；二以人數增多；三以重工業委員會所供給之技術設備，價格亦不期增高。大會對此解釋，至為滿意。是則過去數年，軍隊食物，以最低價格（幾於沒收），向農民徵集時，其國防費用，自甚少矣。

一九三五年國防預算，為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百分之二〇·三）。此數與蘇維埃軍事預備，未盡相符，超過預算之象，已有事實可徵。須注意者，購買外國貨物，尚不在軍事預算項下，其估計數，列入國外貿易中。

社會及文化費用

一九三五年，預算以四、七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羅布，發展社會及文化事業。地方預算中，（見後）

須提若干羅布，補助是項費用，其提取總數，達一〇、八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劃歸教育費用者，計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劃歸衛生費用者，計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餘款則充社會保險等用。凡此用款，俱不計入地方本預算之內。

蘇聯預算中，其餘各項（百分之二一·四）乃充作借款，及內政委員會（前中央政治處）及其附屬機關以及其他徵募勞動事業，其他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等之經費。

地方預算

蘇聯預算之外，尚有各邦及各自治共和國及其他自治區之預算。新經濟政策時代，此類預算，為數甚大，實施第一次五年計劃時，財政集中，地方預算，乃大減少。一九三四年以來，又背道而馳。是年，聯邦國庫，補助地方預算四、八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五年，一躍而為八、八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再加地方收入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共計約一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此款充作地方行政及立法機關以及各種不屬於聯邦委員會名下之商業上、工業上、社會上事業之費用。地方預算之收支如何，鮮有正確報告。第以意度之，則地方收支方面，除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羅布外，尚有社會及文化費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

結論

蘇維埃度支，略如上述，然不能即以上舉數目，化爲金羅布與他國度支相比較。蓋比較結果，不能正確，在今日紙幣單位之下，商品價值，誠較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高過二十倍。互相折合後，一九三五年之度支，似與一九一三年相等，然帝俄不知何謂「定價交付」，（按即政府額定買賣價格使人民交貨）帝俄時代，無壟斷貿易之事，當時流通之紙幣，與金羅布直接關聯。蘇聯與帝俄，既有此種異點，顯見蘇維埃度支，祇能就結果評論，不能與他種制度比較，故觀其結果，尙難謂爲滿意，共產黨所稱制度特優，其信然乎？何以厚於重工業而薄於消費品乎？

（1）蘇俄聯邦，五二七頁至五四〇頁。

（2）蘇俄聯邦，五三五頁至五三六頁。一九三二年莫斯科之「統計的觀測」估計收入祇有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羅布。

（3）蘇俄聯邦，五三二頁。

今日的蘇聯

(4) 蘇俄聯邦, 五三三頁。

(5) 格林各「一九三四年財政計劃要綱」——一九三四年莫斯科。

(6) 蘇俄聯邦, 五三〇頁至五三一頁。

貨幣(1)

一九三〇年以後數年中，蘇維埃貨幣政策，仍以所謂「雙位幣制」為基礎。「吉達乃止」(2)理論上之價值，抵革命前之金羅布十枚，今日關於國外貿易上及國家商場上等事項，仍用此幣。惟用於蘇維埃聯邦中私人間者，限制甚嚴，實際上幾等於零。依一九二四年之蘇維埃貨幣法，「吉達乃止」係以各種銀行鈔票之形式發行，其票面價值之百分之二五，係以貴金屬、寶石及「穩定之外國貨幣」為準備。外國債權，恆視為「穩定之外國貨幣」之準備。蘇維埃政府因「吉達乃止」不能自由流通，在世界金融市場，又無行市，故能維持信用，使其實際價值，約合面值百分之八七。「吉達乃止」雖理論上可以純金換算，私人仍不能以之兌換金錠。

與「吉達乃止」鈔票同時使用者，為政府發行之國庫券及小銅幣。此二種貨幣，俗稱「兌換貨幣」。依一九二四年之貨幣法，此種輔幣，不得超過本位幣「吉達乃止」發行額之半數。但貨幣

法之施行，在一九二五年，即暫停；輔幣發行數額，有逐漸增至本位幣發行數額之勢，試觀下表：

鈔票（吉隆乃止）（輔幣以百萬羅布計）國庫券

銅幣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	一、五三五·八	一、二六八·〇	一〇·九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二、七八四·四	二、三六八·七	三一·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三、四三三·〇	三、〇六九·〇	三六八·〇
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	三、九七八·〇	三、五〇一·〇	四〇〇·四

蘇維埃通貨膨脹，乃「交換貨幣」無一定購買力；其原因係在政治問題。例如持有食品證及勞動證之人，向國家商場及合作社購貨時，較普通蘇聯人民，向公開市場購貨時，價格低廉遠甚。苟以多數普通民衆向公開市場購貨之市價爲標準，則紙幣價值，在某一時期，尚不及面值百分之一（一九三四年秋，麥十六斤，售價一〇〇羅布，如用金羅布計算，高出百倍。）在一九三二年以前，食品定量制度全盛時代，享受特權之人，尚不免向公開市場購貨（約百分之二五），則國民生計之困難，於焉可見矣。

一九三五年以來，情況略為轉變。多數「大衆消費物品」不復依照「食品定量制度」出售，故其價格，漸趨「團體市場」售價及「公開市場」售價之折衷數。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真報，估計此類物品價格，常在公開市場售價之百分之四十左右。故享受特權之人，支出大增，其他人民，減輕負擔。同時紙羅布之購買力，亦趨穩定，現在約及面值之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金羅布）。一九三五年四月以後之輔幣狀況，雖無可靠計算，然觀此官方報紙所載，可知政府已有限制印行紙幣及希望紙幣穩定之意。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經濟會議，命令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起，革新幣制，整頓紙幣。使紙羅布五單位，可換金羅布一單位（「吉逢乃止」）其施行細則，尙未頒行，但苟能實現，則紙幣及「吉逢乃止」信用當更增強，二者在蘇維埃市場上之關係，當更密切。吾人頗信此次改革，爲使「蘇維埃通貨，流入世界市場」之初步。

對於此項計劃，現尙難下評語，但虔願此次改革，不再蹈以前各次幣制改革之覆轍耳。

今日的蘇聯

- (1) 蘇俄聯邦, 四八三頁至四八四頁。
- (2) 蘇俄聯邦, 四八六頁至四八八頁。

補錄（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

本年最初數月間，僅有半官報告及發表，記載蘇聯近況。蘇維埃報，大致謂上年之經濟一門，結果佳於希望。但既無正式官方數目，自不能擅為評斷。

蘇維埃報，對於運輸問題，尤為樂觀。鐵路之進步，於去春開始，迄今繼續不懈，結果之已超過希望，實有可信之理由，然鐵路人員之怠工及反革命行動，仍時有所見（自由裁量之審判，亦同）此種情事，足以擾害鐵路運輸。特別重要者，乃戰略上之貝阿線（Baikal-Amur）已加緊建造，一九三七年，可望完成。

遠東及歐洲，局勢更形緊張，蘇聯紅軍幹部，因此增至一、三〇〇、〇〇〇人。據半官消息，空軍實力亦增，現有飛機，達四、〇〇〇架。

一月一日公布。二月一日施行之新貨幣法，規定紙羅布及金羅布之比例，為五對一，故價格立

即升高。政府苟能不再添印紙幣，以應付增高之工資及費用，貨幣之運用，可望達於「正常之水平線。」

司塔卡諾夫 (Stakhanov) 之增加生產方法 (食品定量制度) 最初詡爲絕妙，現已證明失望。工業之中，有若干門類，發達太早，管理方法及工人，均未有相當準備，以運用新法。此項方法尙須經過相當時間，並將蘇維埃組織及勞動政策加以嚴密修改，方能增加蘇維埃出品之重要因素也。

出版者讀卡爾凡登氏「今日的蘇聯」評論之書後

卡爾凡登氏爲著名之著作家，著名之「文藝及人生」批評家，且爲著名之辯駁家，故本書作者，請其以共產黨爲立場，批評本書，作一書評。氏乃本於此旨，表現其特長，對於辯駁一層，尤呈異彩。

卡爾凡登氏以爲本書所舉事實，除一二點外（此一二點，實係著者之是，批評者之非，）當係確鑿，惟著者對此事實之見解，未必正確闡明，故卡氏遂集中其攻擊，然其攻擊辯難，尙不能減損全書之價值，其辯駁論調，雖振振有詞，而其基礎，僅以本書史實與性質完全相異之二書比較：一書爲繆女士所著「印度國」（Miss Mayo's "Mother India"）此書係依外國人之所見，對於印度，作感情濃厚之描寫；一書爲「向叔」（Uncle Sham）反嘲美國，此書係著名印度作家化名之作。雖卡爾凡登氏，以絕對不能比較之二事，巧爲辯證，無甚力量可言，然在與卡氏原意極相異一方面，亦頗有趣味也。

卡爾凡登氏，殆以創造強迫教育理論見著，彼之理論見於人類學一書之緒言中，此書流行於各圖書館，故其名大噪。彼謂韋斯脫馬克教授 (Professor Westermarck) 所著婚姻一書，不足採信，蓋白立福 (Briffault) 嗣後曾加研究，謂反覆觀察，即可證明韋斯脫馬克所舉述者，係虛僞事實。而白立福教授，累中強迫教育之毒於先，卡爾凡登氏，復顯受自己發見之弊病之毒害於後，不亦異乎？

卡爾凡登氏，指摘著者故意不採顯著事實，並引證悉特尼及惠勃近著「蘇維埃共產主義」(“Soviet Communism” by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中數段，以為口實。然著名激烈派弗洛林斯基 (Michael Florinsky) 在紐約時報書評中，謂惠勃等「不能閱讀俄文，故就易於確定之事實，猶多牽強附會，鑄成大謬，且重要切實之情報，被略去者亦甚多。」知識最富之共產黨批評家賴斯基 (Harold J. Laski) 在星期六文學評論中，謂「余諒惠勃君及惠勃夫人，採證過於輕易，」又謂「但共產主義，以無異於前人之方法，實施考察，似無裨益，惠勃等之觀察，全不當。」……

若卡爾凡登氏創強迫教育說時，能悉心研究其所評論之教育一文，彼將發見蘇維埃官方報告中關於學校肄業人數，實屬正確，蓋一九一六年爲一〇、九三三、〇〇〇人，而一九三四年爲二五、二七五、〇〇〇人。如謂卡爾凡登氏所錄惠勃之數可靠，則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減少百三十萬人。是書同表，表示一九一六年，有學校二三一、九〇〇所，而一九三四年，減爲一八六、三二三所。其餘無庸贅述。

卡爾凡登氏對於疾病統計及衛生事業困難之批評，亦顯有偏見，但尙不重要。詳閱本書後，卽知批評之無稽，惟能否使其信服，未敢斷言。誠如卡爾凡登氏所云，強迫教育，通常不受理論之拘束；且共產主義，本係一種宗教，意圖替代現有之宗教；而宗教之爲物，吾人共知其輕於理論，重於信仰也。

評 論

卡爾凡登 (V. F. Calverton)

本書著者，聲明所蒐各種事實、數目、及證據，俱係採自「嚴格的蘇維埃官方來源。」檢閱內容，此語並無置喙餘地。但亦未必盡係確鑿。繆女士所著「印度」一書，竭力攻擊印度，亦聲明來源出於本地官方，謂其所根據者，係不可推翻之事實及其證據，大部分之事實及證據，親自在印度收集，或親眼目睹。檢視所舉材料，與其所述，並無顯著矛盾。繆女士攻擊印度，體無完膚，而住居美國之印度人，著「向叔」一文，反攻美國，與繆女士攻擊印度之方法，正復相同。印度作家，亦純憑美國事實及證據，證明美國地方，與印度同樣可怕，同樣危險。

本書蘇俄聯邦、印度及向叔等書，著者均以證據證明實況，而不加具意見，至其結果，均屬牽強附會、滿紙滑稽。讀此數書後，對於俄人、印人及美人之如何在國內生存，不免有所驚疑。凡此諸端，適足表示使用證據，仍無以保證客觀態度。蒐集證據，有時竟能捕風捉影，舉出事實，有時竟能接木移

花，摘錄數目，有時竟能神出鬼沒。故證據，事實及數目，無足重輕，最重要者，厥惟實況如何。證據、事實、及數目，幾隨處可以蒐集，幾諸事均可將其證明，關於教育、國家、或人民，可以提出之證據，事實及數目，尤爲豐富，尤爲複雜，尤爲錯綜，尤爲兩歧，吾人得任意選其所欲選者，以證明吾人所願之情況，而實則並非事實之眞況也。

依本書投稿者之所見，蘇俄境內，暗無天日，革命之後，災患頻來，全境全民，均受糜爛。依繆女士所見，印度境內，滿目瘡痍，迷信恐怖，以及癩僧符咒，佈滿全境，人民塗炭，無以聊生。依印度作家所見，美國境內，民不安枕，無惻隱之心，無雨化之教；在其南部，古木參天，黑人成羣，時遭殘殺，死於非法處死之手者，不可勝數；市鎮兒童，旦夕隨父母入廠工作，較中國苦力生活，未見大佳；都會之無辜者，橫遭無賴壓迫，以錢贖身，以錢贖肉體之痛；鄉村少女，在大道之上，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姦污，被人殺死，男婦童嬰，晝夜被綁，勒索贖金；救濟院及療養院內，瘋人之多，世所罕有。讀者就此事實，如有疑慮，著者將指示來源，何者爲報載消息，何者爲雜誌參考材料，何者根據統計，要之，彼所採取者，俱已見諸印刷品，並非出於虛構者也。

「向叔」一書，所述均確，論其事實，論其統計，果確鑿不虛，而書之本身，實無可置信。何則，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而已。繆女士之印度一書，固係如此，而蘇俄聯邦一書亦復如此。

二、

投稿於蘇俄聯邦之人，多數爲蘇聯所不容之亡命者，或反對共產哲學之理論與實際者，以若輩所供給之材料，爲本書之根據，則本書之性質，可想而知。翻閱本書各章（包括補編）即覺偏見可憎。著者對於數字上之進步，雖莫不儘量承認，而對於品質上之進步，無論若何顯著，概不容納。蘇聯所爲之事業，必以各種方法，貶之斥之，而不思有以譽之勗之，即有所稱譽，亦必出於勉強之態度。

蘇俄聯邦全書之論調，可以左錄一段爲其表徵此段見補編公共衛生章：

布爾希維克革命以及內戰，致將醫藥事務完全瓦解，因之流行性之傳染病，遂廣爲傳播，較諸任何時代之記錄爲尤甚，所有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間之正真慘痛歷史，恐尙未有描寫及之者，當時國家之新主治者，其所贏得之處，除保存案卷或將生命之犧牲作爲勝利之代價詳爲記錄外，他無所獲也，生命之喪失於內戰飢饉以及其連帶發生之傷寒症天花症虎立拉流行性感冒者，

增多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較諸生命之喪失於歐戰中者，多至數倍。（曾有人估計其死亡數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蘇聯政府雖不願十分承認此種浩大之損失，但其所發佈之估計數字涉及紅疹傷寒一項之死亡者，自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二二年止（1）已多至八百萬至一百萬之衆。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間，死人無算，此種事實，盡人皆知，然欲歸咎於共產革命，豈非駭談。帝俄崩潰時期，流疫已經醞釀，而嗣後發生，運輸工具，是時破壞，國力不充，而吉輪斯基（Kerensky）猶與帝俄對壘，凡此諸事，謂爲革命之起因則可，謂爲革命之結果則不可，共產黨握權後，雖有禍患及困難，終不能歸諉於革命，乃白俄領袖郭爾却（Kolchak）尤鄧業（Yudenich）及郎格爾（Wrangel）參加戰役，隨處劫掠，十室九空，斯爲罪耳。此種蹂躪及劫掠，實爲人民死亡之主要原因，而著者於公共衛生章內，未曾道及一語，故苟秉公直陳，則蘇維埃當局，或可告無罪也。

關於近年公共衛生事業，著者承認稍有進步，然仍竭力減損其實況。彼謂「現在公共衛生經費，未曾超過革命前預算，關於每人所費之平均數，實尙較少，」而未注意悉特尼及惠勃近著「蘇俄」一書中所稱之「莫斯科人，罹於肺病死亡者，一九二〇年，每萬人中有三九·七人，一九二四

年，降至百分之一六·一，一九三一年，降至百分之一一·六。」且未注意惠勃所稱之「鄉村衛生事業特點，醫士及看護，組成小隊，於一定時期，赴各鄉區，療治痧眼，瘡疾，花柳病，或防止天花，腸炎或腥紅熱等。」

惠勃及其他作家所注意之事實，本書著者，未加注意，何則，此種事實，表示蘇維埃制度之長，而不表示蘇維埃制度之短，故著者不願注意之也，豈有人人可見可聞，可比照參閱之事實，而著者毫不知悉者乎？

教育章內所述，顯然有同一趨勢。著者詳述蘇聯所未完成之教育事項後，即下結論（見補編教育章）曰：「革命之後，沉疴已久，恢復舊況，亦需時日。惜乎，時代之被革命所犧牲也。」惠勃所言，與之迥異，試以上舉著者之說，與惠勃所言比較，即知鑿柄不容。然惠勃並非共產黨人，事實上且為社會主義者之仇敵，曾與在祖國（英國）之共產黨作戰。惠勃所言如次：

「一九一四年，校中祇有七百萬人。一九二九年，有二千七百萬，……一九三五年，聞蘇聯各校教授之語文，都八十餘種，出版物中有二十餘種，以外國語文編輯。今之（一九三五年）報紙（教

育材料之一部分，有八十八種外國語文……韃靼人識字者，革命前居百分之十五，一九三二年秋，居百分之九四。』

但教育章之著者，與公共衛生章之著者及其他各章之著者同，故意忽視（或毫不涉及）其進步狀況，而樂於指摘革命後之短處或敗跡，不舉述其進步或成功之處。

繆女士之書果然，本書亦然！細目至爲正確，全體實屬虛偽所舉證據，就一部分言，固屬真實，就全部言，實屬似是而非耳。

卡爾凡登 (V. F. Calverton) 謹識

(1) 一九三二年衛生委員會之官方報告。